

“……几年以前，如果一个歐洲人遭到暗殺，英國人就會將上百个吉摩犹太人处以絞刑或者执行槍決來了結这个亂子。現在有人建議：应当有一个強硬的對愚弄原始野蠻民族沒有惻隱之心的軍事總督來負責处理法尼亞的局勢，而且应当执行移民們所要求的戒嚴法……”

“法尼亞每周新報”記者

1952年2月

暗无天日的过去教給了我們信心，大家來唱信心之歌吧；

現代帶給了我們希望，大家來唱希望之歌吧。

引自黑人頌歌

前 言

一个被放逐的人能讀到他梦寐以求的国度的情况，原是一樁危险的事。这会使他回想起随着岁月的消逝而冲淡了的当初在狂热的欢乐或者辛酸的苦痛中所度过的光景；这会使他内心里产生一种怀乡的幽情。当那个国家又是非洲，而归途似乎已經遭到阻隔的时候，这就成为一种沉痛、难堪的感受。因为我认为，只有非洲才能使人长期害上怀乡病，才能使他直到临终的日子都会深信他永不是别地方的人。那辽阔的天空，起伏不平、黄橙橙的草原，灰尘飞扬的土道的景色和气息，山丘的寂寥和雄伟……怎能由英国恬静安逸的乡野来代替呢？何况，对于被非洲所热爱的人们来说，非洲和非洲人民是一而二的。我不是抽象地说。我不是以感情用事、糊里糊涂的态度，故意把非洲民族描绘成非凡的美妙。我指的是那些我一直了解和热爱着的非洲人，我现在仍然了解和热爱他们。当我在特兰斯凯^①的兹采河边垂钓的时候，阿倍尔站在我身边——身后陪衬着穹窿似的碧空和绿葱葱的羣山，显得那样优美。还有那样肃穆地跪在空寂的教堂中数着念珠的老玛格丽特；还有伊兹克尔，还有希犹，还有奥比德，还有上百个别的人，我时刻想念着他们，他们也永远是我的现实生活的一部分。

^① 特兰斯凯 (Transkei)；南非联邦的一个非洲居民保留地。——译者

但是，一本描写这种情况的书，当然必须表达出非洲真实的呼声。在许多描写那个令人迷恋、可望而不可及的国度的著作里，难得听到非洲人的呼声。难得尽管难得，却又是极其重要。

对欧洲人、殖民者、传教士或生意人来说，最大的危险和幻想就是他确信无疑地自以为了解非洲。就是这一点往往使他对那些“门外汉”竟敢批评他处理问题的意见，感到极端愤恨。譬如说，正是这一点使得南非联邦政府退出了联合国的会场。“我们了解土人，你们都不了解”。事实上，总的说来，住在非洲的欧洲人当然对非洲人茫然无知，因为他“了解”非洲人仅仅是凭着主仆这么一种关系。恰恰就是这种愚昧无知，不把非洲人当做一个人那种盲目的、顽固的无知，结果终于造成令人触目惊心的种族问题的紧张局势，而这种局势又引起今日南非洲的悲剧。

欧洲人为什么想要坚持自己的愚昧无知呢？因为他坚持这样做，他就这样做。因为破除了愚昧无知，他就得抚心自问；而一抚心自问，就得承认他所承认不起的事情。譬如说，关于他对待土地本身及其居民的事情；关于勒令同意的那种盛气凌人的事情；口口声声谈合伙而坚持要独揽大权的事情。

这就是一个吉库犹人写的书之所以重要的原因。这是第一部用非洲人的语言来描述法尼亚危机的背景的书——尽管“茅茅”的事情在表面上已经告一段落，但是这个危机并没有解决。我希望这本书能广为流传，并能引人深思。即使有什么地方可以引起异议或者怀疑，我希望欧洲读者会这样自言自语地说：“这是非洲人的想法——对今天的非洲来说，只有非洲人的想法才最关重要。”

我尤其希望本书能有助于激发基督教徒的天良，使他們能够进一步認識到基督教的失敗，同时也使他們进一步認識到基督教在今日非洲的命运。

特雷弗·赫德尔斯頓
1957年11月于梅尔費尔德

序 言

对有些人来说，怯尼亚大概只是指“茅茅”的土地罢了，没有什么别的意思；对另外一些人来说，那却是阳光普照的大地。“茅茅”那个组织采用的办法，已经使它受到了公开的谴责，但不幸的是，政治制度和种族统治政策本来是产生“茅茅”组织的两个主要原因，除了非洲人外，其他的人对这种制度和政策就没有同样的痛恨了。

联合王国对我国人民福利负有直接的责任；尽管反对党党员们和明瞭我国情况的公民已经确凿地证明对非洲人所犯的罪行全是事实，但是保守党政府还是宽容不究。最近尚在英王非洲来福鎗旅的鲁·希斯蒂给“每日电讯”写信道，“既然对‘茅茅’必须采取最强硬的行动是理所当然，那末，不对白人‘茅茅’也采取强硬的行动，便大可惋惜了；那些白人‘茅茅’对于所有非洲人都怀着一种莫明其妙的深恶痛绝的心情。正是这些人造成‘茅茅’……”他这样说，不但反映了这不是单独一个白人的情绪，也反映出几百万非洲人的情感；非洲人既被禁止搞政治组织和发行非洲报纸，实际上就被弄得哑口无言，这种措施无异于纵容白人肆无忌惮地去掠夺、迫害和屠杀非洲人。

有许多人对于我国的形势表示了道义上的关怀，然而挽救危局所依靠的人，不仅是表示了道德感情，而且还要认识到道德判断的实质乃是首先要挺身而出，其中有許多男

男女女以不懈的努力和勇气設法来喚醒全世界的基督徒和社会主义者的良心，使他們正視大人先生們或者东非、中非和南非的白人統治者的罪惡。無論所謂种族隔离，双金字塔政策，或者是白种人至高无上，这些罪惡对我们來說就是这么两件事：一方面是灭种政策，另一方面則是奴化教育。我們把希望寄托在那些相信人类的人格而予以尊重的人們。我們相信工党就是本着这种精神，在最近的政策声明中保証在殖民地废除对于黑人的差別待遇，必要时以法律来废除。这个直接責任不仅在非洲人的身上，也在联合王国选民的身上。

本书并不是一部自传。本书是战前和战后我在怯尼亚的經驗和回忆，也是成千上万佃民和他們的家属对于各种大事的一般看法。我自己的家庭可以說是中等以上的。至于那些中等以下的家庭，生活是非常黑暗的——黑暗得出于大多数外国人的想象。

莫加·吉卡魯

第一章

我回想起1928年来了，那年的大地震使东非洲許多地方都震动起来。那年发生了两件事情，至今记忆犹新。第一件：我就在那年遵照习俗，行了重生礼——重生礼的用意是，万一我不幸夭折，我还可以留下一个影子来，这个影子尽管是肉眼看不见的，会把我的灵魂带到来世；来世是个精灵的世界，无穷无尽的世界。我深信，死并不就是我的结束，也不是我和现世绝缘。第二件：在那一年，我得到了容许可以同牧童們一道上平原去，不必跟着媽媽和姐姐們呆在家里，也不必跟他們下地了。

在这以前，我象許多年幼的儿童一样，多多少少总算是个宠儿，父母把我嬌生慣养，照顧得无微不至。跟牧童們到外面去，那就全不一样了。不但沒有人来照应我，反而指望我去照应他們，凡是我体力能做的，無論为自己，为他們，什么都要干。除了吃飯以外，什么好处总是最后才輪到我。吉庫犹人有一句俗語說，宁可飢腸轆轆，餓得要死，也別让飢餓的女人和未行成年礼的孩子把我罵得要死。根据这句俗話，男人总是让妇女孩子們吃飽了才吃。

我們的家乡在怯尼亚的峽谷省，那是全国最富饒的地区之一。我父亲在地里干活；那块田地是一个移民所有的，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退伍軍人，我們叫他“基霍罗”少校。我父亲是捉野兽的，他的工作，白天是捉豹子和狒狒，夜里是

不許野水牛、箭猪、疣猪、还有别的动物闖到种着玉米和馬鈴薯的园子里去。

这里离目前的“吉庫犹族保留地”中心区有一百五十多哩，你也許要問問，我們一家人怎样脫离我們部族，搬到这样遙远的地方做农奴的；黑皮肤的农奴根本没有拥有土地的資格。这件事說来話长。

早在欧洲人到来以前，我的外祖父在尼安达尔瓦山的西面盖起一所草屋，那条山脉白人称做阿貝达尔山，主要是梅賽族的地区。在山脉东面就是“吉庫犹族居留地”，除了外祖父外，我們一家人都住在那里。东西两麓通着羊腸小径和商旅通道，其中有許多条是从山脉两麓有人居住以来就存在的。那些大道从南方靠内罗毕城附近起，向法尼亚山西部延綿，一直通到卡魯拉、卡里阿拉、木戈里、加奇、尼耶里和吉尼奧納。最后一条通往我家所淵源的那个地方，如同别的許多通道一样，經過很多历史名胜——那是一些与著名战役和成年礼庆祝会有关系的河川、山丘和峡谷。此外，也經過几处市場，尼安达尔瓦山东麓的吉庫犹族和西麓的梅賽族就是在那里进行物物交易的。每条通道上至少各有两处歇站，真正的商旅可以在此升起篝火，睡一夜好觉，用不着担心有敌人来进攻。尼安达尔瓦山东西麓的武士按照不成文的法律都承認那些歇站就是圣地，誰在两族武士和巫医所祝福的地方鬧出血案，那就是犯了瀆圣罪。因此，从四面八方远道而来的旅客，那怕冤家相逢，也都围在同一个篝火堆旁平平安安地渡过夜晩，大家知道貨物不会出什么岔子。我外祖父由于担任两族中的居間人，能够在梅賽族这边盖起一座大草屋，他的一半家私就藏在这里，还有一半存在山脉东面。我們一家人大部分都住在那里。

他盖草屋的那块地，虽然是在尼安达尔瓦山西麓梅赛族这一边，按照习俗归他自己所有，因为梅赛族公认他是自己人。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这里大部分的土地有的卖掉了，有的被白人移民根据英王给予的租借权拿了去。我外祖父跟拥有山这边全部土地的梅赛人一样，哪里知道白人对土地的看法和他们完全两样。当梅赛人被迫离开他们祖祖辈辈所占有的那块土地，离开明眼人所觊觎的那片土地，受尽屈辱，被赶到奈瓦沙湖对岸又贫瘠又干燥的地区时，他们才恍然大悟。有些人甚至被赶到越过北部山岭的那边，走进更干燥更贫瘠的地方。我外祖父没有跟着梅赛人迁移，他回到了尼安达尔瓦山东麓，大部分吉库犹族都居住在那里。

我父亲这一家田连阡陌，大部分都是祖上几辈在十七、十八世纪时从尼安达尔瓦山坡的恩德鲁布族和阿吉族手里得来的。恩德鲁布人是一个矮种民族，现在差不多要绝种了，如今残存下来的都是祖先跟生殖力较强的吉库犹和阿坎巴等农耕部族通婚生育的子孙。大约在十九世纪初年，他们好象是安居乐业的，在传教士和移民先后到来以前，没有发生过什么难忘的大事。我祖父有五个儿子，我父亲排行第三。除了长子以外，几个儿子都在小学校跟美国内地会教士唸过书，那个学校是吉库犹人在美国传教士的帮助和指导下建立起来的。我父亲念完两年以后，就在这个学校教书。大儿子到峡谷省替移民工作；有两个儿子守在家里，还有一个儿子参了军；他和许多别的非洲人一道在坦噶尼喀跟德国人打过仗，非洲军人在那里伤亡的人数超过英国人好几倍。

在战争期间和战争刚刚结束以后，政府在这些移民们

的压力下，通过了一系列的条例，为移民供应廉价的劳动力。这些条例终于成为“臭名昭彰的1919年劳动法案”^①。

这些劳动法案旨在削减非洲人的土地单位，使得许许多多非洲人无法维持生活，从而造成大批廉价劳动力。明显得很，如果非洲人拥有足够的土地，他们就可以种庄稼来卖钱，还可以从事畜牧，这就是说，他们不必为发给奴隶那点点的工资而干活了。移民们也注意到：如果非洲人在保留地还保留着一点点土地，可以种植值钱的作物，别的非洲人也会要求土地，而在劳动者当中引起“不满情绪”。因此，通过了一条法律，规定非洲人在怯尼亚若干地区种咖啡、西沙尔麻和除虫菊是违法的；禁种除虫菊是后来规定的，这是一种野生植物，它的花可以制造滴滴涕。

1951年在吉库犹族地区有一个吉库犹人种了一棵咖啡树。有人查问他，他便把这事件当做一个案子提出法律解决，来试探试探，法庭不得已判他无罪。现在，在这件事发生后，当局允许有些吉库犹人种少量的咖啡树，但是数目有限制的，以便使吉库犹人不能在市场上跟白人农民的咖啡大事竞争。现在种西沙尔麻仍然受限制。在开始的时候，议论纷纷，认为非洲人照料不了咖啡树，但是非洲人在坦噶尼喀和乌干达种出的咖啡品质优良，在国际市场上始终没有被怯尼亚移民种植的咖啡所挤垮，而这件事却从来没有提起过。

他们既然夺去了非洲人的大部分土地，也就是夺去了非洲人的生计，就需要进一步把他们赶出居留地去。赋税增加了很多，一个人至少要在高地呆上一整年，方能勉强

^① 劳动通令——1919年 第 873 号命令。

強有点錢来繳納稅款；要為他自己，為他住在居留地的家人添置衣服，那就談不上了。誰繳不出稅，誰就得坐牢，或者被打發到田地去從事奴隸勞動。

行政官吏必須執行這些法律。1919年的通令明明白白指示各區專員在權力內採取一切措施，務使當地人包括婦女兒童在內都替白人工作，同時號召酋長們出來贊助。各區專員還得進一步編制酋長名冊，填明在他們中間哪些人對強迫勞動制是贊助的，哪些人是冷淡的，哪些人是反對的。這個名冊遞呈總督，由他採取必要措施。

為了貫徹這個制度，所有的非洲人都被登上記了，隨身攜帶證件，關於這一點我在後面還要談到它。

如果這些措施還不能滿足移民們所需要的勞動力，那麼“臭名昭彰的勞動法”就可以採用其他特殊措施來進行威脅。麥克格列戈·羅斯^①、諾曼·萊斯博士^②等公務人員都曾發表過言論，撰述過文章，大力為非洲人民辯護，結果，他們象許多追隨他們的人一樣，卻被迫離開殖民地了。他們雖然離開了，可是依然存在我們的記憶里。

為了在怯尼亞給私人征集勞動力，政府毫不猶豫地採取了特殊措施。所有的非洲人，不論政見如何，都認為象這樣征集勞動力並為私人移民的利益使用強迫勞動的作法，就是政府在戰後所犯的最大罪行。

教書不是好差使，我父親辭職不干，跟他弟兄到峽谷省做牧人去了。從此，他便一直在那邊。

大約也在这个時期，住在怯尼亞中部基安布地區和沿山麓一帶別的吉庫猶人也遭到政府和移民的嚴重打擊。他

① 麥克格列戈·羅斯：“怯尼亞內幕”（MacGregor Ross: Kenya From Within）。

② 諾·萊斯：“怯尼亞”（N. Leys: Kenya）。

們的土地，用官方的話來說，是被合併了，而照我們非洲人說來，是被人劫奪了。

他們親眼看見公務人員來量他們的土地，但是莫明其妙。事實上，他們對於政府，對於白人，全不大介意。甚至也沒費心要去告訴白人遷居。他們所知道的便是“非洲土地保有法”，部族當局永遠可以根據這項法律，叫外鄉人從他人的土地上遷走。但是，這些外鄉人都是白人，他們都是統治者，誰也不能叫他們遷走。關於這一點，等到非洲人認識時，已經太晚了。

他們看見白人來了，拿食品來給白人吃，給他的仆役吃，也不要什麼報酬。他們還認為他是聽非洲法律管理的。其實並不如此！沒有多久，他們才恍然大悟，原來在尼耶里、南迪、峽谷、福特霍爾、基安布和全國別的部分他們拥有的土地上，他們忽然變成寄在白種異鄉人的籬下的“佃戶”了。“大地上”沒有一寸之土屬於他們所有；只要他們是非洲人，只要孩子們是他們學生出來的子孫，就不能在高原上得到土地。

“我們的同胞只能坐在那里，眼巴巴地望著膏腴的大地，這是祖墳所在之地，他們却要為白人的利益來耕種，子子孫孫也要如此，即使為着退休，誰打算種這片土地，或者要上一畝地，也是犯罪行為。這真是一片膏腴之地，真是一片好地，好到沒有一個非洲人够資格要它……這是一片空地，但是專為白人保留的……非洲大陸的嗷嗷待哺問題却沒人過問。”一位非洲政治家在讀1934年卡特土地委員會報告時這樣說。

我們的土地，我們的命根子，這樣被人奪去了，這無異是把一塊石頭壓在我們的心頭上，只有象我們這種鄉下人

才能完全体会到它的沉重。

1913年和1919年的劳工法令播下了第一批无限怨恨的种子。

不论在当时，还是在目前，就解决移民需要廉价的劳动力来说，这些措施正象在南非联邦一样，获得了无限的成功。那些丧失了土地的人们都到高地工作去了。还有一些人，象我外祖父那样，到了移民区，他们心想工资虽低，只要靠经常的劳动，他们就能把那两亩因每年服役而种植的土地买回来。

他们自己老老实实，易于轻信，当初白人劳工掮客通过那些政府随手挑选并付给薪水的酋长跟他们来谈，他们哪里会怀疑掮客是否诚实可靠，但到后来为时已晚了。

对于不大了解法尼亚情况的人，“酋长”这个词需要加一点解释。举个例就可以说明酋长是怎样处在附庸的地位，我还记得在“茅茅”案爆发以后，有一个英国议员团来到法尼亚，据说他们的使命是调查真相。他们走过许多地方，会见过老老少少许多非洲人，并且一坐就是几个钟头，倾听他们对土地、工资、住房、肤色界限等问题的诉苦。随后他又来到某“酋长”的府邸，想征求他的看法。他们在花园里看见他，打过招呼以后，他们说明了他们的身份和使命。酋长对他们说，“这件事我一点不知道，那是卜瓦纳的事情”，他指的是区专员。因此他回绝了，直到区专员批准了，他才和他们谈。区专员对于非洲人的丰衣足食，心满意足，以及煽动者的恶劣行为作了详尽的说明，他每次掉过头要酋长来证实时，酋长连连称“是”，结果议员们说他口里所听到的只是如此而已。

严格地说，酋长们都是徒有虚名的。他们都是些“无名

小卒”，是情愿为三十两銀子出卖自己人民和子孙的犹太人。政府随手挑中了他們，不是因为他們乐意做人民的代表，而是因为他們甘心做传話筒，他們的头脑空空洞洞，口里說得响亮，骨子里却是移民和受移民控制的政府的想法和心思。只要移民向行政当局催索廉价的劳动力，政府便轉过来去催逼“酋长”；酋长惟恐丢了官职，就到人民那里，施用暴力，說謊話，无所不用其极，莫非耍哄他們到高地去。他們在高地象牛馬一样，拿不到什么工資，还眼巴巴地盼望着政府实行諾言，把土地証分給他們。哪知道到1934年公布“卡特土地委员会报告”时，非洲人的地位确定下来。他們的希望也終于成泡影了。

对我們一家來說，政府直截了当地接收了事。所有接收的土地被宣布为森林区，我們一家人以及許多別的家庭都被搞得走头无路，因为賠償費是分文不給的。在基安布地区，人們要比我們这一区开通得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結束后，就展开了要求归还土地的运动。但在我們这个区域里，很晚很晚才出現有組織的反抗。象我們这种家庭的人因为在森林区已沒有任何土地，非但沒有参加运动，反而悄悄地从森林区迁移到現归移民占有的土地去当佃戶，做短工，有时做包月的工人。

我們全家在尼安达尔瓦山脉西麓斜坡一片庄园上安頓下来，这个地区現在叫吉南戈普，我們在一个叫“慕辛加”的上校那里找到了工作。人們送他这个外号，一則因为他常吓唬人，动不动就要枪毙这个，枪毙那个，二則因为他日夜隨身带着步枪或手枪。我們全家呆在这片庄园上，日子不多，也很不痛快，因为我們来后沒有多久，上校就說有人偷了他的牲畜。他沒有請警察、部族长老或者政府来調查調

查，以便依法处理犯法的人。他跟当时许多移民一样，带着仆人走到佃户们放动物的牧场上，抓走了几只他看上眼的牲畜，至于原主是谁，有罪没罪，他连考虑也不考虑，就把牲畜烙上他的记号，放到自己的牲畜群里去，他这样补偿了自己，事情就算完了。

非洲人没有别的反应，只是认为外族未经本族法律允许就抢走了他们的财产。他们干脆走去寻找，找到了以后，就把牲畜带走，还向上校和他的仆人挑衅，要他们来找。这位老爷于是请求政府给他找回牲畜，惩罚犯法的人。因为只找到了几只，所以，政府对这个地区所有的非洲人就课以集体罚金。许多家庭在一夜间全部财产蕩然无存，他们不能回保留地去，那里已没有他们的土地；于是他们更不得不替白人继续工作，因为第一要纳税，第二要活下去。这种一箭双鸱的司法制度流行很广，对于十分轻微的罪行也往往采用这种办法。这对我父亲是一个严重的打击。这样一来，他简直连结婚的机会也没有了。

我们家又一次想要政府发还土地，或者予以赔偿。但是全家一无所得。正当我父亲在想办法的时候，他认识了一个富翁的女儿，这个富翁很对我父亲表同情，允许我父亲娶他的女儿，只要举行一次订婚礼，不需要任何传统的礼节。

按照我们的结婚风俗，经过求婚和允婚以后，就举行许多次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喜筵，每次都由女方父母作东来宴请未来的女婿和他的朋友。这个青年总是受到鼓励，尽量多带朋友来见女方的父母，事实上，他也必须这样做。要不然，他们就会觉得他不愿把朋友介绍给他们，或者以为他们请不起客。这些招待以“订婚礼”最为隆重，那时，他们要宰

一只肥羊羔，把它烤熟，宴請两家所有的近亲。所謂“訂婚禮”是由女方父母宣布他們滿意这桩婚配，从这天起，这个青年随时可来迎亲，不但女方父母要为新郎新妇祝福，两家所有的亲属也要为他們祝福。

結婚以后，我父亲不得不出去干活，贍养妻子。他又到峡谷省去，被一个移民雇作牧人，有时专看羊。我就是在这里出生的。

这里的生活一点也不合我父亲的意。每月只拿六便士的一般工資(每周不足一先令六便士，沒有别的津貼，只有一点土地可以放牧几头牲畜，他恰好沒有牲畜)，此外，就没有什么可以指望的了。他岳父給了女儿好多礼物，这才让他們俩自立起来。他們决定再往西走，去寻找較好的机会和土地，让他們在那里过自由的生活。他們最初的目标是在那片靠近湯姆孙瀑布和萊基比亚的平原。我父亲在一个辽阔的混合庄园上找到了工作，但是他們在这里只呆了几个月的光景。他們发现那些新主人是布尔人，布尔人有一套看法，认为对于非洲人需要用犀牛皮做的鞭子抽打，才能够使他服服貼貼地当个“砍柴挑水的工人”。这是卡尔文教派的主张，1953年佛尔烏尔德博士介紹班图教育情况时又讲了一番。“他(非洲人)在欧洲移民社会里大不了从事某几种劳动，沒有更高的地位，”佛尔烏尔德博士这样说。原来他认为南非洲是欧洲人的社会，尽管非洲人同欧洲人的比例是四比一，超过了欧洲人。

他們第二次踏上旅途，是穿过东部台地，深入峡谷省去，他們又打算在那里安家立业，但仍然找不到好东家。他們(倒不如說我們，因为我也在那里，是的，我揩在媽媽背上)从这片辽阔的庄园一路走去，直抵苏布基亚。我父亲跟其

他三个人，也不問业主是誰，就占了一点土地，盖起他們的草房来。其中一人被一个英国人僱去做馬車夫，另一个做更夫，我父亲最后在同一个庄园找到一个工作：打猎兼响导。

在我父母旅行这个阶段，我忽然害起病来，接連两天，除了我母亲外，人人以为我没有救了。村子里有几个女人对我母亲說，应该把我放到村庄外面草棚子里，免得把恶鬼招到家里和村子里来。我母亲不愿这样做，她們便不愿再跟我母亲講話；她們以为她怎能随便到如此地步，連死孩的魂灵要害她自己还没出生的孩子和別人的孩子也不管了呢？我父亲干活儿去了，我母亲尽管无依无靠，还是呆下去，悍然不顧那几个愚昧无知的人；用她自己的說法，“上天听了我的祷告，你活了。”那場病，我只能照我听来的話叙述一番，除此以外，我没害过重病，偶尔患伤风和瘧疾而已。

我这次重病好了以后，我母亲很不愿意再搬动了，因此，我們就在那个庄园上呆了两年光景，我們称它为“瑪比里”庄园。这时，我已有了一个弟弟，我母亲便更不喜欢长途跋涉。因为遇到天气不好的时候，她得輪流措着我和弟弟走。

后来，我們又搬了一次家，就迁进了基霍罗少校的庄园。在那个阶段，我才开始認識到周围所发生的事物，并且能凭我的記憶，把我所亲眼看到的和我們所做过的一切写下来。

第二章

我們在基霍羅的那些草屋蓋在一座小小的山脊上——這座山脊多多少少象個直角三角形；最長的一邊約有二哩，其餘兩邊各約一哩。西邊流着一條河，相當大，就發源于山上，從高處奔流而下，成了條條的瀑布。從我們的房子這兒望得見這些瀑布；其中有一條一瀉百呎，每當夕陽西下，凝目遠望，閃閃搖曳，呈現出各色的彩虹，真美麗動人極了。

在峽谷省，時雨象淋浴般的從空中落下，只下了一會兒，然後，又象關上了龍頭，突然停止了。太陽又在深藍的天空出現，在這樣的碧空里，就連肉眼也可以在正午時分望見星星；宇宙的神秘，叫人心里驚歎不已。

下午，在大雨快要停住或者驟雨即將來臨的時候，我們常常從門口的台階上凝望着山腰上的長虹。我們有時跟一個老人一道消閑，他給我們講過一些最奇妙的巨龍故事，他說虹就是那條巨龍的影子，它呆在遙遠的天涯之外，它的尾巴埋在東方的海洋里，太陽每天就從那里升起，它的頭有時伸入云霄，躲在那里，肉眼就一點也看不見它。虹給人帶來的唯一訊息，不是烏雲行將消散，便是要下一陣細雨，大家管它叫懶漢在地里停止干活的借口。我在這個年紀，一心想爬到山上去，坐在瀑布下方，要在咫尺之處把虹的底盤看個仔細。我不止一次地想說服父親帶我上山，或者就讓我們自己上山去，可是每次的回答總是一樣的：“森林里野獸

太多，小孩上山太危險了，就是跟着父親去也不行。”

的確，那里動物太多了。層巒迭嶂，森林郁蔥；森林下邊是一片密密茂茂的矮灌木，還有蔓生的植物，縱橫交錯地盤結纏繞在一起，整個地區簡直鑽不進行人。这里是動物界的天堂，这里有狒狒、猴子、野猪、疣猪、豹子、鬣狗和其他无数的小动物，这里还有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昆虫——蜘蛛、螳螂、甲虫、大大小小的蒼蠅、蝴蝶和飞蛾、刺人的丑飞虫，以及色采最鮮艳的生物。

屬集在地面上的爬行動物，更是多种多样，从大蜥蜴和蛤蟆起，直到細小的白色和棕色的螞蟻止，色色俱全。螞蟻刻苦勤勞，數目又多，因此所向無敵。

我記不得在我們住處附近看見過蛇沒有。尽管對蛇說來，那不是過分寒冷的地區。那里有大大小小各種各樣的老鼠。我們常常拿些谷粒或者熟肉屑，放在門口附近的一塊木材旁邊，我們自己便躲起來等老鼠出來。一只老鼠忽然會從洞里鑽出來，象個站崗的哨兵那樣兜個圈子，然后就竄回洞里去了，好象有人想用石頭把它砸死似的。一兩分鐘以後，會有另一只老鼠出現，這回，它不再兜圈子了，只用後腿站直了身子，擦着兩只前爪，象夏洛克^①準備要去接受他那磅肉一樣。這時，它會發出一陣陣短聲尖叫，富于音樂節奏，于是一個個老鼠開始從洞穴和藏身的地方爬了出來，叫我們看了非常高興。大老鼠、小老鼠、灰老鼠、花紋老鼠、老鼠叔叔、老鼠嬸嬸、老鼠爹、老鼠媽、還有尾巴全禿的老鼠奶奶，一起出籠了，它們搶我們扔給它們的食物，真比足球

^① 夏洛克 (Shylock) 是莎士比亞名劇“威尼斯商人”中的高利貸者。他借給安東尼奧一筆款子，當時約定不能如期歸還時以割肉一磅作處罰。——譯者

队还抢得凶。我們守候到几只老鼠聚在一起，就把箭射出去。偶尔我們会打中一只，但是往往一只也打不着。

其次最常見的动物是狒狒，它簡直是最狡猾的一个小偷和恶棍。我听說过，有許多妇女被庄园上的狒狒鬧得哭起来，女人在庄园上干的活儿就是吓唬狒狒，不讓它們来吃玉米、甘薯、豌豆、甘蔗等作物，这些东西都是这种猴子所喜欢吃的。狒狒不象疣猪、鹿、野水牛那样到夜里才来，它們总是大白天来。它們成羣結队而来，如果發現有人看守农作物，它們就在篱边窺伺着，直到沒人看守的时候。于是一哄而入，把老玉米、豌豆、胡蘿卜和它們所够得着的任何食物拿跑；它們跑到篱边就歇下来，开始不慌不忙地吃着。狒狒跟别的动物不同，你吆喝，它也不逃。它四下张望，看看吆喝的人究竟是誰。要是妇女或小孩，它就非等他們逼近时才走。用箭射中狒狒很容易，但用石头扔它們可不管事，因为它們会毫不費力的一下子就閃躲开了。

捕杀队是經常組織起来的，这才控制住了狒狒。大家知道，豹子是狒狒的天然敌人，使狒狒的数目增加不了，但是白人一到非洲这些地区来，在短短一段時間里，他們就用枪支、捕器或毒箭把豹子打得几乎絕了种，因为豹皮是欧美有錢的小姐太太們的时髦装束。我父亲做僱工时，就一定打过很多。后来，簡直是太晚了，大家才認識到豹子能够控制狒狒的繁衍，于是千方百計地保护这种动物，然而在几年以前，因为絲毫沒有考虑到未来，簡直把这种动物打絕了。

有一天，我母亲打发我跟一个别的小孩回家，要我在火上加点柴。我們走近正門的篱笆时，只听得粮仓里有一种响动，我們还以为是我父亲在修理东西，准备收获馬鈴薯，我一直跑过去，沒先看看究竟是誰在粮仓里，就爬上了梯子喊

道：“喂，爹爹！”可是我朝谷仓里一望时，只見三只雄糾糾的狒狒望着我，它們正想从粮仓的唯一入口走进去哩。牠們一定和我一样大吃了一惊，原来我正想退避的时候，忽然掉了下来，牠們就从我身上一跃而过，逃之夭夭了。我也遇見過許多别的野兽，可是甚么动物也不象狒狒那样使我覺得憎恨。每次我看見狒狒，双手就癢癢，我巴不得能扔一块沉甸甸的石头或者开一枪，以报我的仇。我看見過許多动物，有的兇猛猙獰，非常可恶；可是有时我看見牠們在天然环境里，发现牠們在某些行动或者行为方面优美动人，使我肅然起敬；有时我看見牠們在动物园的籠子里，我真想把鉄栓打断。但是在我看到一个狒狒关在籠里的时候，不知为什么，我就不是这样同情了。然而，我却可以好久好久呆在树下，观看狒狒的近亲——疣猴子——以最优美最卓絕的姿态从一个枝头盪到另一个枝头去，永远不感到疲倦。这种猴子所表现的欢乐、优美和知足的性格，似乎比任何别的动物都表现得更加鮮明。

狒狒特別灵敏，可是牠的灵敏就象一个存心不良和自甘墮落的人所表现的那样。譬如說，倘使你仔細观察狒狒偷东西的样子，你就会发现，它們想吃玉米或馬鈴薯的时候，并不是盲目地闖到田里去的。通常它們总是成羣結队的去，如果它們疑心田里有看守的人，那末一只公狒狒就会高高地停在篱笆上，或者停在一棵地点适当的树上；它一边辽望，偶尔也嗑它骯脏身上的蟲子。只要一看見有什么人走近，它就立刻大叫一声，那一羣狒狒就尽量用胳膊夹着它們吃的东西逃到灌木丛里去了。这是一件事实：一只狒狒能帶上八个老玉米之多，而且跑得比人还快。公狒狒不跟这羣狒狒一道跑，它总留在后面帮助小狒狒脱險。

狒狒也不怕狗。当它看见一只狗走近的时候，它就故意跑到灌木丛里去，引诱狗尾随它来。这以后，你就可以听见狗奄奄一息的吠声；虽然这种猴子是素食的动物，但它还是要从狗身上撕下来大块块的肉。除了豹子以外，我知道只有狒狒可以把狗引上死路。

据说，也有许多人这样相信，一个狒狒可以抱起一个没人照料的小孩子，把他带到树上去。以后他就从枝头上跳来跳去，直到小孩子的母亲带来一大串香蕉或这个老流氓所垂涎的别种新鲜的水果。做母亲的必须先把这些东西放在树底下，狒狒才把孩子送下来了结它这场物物交易。

有的时候，狒狒完全恶意地把小羚羊或羔羊捉来，把它们的眼睛挖出来，然后望着这些可怜的牲畜因拼命想跟着羊羣走，而在痛苦中挣扎着。

用捕机来捉狒狒，没有多大用处，因为捉到了一只，整羣的狒狒就会跑来救它。即使把它们吓跑了，过不了多久，它们还会捲土重来，想把它们已死的同伴救活。从此以后，不论在邻近什么地方，它们一看到这种类型的捕机或者引诱物就避开了。

在幼年时，我遇到的另一种动物就是豹子。我父亲在河渡口篱笆附近放了一个捕机，刚好在这一天，他没有先到捕机那里巡视一番，看看昨夜捉到甚么没有，就干活儿去了。刚过中午，我母亲到河边去打水。当她站着准备在河对岸走下去的时候，豹子就从对岸向她猛扑过来，但是，侥幸得很，捕机的锁链不很长，豹子的前爪落在离开篱笆仅两呎远的地方，当时我母亲正在篱笆旁站着。她打发我跟我的一个堂弟兄去叫我父亲，但是，我父亲一到这里，他就命令我们回家去，不许我们看他杀那只豹子。

我可不愿意这样离开；我没有跟着我的堂弟兄回家，却躲藏起来，偷偷看着我父亲用矛把那只豹子扎死。它为了争生存向捕器、向长矛展开了殊死的战斗，那种勇敢坚决的精神，在我的脑子里留下了一个永远不能磨灭的印象。它咆哮的声音正象猫在打架时的吼叫，但比猫的吼声要深沉宏大好几倍。那不是恐怖的呼声，而是表示忿怒、力量和决意的声音。豹子似乎是不能制服的；在我看来，至死不屈。一切声息都平静了以后，我父亲就从匍匐植物丛中把它拖了出来，它曾躲藏在这里，静待有人走近捕机时再做最后一次猛扑。我父亲这时喊我母亲过去。我想我也可以抛头露面，让他们吃一惊。事情倒真出我意外。当天下午，因为没有服从我父亲的命令，他打了我一顿，这一次还有其他许多次都是我所忘不了的。

我们给豹子起了许多名字，有些名字是从迷信来的，有些是根据豹子的举动。这些举动一方面赢得人们的尊重，一方面也使人憎厌。我们这个民族都认为正面直视岳母是不礼貌的，新婚夫妇或是已订婚的男女尤其如此。既有这种关系，由于豹子注视你那副神气，它就有了“岳母”的称呼。豹子是一种狡猾的野兽。只要它知道有人尾随着它，它就爬上树去，或者在一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它可以从这里窥探情况。豹子和别的动物不同，它可以让你从它身边经过，一动也不肯动。据说，只有人在直视它的时候，它才猛扑过去。它总是朝人的脖子猛扑过来，往往能用牙齿和前爪攫住颈静脉，同时用后爪把人的腹部和大腿撕开来。如果没人惹它，豹子在勇猛有力的动物当中倒是一种最不伤人的野兽。我知道这一点，因为有好几次我离开豹子不到两码远，每次我继续走我的路，或者站在那里毫无惧色。这样，

不是我安全地走过去，就是豹子走开了。只要置之不理，它总会慢步走开，把地方让给你。女人喜欢把豹子比作“人类的情人”。有这么一种迷信，只要你提到它的名字，立刻再说几句赞美的话，那么豹子潜伏在空中的精灵，会叫活豹子离开你，即使你真碰到一个活豹子，豹子的精灵也会叫它眼看别处，让你安然走过去。

下面这一首非常古老的歌，是堕入情网的姑娘们唱的，也可作为拒绝求婚的一个托词；你在这里可以看到她们把豹子当做了巾帼英雄。

呵，呵，我的老朋友，
妈妈通宵对我唠叨，
劝我嫁给一个情人。

是个老弱的侏儒，
胸前有一撮灰毛。
老弱的侏儒，老弱的侏儒
妈不相信我能找到
一个年轻的壮汉，
年轻的壮汉，年轻的壮汉，
他会叫我羞得垂着眼睑，
垂着眼睑，垂着眼睑，
像一只豹子
像一只豹子，像一只豹子，
或者象在地里吃草的绵羊。

我的老朋友……

第三章

一天晚上在庄园上值夜班时，我父亲传染上了肺炎，于是病倒在床上。沒有多久，肺炎又併发了一场严重的阿米巴性痢疾，我們一时都焦心得很。接連两个星期，他沒有到庄园去作工，随后就被解雇了。这是我母亲最困苦艰难的一个时期。沒有錢，可是有三个孩子，两个幼儿又离不开手，还有一个害病的丈夫，他們都等着她用少得可怜的一点点食物来餵养——最为难的，她还得照料我們的綿羊和山羊。

对一个非洲人來說，在怯尼亚高地失业是惨透了，这种情况是一般白人所想不到的。失业意味着佃农全家在阳光普照之下沒有一块地方可以称得上家，可以棲身安息。因为法律这样規定：男人失业时須即帶同眷屬和家私迁住他处。这当然是說另去找新的白人雇主，重新做人，因为只有白人才有土地。就我們的情形來說，一失业，既要找新东家，还要盖新屋，重新种庄稼养活一家，还要添置別的生活必需品。有的移民給雇工一点收拾行李的时间，但是他們大都只允許給两天功夫。

就因为这个緣故，一个有家累的男子不得不甘受大宗罰款，干奴隶的活儿。他不得不甘受，因为他不但担心找不到职业时，他一家会吃不上，穿不上，他尤其担心沒有安身之处。在阳光普照的高地上，沒有出租的房子，也沒有一块

地方可以託一个失业者在找工作的时候，把他的家留在那儿。在高地上，除非在庄园上有职业，如果歇在那里的亲戚家里，哪怕只歇上一夜，也是“侵入住宅”的犯法行为。一个失业的人走到哪里，家眷就必须陪他到哪里。为了侵入住宅罪或者违反数不清的过境法中的这条那条，他们随时有遭受逮捕的可能。他们受人虐待，受人凌辱。当一个人没干过对不起人的事，却要受到这种种委屈，当一个人认识到即使有钱也找不到可以安家的地方，他的痛苦就不堪想象的了。

如果要用英语来说明我们的风俗，我相信，必需对某些词彙赋予一种涵义而与英语字典定义完全不同。譬如说，在我们民族当中，一个人说到“弟兄”时，可能指的是他亲生兄弟、表兄弟、父亲或者叔伯。在异乡人看来，这称呼也许很可笑，但是它标志着一连串的家庭责任以及最后对于部族与世人所负的责任。谁被称呼为“弟兄”，谁就可以享受亲兄弟一般的待遇；所有的姻亲，在习俗范围之内，也是被一样看待。氏族、部族和一般世人就是从这些家庭关系产生出来的。“弟兄”这个词儿的广泛的意义，也许正可以帮助我们说明基督教义中“人类都是弟兄”这句话。在吉库犹语中，对这句话有更深刻、更充分的解释，没有任何保留；尤其重要的，把这句话付诸实践，已经成了风气，这是英国所没有的，至少在殖民地的英国人生活方式中是完全没有的，但是对我们来说，这一种生活方式却是从儿童时代就学习起来、接受下来的。

我们在横的关系上有弟兄，在纵的区分上又可分为许多辈份。按照真正的涵义来说，一个人成长起来，年龄一年比一年大，就是在有效地获得“教育”。年龄增加，自然而然

会达到結婚时期。結婚以后,才能就很重要了,这点保証只有最能干的人才能爬到社会阶梯的頂点。

我父亲当时有四个弟兄,按照我們的风俗,我母亲应当去找我父亲那个挨肩哥哥帮忙,不然,就去找我祖父帮忙。刚巧我們伯伯住得离我們最近,大約在二十五哩外的地方。我父亲叫我母亲帶我們到他那里去,不要惦记他。她哪里能不惦记呢。她托她的一个朋友照看他,这个朋友还同意为我們照料家畜和別的东西,一直等到我母亲回去。我們走了两天才到伯伯家里。他的东家不許他去接我父亲,因此他請了一个朋友和他的两个儿子跟我母亲一道去我們的老家,收拾家私。基霍罗少校跟大多数移民一样,拒不发給通行証,不許他們把牲畜从他的庄园迁到他們东家的庄园去,理由是,我父亲大約在两个星期以前就被解雇了,已經通知他帶着全部家私走。所以他已不在庄园上了!如果他还在庄园上的話,那他就犯了侵入住宅罪。因此,他們决定在夜里把我們的牲畜迁走。他們倒用不着担心逮捕,因为邻近各庄园的非洲人虽然不是同一个部族,对于我們的处境还是諒解的。他們沒有去告发朋友,反而給他們东西吃,帮忙他們把我父亲和我們全部家私运到了我伯伯当雇工的庄园去。

第二年,我父亲整整害了一年重病;从吃飯穿衣以至在黑夜里出去洗澡,什么事我們都依靠母亲。我伯伯既是个合同工,这种情况就使他很为难。由于“窝藏一个年届十六岁或年滿十六岁”而不专在庄园上工作的“男子”,他随时可被东家解僱,被沒收全部财产,至少也得被处一大笔罰金。在这种情况下,正和在別的情况下一样,疾病或者家庭关系全不相干。

在这块庄园上，佃戶們都可以根据合同得到土地，最多是一畝半——只有当头儿的才有这样多土地。他們需要在这块地上盖房子，种全家吃用的庄稼，收放任何容許他們飼养的牲畜。我伯伯的工資在全庄园上要算最高，三十一个工作日共得八个先令，因为要养活一家人，他不得不寸土不留都种植起来。他的合同是一年，合同期滿时他就赶忙辞去了。

我母亲和本庄园以及附近各庄园上的邻居交了朋友，其中很多人了解我們的困难，給了我們很大帮助。用佃戶的話說，我們就是所謂新邻居或者流动戶。在秋收时期，我母亲的女朋友請她去帮助她們收割庄稼，有許多次，在一天工作完了时，她收到了好多好多东西，不是滿滿一袋馬鈴薯，就是二三十磅豌豆和老玉米，是送給我們儿輩吃的。現在佃戶們仍然公認这是帮助流动戶的办法；有些家庭，尤其是产品已全部被东家沒收的家庭，在男人还没找到新工作的时候，只有这样才能够生活下去，要不就会淪为乞丐了。

吉庫犹族的风俗是我們非常喜欢的。差不多天天有朋友到我們躲藏的地方来看我們，而且人人都带着食品和其他生活必需品来。對我們來說，送給异乡人东西吃，被当作是一种职责，不是一件慈善行为或者值得自夸的事。你受了人家殷勤的款待，誰也不会盼望你馬上用英国或欧洲其他国家所認為彬彬有礼的那种方式，感謝一番。人家所盼望你的，不是說什么話，而是在同样情况下，对別人也要这样做。等到遇着別人在患难中时，你就可以用行动来表示你对我們給你的帮助如何高兴滿意。如果你一定要告訴別人听，那就等你回到家里告訴你的妻子或母亲去，让她們也照这样来对待异乡人。我們有句俗話說：只有山獄不碰头。

我知道，有許多白人移民受到我們的款待时，認為我們

款待异乡人的作法，就是非洲人承认白人的优越性的表示，是一番敬意。由于这个错误的臆断，再加上他们不愿意作进一步的了解，他们引起了许多反感，结果，也许使得别的可能欣赏我们的好客睦邻的白人受到了许多非洲人的冷待。不错，现在流行着一整套新词，来描述我们对白人旅客态度的改变，这恰和“诚实的异乡人”的古义相反。譬如说，有人象送一个非洲人那样地送一份礼物给一个移民，人家往往会说，你发觉了偷你动物的鬣狗正在吃你的动物，你却恭而敬之，把剩下来的也送给这个老流氓了。我们还这样说：驴子总是会用狠狠的一脚来答谢你；这句话影射你或者你的非洲同胞以后在区专员手里所可能遭到的命运。

我在内罗毕碰到过一个事故，正可借以说明这一种态度。当时我负责保管零钱和邮票。一天晚上，我忘了保险箱的钥匙，有一个信差看见后替我上了锁。保险箱里有五百个先令的现款和几张邮票。第二天早上，他给我钥匙的时候说，“昨天夜里，我们满心希望你这个职务是由某位年老的太太（指白人——译者）担任的；那我们就要给她一顿教训了。”如果是她，他们就会把钱拿去，这倒不是因为他们是坏人，存心偷东西，而是因为他们有冤无处伸。

一般说来，高地上的吉库犹部族和斯瓦希里部族的词彙里已经出现了一套新词，表示出两个种族间的仇恨，以及非洲人的屈辱和不满情绪。

我父亲病了两年多以后，健康恢复了，并在机关里找到一个差使，当普通工人。在机关里，尽管没有合同规定，森林工人一年都做九个月工作，其余三个月没有工资，可以随意干活。他们的工资等级从比较年轻的人每週一先令三便士到有家眷的人每週两个先令。他们也分到一块土地，最

多一畝，可以耕種，隨各人歡喜，牧養幾只綿羊和山羊，但是不許養牛。他們的僱傭條件比起給移民私人工作的那些佃戶，可算“很好”了。大體說來，移民發給僱工的土地面積要比一般的小得多，而且容許飼養的家畜也少些。再說，林業處按月份牌發工資，我們附近這一帶的移民不同，他們按每月三十一個工作日發工資。以1954年5月我寫這段文章的這一個月來說，你憑簡單的加法就可以算出一個一天也不缺勤的勞動者，至少要候到三十六天以後才能拿到他那一份工資，因為這裡和許多歐洲國家不同，工資和薪水同樣是按月發放。那就是說每天合兩個半便士：只夠買一張郵票用。

第四章

我父亲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在他当雇工的新地方给我们盖一间房子。这座房子是在我们邻居好意的帮助下盖成的，他们都照顾到他身体虚弱。

每次当我谈到我们或任何佃户家庭的住所而用“房子”这个字眼的时候，我总觉得这个字的涵义与那些从来没有走进过象我家那样的房子的人们所了解的完全不同。窝棚、披屋等一类名词所指的建筑物，都比你在高地上所看见的还要好些。这里的房子大不了是由两三个男人和两三个妇女在两天内盖起来的。

这件工作组织起来也很简单。谁需要人帮忙来盖棚房，或者开垦新耕地等等，只要告诉邻居说，他打算在某一天盖一座新屋，希望帮忙。到了预定的日子，得闲的人都来参加工作，其他的人会在别的时候尽他们的力量给你帮助。举个例子说，妇女们会在方便时带来铺屋顶用的茅草；她们在工作的日子没有来，不是用空口白话而是用别的实际行动来表示道歉。有的妇人会给那些参加工作的人烧一顿饭。这样，新来的人在村落里安家落户，对他本人和别人都不会有太大的困难。他唯一的责任就是供给伙伴们吃喝——上面说过，即使在这点上，有些邻居也会自愿出一分力的。

我们跟其他五个家庭一同搬进这个新地区，他们轮流替各家造了一座房子。

由于我父亲身体不大好，男人们一致同意先盖我们的住房；一天就完工了。好一座房子啊！形状是圆的，杉木板做的墙壁，固定在地面上，用绳索把墙顶缚在两根横梁中间。屋顶是横梁和竖梁搭成的，上端繫在一起，下端绑在墙壁的顶端。全部结构好象一个圆柱，上方竖着一个圆锥，圆锥采取尖尖的中轴杆的样式，甚至比小尖塔还要小。屋顶是由妇女们用草和一种羊齿植物铺成的。这种羊齿植物不象草那样容易起火，所以先铺，然后才把草铺在顶上。为了防止大风把草顶括掉，他们用各种匍匐植物编的圆圈从顶上一个一个套下去，必要的时候，也把零碎的木片扔到草顶上。没有什么卫生设备那种空想的！只在空曠的灌林中挖个洞，在那里，即使你在同一个地方用上几年，也几乎很难有什么难闻的感觉。

房里分做两部分。一部分放着我母亲的床，另一部分放着我们的床、父亲的床、厨房和我们的一切家私，应有尽有。小羊羔也在这里占着位置。在房子这部分还生着火，我母亲在火上做饭，我们就围坐火边听父亲讲故事，听母亲请到家来“消磨夜晚”的一位老太太讲故事。这位老太太的职务是专讲各种故事，解答母亲们所提的“难题”，不时教导我们在不同的情况下应当怎样对待比我们年青的人，怎样对待我们的长辈和社会。凡是她认为我们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所应当知道的事，她就讲给我们听，这完全是她的责任。

后来，我父亲在第一次休假时盖了一间棚房，男人带着儿子在这里过夜。他们就在棚房里受到进一步的教育，学习关于男孩长大后究竟可以在社会上取得什么地位，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对他们有什么期望。他们也可以倾听大人的谈话，这些人都是遵照习俗在这里受招待的。这就可以扩

展他們的心胸眼界，並且他們也可以學會以後要在生活中有一種大丈夫的態度。

我父親蓋了棚房以後，老屋就留給我母親了；她沒有女兒，每逢父親出門就把我留在那裏。但是照風俗的要求，我應該到棚房去和大人同坐同吃，有客人來訪的時候，一般是在母親幫助下由我來代表父親。最初，我們男孩子都不喜歡棚房，有很多年棚房意味着母親對待男孩子不公道。女孩和年幼的男孩在我母親房裏通常總是先吃；因為飯往往開得遲，所以就註他們占便宜不少。再說，不論誰喊餓，母親總是怀着同情和諒解的心情傾聽他，但是父親不論對哪個孩子提起肚子餓，就看成是無禮行為。父親和我只好在棚房等着母親把飯送來，或者叫我去取來才能吃。大多數情形是她親自送進來，在這個時候，她正好跟丈夫談談，計劃一下未來的生活；通常他們總是討論各種問題來消磨夜晚，這時我們孩子們都已吃飽了，滿心喜悅地在火的那一邊玩，有時吵起架來，便向他們申訴，要不然，就去睡了。

Ngunjagutu 這個名詞原意是用小米、馬鈴薯、青菜和其他幾種適口的材料烹制的菜肴。男人是不許吃的。我們男孩子們認為有一件事不公道，那就是每逢母親們認為鍋裏的東西不夠分配的時候，她們就把這份菜稱為 Ngunjagutu 了，這樣一來，當然是把所有的男人包括大孩子在內一律撇開。我們族中的老太太給人孩子下的定義就是：相信這種風俗以及類似的風俗是盡善盡美的人。如果一個男孩子因為吃不到 Ngunjagutu 而抱怨，那末他的玩伴們便會跟他絕交，因為他帶着女人氣，而他就會感到生活受不了。

第五章

我們有一个邻居，他經常不断地到我們家来，他的名字叫吉克瓦，他身体結实，約有五呎六吋高，走起路来一櫛一拐。但是使邻人們感到兴趣的，不是因为他的个子高，也不是其貌不揚，而是他生着一只凶眼，这个事实，他从来不算隐瞒下来，所以全村沒有人不知道。

誰也沒有怪他生着凶眼：这是他的不幸，因为他生来就是那个样子。一个生着凶眼的人如果眼盯着幼畜，盯着小孩子，甚至盯着成长中的庄稼，情不自禁地讚美一番。那么一般人都相信他会不知不觉地叫它們衰退下去，而终于死亡。为了抵消这种超自然的力量，每逢吉克瓦到我們家里来，就要人把新生的动物送到他跟前，他便用唾液給它們做上記号，有时是用大拇指抹，有时索性啐到它們身上。这样就可以使它們免遭凶眼盯的災殃。至于庄稼或者不能牽到他跟前的牲畜，他就用大拇指放在食指和中指中間指着它們，并且祝它們健壯成长。尽管看上去，而且我想也的确如此，他比我父亲年紀大，但他还是个单身汉，这种情形在我們社会的小康人家当中是少見的。当地有种流言，說他在年青时，不知道自己生着凶眼，他所愛上的女孩子不幸夭折了，就是被病魔纏綿了，所以他始終沒有結婚。他每天来的时候，为了不把唾液啐到小孩子身上，便带了野猪肝来，他把一小块肝含在嘴里，說句讚揚我們的話，这就可以使我們免災了。

我們全家人都不相信什么凶眼；可是吉克瓦本人却相信它，如果不許他搞这些仪式，那就等于閉門不納了。我們不愿意这样做，因为他是个好人。全村的人都喜欢吉克瓦，因为不論是誰，从最年幼的孩子到老祖父和老祖母，沒有他不願帮助做的事。每次他从我家大門或者村里別家的大門走过，孩子們总被打发出去請他进来吃頓飯，喝点水，或者仅仅跟他打个招呼，他总是彬彬有禮地来回答的。对村中身份高贵的人說也好，对穷家小戶的孩子說也好，他都一样有禮貌，可以作模范。

我們家还有个朋友叫以利亚。这里識字的就只有他和我父亲两人，其中以利亚高明一些。他参加过先遣运输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跟成千上万的人一道被派到坦噶尼喀去同德国人打过仗。战争結束以后，在内罗毕有个印度人雇他当廚师兼听差，后来又有个欧洲人家庭雇他去当仆人头儿兼管家。就是在那里他开始上夜校，偶尔也在白天参加圣公会的聚会。当他在内罗毕工作时，忽然听到他家的土地被一个白人霸占了；他們的土地不是象我們的那样併进了森林保留地，而是被一个移民霸占了，理由簡單得很，只因为那是一片好咖啡田，而且地点适中，运输和上市都方便。他匆匆离开了内罗毕到保留地去，哪里知道他已经沒有办法把他家的土地收回来了。他們把那个霸占土地的移民叫“金果拉”，或者“角”，因为他無論什么时候都不能同别人和平共处。因此以利亚辞別了父亲和弟兄，长途跋涉到峽谷来，照他的話說，是为了“求和平”，他的父亲和弟兄在金果拉的摆布之下，可以住在庄园里当佃戶。当我们一路朝湯普遜瀑布和来基比亚走去的时候，他和我父亲萍水相逢，后来成为好朋友，直到去世为止。

在內罗毕的时候，以利亚跟圣公会的一个英国传教士学过文化。以利亚以及許多跟我交談过的非洲人都說，这位传教士是“一个門徒……他教导人，凭自己一双手工作，跟人們談話，訪問他們，給他們講道，在他的言行之中，你可以看見上帝的手，听見上帝通过他一个門徒传达的声音……”現在他和以利亚两人都去世了：我但愿他們不論到哪里都在一起。

我們安頓下来做了几年佃戶以后，以利亚和我父亲共同負責建造两个教堂。又过了許多年，其中一个教堂开办了一所优良的小学，因为这片庄园换了主人，新业主不仅碰巧是个“好东家”，而且他的太太对于这个小教堂和它的工作很感兴趣。他們甚至許可庄园的工头在下午不上工，去教小学。

但是这种良好行为是經无仅有的。在这段时期，由于移民有政府做后盾，实施殘暴的奴役，高地的非洲人愈来愈瀕于絕境。能念会写的人寥寥无几，使非洲人处在文盲状态，保持一个廉价劳动力无穷的來源，这就是移民供認不諱的目标。約一百年前，有人写过一篇文章，登在1846年3月的英文报“北方之星”上；文章說：

“無論在英国还是在殖民地，工人階級沒有一呎土地可以称得上是他們自己的……他們，即你們的主子，要來霸占土地——他們要在新殖民地占据軍政要职——你們所享的份儿是做战争屠杀的牺牲品，取得胜利与保持胜利的牺牲品……”

非洲人認为这段話對他們來說，對他們的土地來說已

經應驗了。通行証法已經明確地說明了，他們在佃農制度下要遭受無窮的貧困和殘酷的剝削。前途茫茫，他們正以戰慄的心情來面臨它。

但是人們到處都被無比的勇氣鼓舞了起來。教育是他們的要求。為了給兒童辦學校，他們不惜付出無數的金錢、勞力和物資。父子或父女同在耐風燈的燈光下學習文化，這是大多數學校中司空見慣的事。丈夫和妻子帶着孩子坐在同一間房裡唸書，誰比其餘的人懂得多一些，誰就來作指導。當初教書的人自然不領薪水，也不收取學費。

普及教育作為消除百害的靈藥，作為解決問題的唯一方法，這在保留地早為眾所公認了，但是在峽谷却經過了好些年以後才有這個要求。我父親和他的朋友老以利亞為了我們小村莊在經濟上和精神上獲得拯救，以提倡教育的使徒自任。他們集合了周圍其他的佃戶們，在三個鄰近莊園的佃戶的幫助下，在政府所有的土地上蓋了一座教堂。鄰近的移民誰也不容許在自己莊園上建立這樣的革命性機構。各莊園都非常過闊，大家同意把離開我們住處五哩半遠的地方作為中心點。

到1934年時，唯一行得通的事就是在教堂裡做禮拜。儀式是由老以利亞根據英國聖公會的祈禱書主持。他是我所聽到的第一個站在讲坛上講道的人，儘管他的教育程度不高，但是我到現在還覺得，他是我所聽過的最會宣傳福音的人。他是個天生的傳教師和演說家。聽他開始做早禱是一件樂事：

“當一個惡人改掉他所犯過的罪惡，而做合法和合理的事情時，他就救活了他的靈魂。我承認我的罪孽……”

后来我听过神学院毕业的传教师讲道，也不止一次，有欧洲人，也有非洲人；但是我从来没听过有谁的声音象他那样热情，使人陶醉，也没见过谁用那样朴素和真挚的感情把福音传给他的听众。他是按照福音派的路綫讲道，这种路綫结合了非洲人的背景和对待人生的态度，给未来的世界和我们周围的世界描绘出一副生动的景象，叫人永远难忘。他的讲道，有些至今仍然在我的脑子里，跟他讲的那天一样清楚。

以利亚和我父亲对于仅仅在星期天做礼拜而在平日睡觉休息这一点，都感到不满意。人们都该学习读书写字，但是只能在晚上学，因为白天要出去工作。这时在我们附近的有十五户人家，其中有十三户，每户至少有一个人想学文化。晚上在各家轮流开课。不收学费，也不给薪，每个学生只出二分钱（不到英币一个铜元）买煤油。我家有两盏煤油灯，我母亲把这两盏灯送给上夜学的学生用了。

有石板的人用石板，没有石板的人可以等旁人累了借来一用，或者干脆说：“嘿，这块石板你用得太久啦，现在让我来用吧！”我念的第一本课本是一家保险公司的广告日历，每页登着各种营业项目，上面有深浅各色的和各种字体的字母。后来，我父亲买了一本吉库犹太文和一本斯瓦希里文讚美诗和圣经——好久以后我们图书室的藏书还是仅此而已。

大约在这个时期，我父亲提升了：他当了工头，工资增加到每月10个先令。除了日常担任监工以外，每天把上工票加盖印记，把玉米粉发给离家工作的人，还有分配哪一畝地给佃户，都在他的职责范围之内。为了维持我父亲当工头的尊敬，东家特许他有一畝半地。他现在可以比别人多

养一倍的家畜，只是要把一半家畜赶到山脚下另一区域去，那里以前向来是禁止放牧的。

把牲畜赶到新牧场去，虽然使我暂时停了学，但短短一段插曲开始了，在我们做佃户的那个时期中这是最快乐的一段。

第六章

在原先那个地方，我們必須时时刻刻照料着牲畜，不讓它們糟塌周围庄园里的庄稼。这里可不同了，最近的庄园离开我們一片新的牧放地也有四哩远，誰要到那边去，就得穿过茂密的丛林，还要渡过两条河。我們所要干的活儿不过是：一清早把牲畜按我們要它們去的方向放出去一天，到了傍晚再把它們赶回家来。其余的时间，就消磨在追击野兽、捕捉野兽和在森林里嬉戏游玩上面。

每当我听到人們談到野外生活的时候，我就立刻想起了野兽——想到那些鳥儿、孩子和野水牛，想到灵敏的豹子；想到大象；想到无冕之王的獅子；我还想到犀牛，这时我总把牠和一个死去的孩子联想在一起。

但是在百兽之中，观察大象在天然环境中的动作，是最有趣了。它一颠一簸地从一个灌木丛走到另一灌木丛，把高大的灌木和低矮的小树拨开，就象人翻报纸一样。这种經驗确是十分新奇。象拖着沉重的步子慢吞吞地、疲倦地一路往前走，好象毫无生趣似的；它不时停下来，吃着树頂上的綠叶，或是把头一天吃的东西排洩出去，拉出六七个有足球大小的屎球。你瞧着它，就决不会想到它能掉轉身子或是奔跑起来。但是，如果放一只狗去打扰它，或是讓它嗅到了你的气味，那么，只要你是聪明人，就会知道这有多么危險了——这时你还是远远躲开为妙。許多年以后，我看见有八只象牵着它們伙伴的尾巴；拖着沉重的步子在倫敦的大

街上走；我覺得這真是十分淒涼的景象！我們常常在一清早就到泉水旁邊去，看它們大模大樣，神氣十足地走下來喝水。它們喝完水，就象一個醉醺醺的、懶洋洋的老人躺在泥淖里，呆上一會兒，然後振作起來，逍遙自在地重新上莽林里去。

我們這個民族不吃象。我們即使吃象，也沒有那麼大的力氣去獵取這樣龐大的動物。我們整天獵取鹿豬、鹿、大羚羊、岩狸、小羚羊和其他各種小野獸。

在小野物中，岩狸和普通的猴子是我們喜愛的獵物。它們的皮可以做傳統形式的大衣，這是老年人所極需要的，族里的長老們每逢大典就穿上這樣的衣服。歐洲和印度的商人都出高價來收買這種皮子。三十張岩狸皮足夠做一件長斗篷，差不多抵得上三只綿羊或山羊的價錢，相當於二十五到三十個先令——這對我們確是個很大的數目。猴皮的價格更貴，主要是因為猴子比較難捉，也因為猴皮更為漂亮。

岩狸把窩搭在屹立的大樹的空洞里，這些樹木一般枝葉最為茂密。用狗捉岩狸是最好的方法。我們有一個人爬到樹上去，把它們裹出來，其餘的人就帶著狗在下邊守候着。當岩狸在樹上被逼得走頭無路的時候，就不顧離地有多高，從樹上一躍而下。令人驚訝的是，它在你身旁的大樹腳下一着地，轉眼之間就消失在茂密的林下植物中了。

盜賊和野獸是對牲畜的兩害，這是我們所必須提防的。只有一次我們有幾頭牲畜被賊偷去了。我們深入莽叢，長途追蹤，終於把賊捉住了，但是被盜走的八頭肥胖的牲畜只有一頭是活的。

在野獸之中以狼的威脅為最大。它們總是二十、三十只成羣結隊而來，只消幾分鐘的時間就能夠咬死許多牲畜。當我們在附近發現狼羣的時候，便用整天的工夫，去追蹤和

捕杀它們。它們跑得快，除了放毒箭或放槍以外，很難打死它們。但是，只要杀死几只，其余的狼羣便会在这个区域銷声斂跡，長久不見。

豹和鬣狗倒从来不叫人多担心，因為它們主要是在夜里偷偷地出来，那时所有的家畜不是关在院里，就是关在密密縫縫的荆棘篱笆筑成的围栏里了。偶而也有只家畜，特别是山羊被豹咬死，因为这些家畜一貪吃，就会东奔西走，惊动了窝里的豹子。

豹子做了坏事，有自知之明；牧人普遍相信：当你发现豹子正在把一只家畜撕成碎块的时候，你可不要向它扔什么东西，只要拉起家畜屍体的两条腿，把它拖走，那么，那只豹子便听你拖走，毫不抵抗。其他的猛兽可就不是如此了。如果你碰一碰獅子的猎物，那就完蛋了。鬣狗，这只在丛林里吃腐肉的野兽，也許比别的野兽更知道这一点。除非獅子已經走得无影无踪，它决不去碰獅子的猎物，而且为了保险起见，它还要繞着殘剩的兽屍走几圈，然后才张口去吃。豹看起来身体很小，但是它有时能銜着比自己重一倍半的兽屍，爬到树上去，因为它知道这样才可以躲开那只鬣狗，那只尾随不捨、饕餮成性的吃腐肉的野兽。

有一天我們去打猎，在森林里走得太远了，結果，回来太晚了，沒有人把家畜赶回家去。它們大部分都跟那些有崽子留在家里的牲畜回家了；可是有几只却迷了路，永远也沒有回来。太阳刚刚下山，我就到了家。我看見父亲出来看看牲畜养得怎样，不料有四分之一左右的牲畜沒在圈里，他大吃了一惊。瞧一瞧他的脸色，我就心中有数了！于是我就藏在离围栏不远的地方，然后从那里慢慢地爬到院里去。后来，在人們不留神的时候，我就爬进房子，走到放空袋、粗

食和其他不常用的东西的屋角里。从这屋角里我看着我母亲就象头母狮子似的绕着房子跑来跑去，不让我父亲和旁的人们做声，免得因此而毫无理智地把我们吓跑到野兽麇集的丛林中去。我体会到，在家务事上虽然她向来不出头露面，但一切都是听她指使的。

“你听着，亲爱的，”她说，“他要是出了甚么事，你就会知道我是谁的女儿。”

“可是我根本没看见到他，怎么会跟他说过话呢？”

“哼！就凭你那副模样早就把他吓跑了。不管是哪个孩子，见了你，都会吓得魂不附体。”

“但是也得教他们尽本分哪。”

“本分，甚么本分？照料那些乱蹦乱跳的山羊吗？那算得了甚么？”

“可是咱们不能让他留在家里，成天和姑娘们厮混；他是个男孩子，唯一的办法就是对他……”

“对他怎么样？活活把他扔掉喂野兽不成？”

“得了，得了，你消消气吧。你说的这都是些甚么话？”

“你还看不出来吗？这有甚么用呢，把孩子抚养大了，难道就是为了活活把他们扔掉喂野兽，或是为了给白人的农庄干活？你们男人以为女人一点儿也不懂白人的事吗。对啦，白人整天陪老婆，可是我们就要花上半辈子给他生奴隶，再化上半辈子把奴隶们抚养成人。是啊，你以为我们女人不懂吗？你瞧瞧我的腿，还象我当初嫁给你的时候那样吗？你以为我不能把腿弄得干干净净吗？你们这些男人都是怎么想的？难道我们不懂女人和孩子该穿好的衣裳吗？你看看可怜的克太太。她丈夫一个星期要干上七天，赶着那辆破奶车从奶品厂跑来跑去，可是他赚多少钱呢？一个

月六个先令，那几个臭錢，只够他媳妇的吃穿。瞧瞧你自己；瞧瞧你这里其他的人……”

“你听我說，亲爱的，你說这些話一点儿用也沒有，一点儿也不解决問題。終有一天，咱們自己会弄上一块地，等孩子們都长大了，能独立生活的时候，咱們就可以盖上一所小房子，象‘他們’一样地休息了。別生气了，我出去听听，試試听得見听不見他的声音。”

“我跟你一起去。”

他們倆都出去了，屋子里剩下我一个人又羞又愧地躲在墙角里。过了一会儿，我就听见母亲喊着：“回家来啊！回家来啊！听我的话！是我呀，沒有人要打你。回家来吧！回家来吧！你听见了沒有？”

为了听得清楚一些我便从屋里走出去。因为母亲的呼声比起父亲可能使用的皮鞭子来，更要使我难过，我便走了出来。我們甚么也沒說便向家里走去。他們走进围栏的时候，我跟着他們也走了进去；我万沒有料到母亲的头一句話便是：“进来吧，亲爱的，你一定冷了。”誰也沒再談起丟了的綿羊和乱躡乱跳的山羊了——直到第二天早晨五点钟左右，我們听见門外传来一陣羊鈴声。那天夜里在离开羊栏不远的地方，有八只羊让豹子咬死了。有七只自己回到家里来了，它們大概被野兽追过一陣子。后来，父亲又出去救了另外十只回来。

是的，我現在还听得見母亲的呼声在小河对岸的树林里迴蕩——“是我啊，回家来吧……沒有人要打你……”她那呼声正象我父亲責罰我时那种严正的态度一样，我都記得清清楚楚。

虽然家畜身上的鈴不过是用来向人們指明它們的去向

而已，但是对于老一輩子的人們來說，却是意义深长的。打个不恰当的比喻，鈴声也許就有些象他們投資清冊中一頁一頁的賬頁，或者有些象他們儲蓄賬中的存款似的，但却是利上加利！如果坐着英国罗尔斯·洛埃斯牌或是美国凯迪拉克牌新汽車去出席董事会，就意味着家財万貫，生意兴隆，那么叮噹的鈴声也就带有同样的意味，不过这种情調對我們这样的环境，更为相宜，更富有詩意。

同时这种鈴声單純而深沉，可以使我們看起来显然寂寞的生活具有一层更为深沉的意味，这种意味就可以使我們能够把寂寞的心情化为深思，化为有益的默想。我們被拋在荒野里，和羊羣为伍，难得看到一个男人或女人。每當我們遇到人們的时候，能够和他們談上一陣，那簡直就成了一件大事。在这里，人們几乎从不开口，除非来客向他講起話来；然而一旦开口，話就滔滔不絕地越說越多，好象要弥补过去的不足。一方面，一个人也必須尽力把他感到周围空虛寂寞的那一剎，用丰富的思想充实起来，而且还要欣賞大自然的奧妙无穷的美景。綿羊和山羊身上的小鈴叮叮，大鈴鐺鐺；羊羣奔跑或角斗时鈴声短促；羊只搖着脖子或抖掉渾身的雨水时鈴声急剧——这一切声音都会使一个牧童的思想丰富起来。当牧童躺在阳光下，凝視着碧蓝的天空时，这些思想就从他的脑中閃过，使他的孤寂生涯不但可以挨过去，而且別有一番乐趣。

我記得許多次和那些家畜、特別是和羔羊談話的情景。这些羔羊挤在炉火旁，看来它們和我們在一起好象比它們在野外和媽媽在一起时来得更为亲切。我們象大多数的非洲孩子一样把早点和午餐合而为一，在上午吃过一頓之后，直到下午四五点鐘回家以前，一整天都沒別的东西吃了。到

了家我們就会看到羔羊咩咩地叫着，瘋也似地要找媽媽，这时母羊拖着疲倦的步子，走回家来，偶然也咩咩地叫上一声，彷彿是在說：“来啦！一会儿我就到啦！来啦！一会儿晚飯就好啦！”

瞧着十只、二十只羔羊在下午迎着它們的媽媽，那种景象使我感到非常愉快，使我巴不得跟它們聊聊天。先到家的媽媽們往往是那些最小的羔羊的母亲，但是最小的羔羊总是最后一批冲出去迎接它們的。这时一只只的羔羊向着先回来的媽媽們冲过去；不过在它們还没有够着“奶瓶”，或是只是到母羊的尾巴那里随便一聞，媽媽就要把它踢开：“不是你，請走吧；不对，也不是你！更不是你！”最后她就站住不动了：“啊，你在这里哪！宝贝儿，別着急，我老远就在找你，我知道我会找着你的！”媽媽拚命找孩子、孩子拚命找媽媽的乱哄哄、慌慌张张的那个景象，刹时之間就变成一番恬靜安逸、心滿意足的气象了。只見媽媽們一个个的退到围栏里面清靜的角落里去，躲在棚屋簷下。有的小羊就开始乱跑乱跳起来，媽媽們从自己休息的地方望着它們非常高兴。

就在这时候，我就吃晚飯去了。当夜色降临的时候，我已經准备到炉火旁边去休息了，炉火就在围栏进口处，非但来者不拒，就連小羊也在欢迎之列。我們这里沒有黄昏。太阳一落，便是一片漆黑，天气寒冷。在这些靜悄悄的夜晚，在露天之下，我有富裕的时间可以躺在炉火前边，思量着往事，展望着未来。羔羊跟我聚在一起，因为天一黑，它們一下子就不那么乱跑乱跳了。瞧着它們和它們的母亲，我就高兴。小羊不象它們的母亲，一旦吃飽了奶，就把吃喝的事忘个干淨，只是盼着睡覺，或是盼着吃下一頓而已。它們的母亲回到羊棚以后，都通宵地咀嚼着它們的早点、午飯和晚飯，心

滿意足，怡然自樂；在大部分的時光，它們都瞋着眼睛。有時候，我們頗有點羨慕的心情；為甚么人們不能把他們在當天早晨吃的香甜的東西翻出來，重新享受一下吞嚥之樂呢？

牧童差不多人人都有一頭心愛的家畜。我有兩頭，其中我尤其喜愛那頭公羊。到了晚上，在萬籟俱寂的時候，它就从那一片漆黑中從羊羣里慢慢走出來，不論我坐在哪兒，或是睡在哪兒，它都走到我的身邊，靜靜地站着，彷彿對我說：

“喂，今天我還沒有看見你哪。摸摸我的腦袋，搔一搔我的耳朵根吧。”

我一邊摸它，一邊說“你好嗎，今天過得好嗎？”

過了一會，它挺了挺脖子，這就意味着：

“够了，謝謝你。我再吃一塊鹽行不行啊？它能幫助我消化。”

“行不行？當然可以！你就在這兒等着，我去給你拿。”

我把鹽放在手心上，看着它用舌頭慢吞吞舐着，直到我提醒它最好給明天早晨留一點兒，它才住口。

它看我把鹽拿走以後，又等了我幾分鐘，臉上露出這樣一種神氣：

“請你再摸摸我的下巴和胸口好嗎？”

我這樣做了以後，它就轉過身去，象又在說：

“別忘了在我兩個犄角當中撓一撓的那塊地方吧，最後再撓一次耳朵根吧。”

這個多妻的老家伙完全滿意之後，就走進一片漆黑中去，躺在它的許多妻子中間。第二天晚上，到這個時候，它還會到這兒來。信心十足，知道它的朋友還會象以往一樣和藹可親。

第七章

那位欧洲人經理很喜愛打猎；他不久就发现我父亲是个神枪手，而且对于野外生活比他懂得更多。当我父亲沒有出外工作的时候，他每逢星期五总来找他在晚上一起出去打猎。我就在这里遇到了我的第一个东家。我們孩子們巴不得“加倫加”来探望我們，我們这样叫他，主要是因为在我们的心目中，他是个奇人，正象后来在英国儿童們的心目中，我也是个奇人一样；并且也因为他打猎的方式和我們迥然不同，我們是同野兽搏斗，他却站在那里不动，活活把它們打死。

一天下午，我父亲回到家来，告訴我們說，他在加倫加那里給我找着了一个工作。原来叫我去帮着哄他的小儿子，他是个白种孩子，仅仅比我小一岁，我要呆在加倫加家里，一直等到他再去上学为止。

这一天对我來說是个重大的日子；我沒完沒了地問着問題，后来被催不过了，我只好上床去睡，可是整夜还是惦着这桩事。第二天清早，甚至比我平日醒来的时候还早，我就穿上了盛装，准备离开我的朋友和我所熟悉和热爱的小天地，到一个人地生疏的地方去。在我准备要离开的那个小天地里，我总算是个人物，但是在我所要去的那个地方，我后来发现，我大不了算是一个东西而已；在我所要去的地方，我后来发现：我和我們那一种人只是些工具，凡是能

使白人过着悠閒无聊的享乐生活的东西，都要供应他們；我又发现：当我們在怯尼亚高地的峡谷省滿足了他們的要求，就已年老体衰，不再配干庄稼活儿，从此以后，我們就干脆被赶到保留地里去。几年以后，我也如此下場，因而引起了极大的痛苦。同时也激起了我的决心，要为我們的部落打开一条出路，使我們全体的人，不論肤色和信仰如何，都能在机会均等的环境中充分发展个性，到那时候，我們的才能不是用来剝削同族弟兄，而是按照上帝的意旨，用来为全体謀求最大的幸福。

我等着我父亲起来吃他的早飯。那天早晨因为我准备着头一次去上工，所以时光显得格外漫长。我知道田庄在那里，因此我的父亲只告訴我去找他的朋友——廚师头子。

我一到那里就找那个廚子，我和他很熟，我被打发到廚房里去。他让我在头一天先梳洗干净，准备到宅里去，听他們告訴我該做些什么工作。加倫加通过他的翻譯——一个听差，郑重其事地向我說明我該做些什么工作；我却一直在近处端詳他的手錶、鞋子、衣服、眼睛和头髮，并且把他的外表和站在他身边的那个翻譯比較一番。我非但对他的話沒有注意，而且絲毫也不发生兴趣，因为廚师早已向我交代清楚了：“陪孩子（加倫加少爷），別让他寂寞。”虽然我准备立刻开始工作，但是我要按照我自己的方式去做，而不是按照他那一套沒完沒了、枯燥无味的話去做，他介绍了許多玩具，強調它們是多么值錢，要我小心爱护。其实我連碰也不要碰它們。我倒是准备叫那个孩子和我一起到我所熟习、所热爱的世界里去遨遊，那就是自然世界。后来我們发现，这个世界正是我們俩所热爱的。

第二天早晨，我們得到允許，到苗圃里去，在那里消磨了一个早晨。这个苗圃几乎是倫敦西郊国立植物园的一个縮影，里边有花卉树木和小小的苗床。那里还有几个池塘，加倫加在那里培养水生植物，无数的青蛙也在那里孳生繁殖。就是在这个园子里，我和小加倫加发现了我們第一个共同的兴趣。正象他父亲对我所講的那样，他有許多值錢的玩具，但是除了那輛玩具火車和一个拖車以外，它們尽是些无聊的东西，并且确实使我常常感到厌烦。那輛火車能走。我們可以把拖車装上东西，这对我來說才有意思。但是我所感觉兴趣的是自然世界，森林里的野兽，不是那些玩具狗熊、兔子和值錢的洋娃娃。那天早晨真叫我高兴，我們把玩具放在一旁，从宅子里拿出一只大水罐子来，准备一早晨就去捉蝌蚪，把它們放在水罐里。虽然我不会說英語，他也不懂我的吉庫犹話，但是我們俩都知道这是一场捉魚的竞赛。我們捉了一早晨。中午那个听差头子来叫小加倫加去准备吃午飯。当他发现我們两个都脫得赤条条的，站在齐腰的泥水里，他几乎要大发脾气！我在媽媽那里曾經吃尽苦头才学会了不把衣服弄湿，現在却挨了他一頓罵，他还吓唬着我說，如果我繼續教給少爷这个骯脏的习惯，就等着瞧吧。但是我这人絕不会听这个听差那样不知趣的、好管閒事的人的吩咐！我只是朝着他笑。到了下午我們倆又都回到原来的地方，接着早晨的遊戲照样干起来。在这一个星期里，我們拉弓射箭，掏鳥窩，到宅子附近的森林里去漫遊，玩得非常痛快。

我住在东家房子背后的一个圓形棚屋里，这間棚屋直徑約十四呎，屋頂盖着茅草，是专门給家仆們——三个大人和一个孩子——住的。屋里只有两张床，到了該睡的时候，

我就随便抓点什么舖在一张床底下，躺在上面过夜。屋里只有一个窗户，上床后我从没看见它开着过；他们通宵达旦生着熊熊的火，因此，我虽然没有什么被褥，却也都用不着。如果天气冷起来，尤其在拂晓的时候，那几个大人只消用棍子戳一下床底下那个孩子的胸脯，吩咐他在火上再加一点劈柴或者木炭就行了。我从心眼里咒诅他们，但是习惯就是法律，而法律必须无条件地服从。那些老大哥们有什么吩咐，孩子们非照办不可。

一清早小加伦加常常在他的父母还没吃早饭以前，就到我们住房里来，看看我是不是准备到外边去玩。虽然我吃得非常苦，他却非常高兴和我一起吃，有的时候，他还不管我们的习惯，向厨子再要一些。

有一天早晨喝过茶以后，我到宅里去，把我在花园后面找到的一个小彩蛋给小加伦加看，这时厨子正要收拾餐桌。小加伦加一手拿着一支香蕉；于是我就用我的鸟蛋换了他的香蕉。加伦加穿过客厅去，把我的新发现的东西拿给他母亲看，当时我随心所欲地作出了一些事，并且当着小加伦加的母亲也做过了许多次。那里知道，在他父亲的眼里，这是不可饶恕的罪过。我坐在以前常常坐的沙发上，开始剥着香蕉，就象在家里一样。我既没有觉得我作错了什么事情，又没有想到我是在东家的宅子里，我就吃起香蕉来。这时小加伦加的父亲从我身后的一间卧室里走过来，他一頓臭骂，就掐着我的颊子把我提起来，夺去了我手里的香蕉，把门打开，朝着我的背上狠命一推，推得我从走廊上直扑到台阶底下去。我站起身来，擦掉伤痕斑斑的胳膊上的泥土，就绕到房子后边去，看见墙脚下一只可装两千加仑的波纹铁水箱，旁边摆着一只空的旧煤油桶，我就一屁股坐了下

来。这个角落很背风，炎热的太阳从东边的山头上直射到这面墙上。我远眺着羣山，朝雾已渐渐消散去。我谛听着长尾猿的啼声时起时息，在羣山中迴盪；还有许多織巢鳥在园子里的西洋杉上，匆匆忙忙、嘁嘁喳喳地搭着鳥窝。这里的景色使人感觉到上帝的創作是多么丰富多彩。的确，这火熾的太阳，歌唱的小鳥，袅袅的薄雾，树木、微风和碧蓝的晴空，这一切使人感到自己和万能上帝这种完美无缺的創造合而为一了。可是我的感觉并非如此！我的心却思想着在山后平原那边遥远的家乡和亲人，思念着我的那些逍遥自在的老朋友。

就象电門一开，立刻把黑暗变成光明那样，这个白人把我的心情从这个新环境，从这个和我欢乐地过了几天的亲爱的新朋友身上，轉回到我在平原上的旧环境中去，那里有山羊、牛、狗和野兽。我决心要走。廚师和小加倫加都在放开嗓子喊着我，但是我却坐在角落里，不肯吭声。眼淚簌簌地順着两頰流下来，我抱着跌破了的胳膊和膝盖，什么都不想，只想怎样回家去。

这时，驀地里使我吃了一惊，我抬头看，只見加倫加太太站在我的面前，手里还拿着两只香蕉。她把香蕉遞給我，接着对我讲英国話，又讲斯瓦西利話，但是我都不大懂。我不要她的香蕉；这样，她就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白手絹，擦干我的眼淚，擦掉我胳膊肘上的泥土，象慈母一般把我搂在怀里，把我帶到宅里去。接着她就用葯擦干净我的胳膊，这时他的儿子就站在一旁，准备到苗圃里去。一定是加倫加太太的亲切安慰了我，我們很快就跑到外边玩去了。

午飯时，我父亲的朋友，那个老廚师把我叫了去，对我說：

“你看見有几个女人刚要踏上树林里那条小路嗎？”

“看見了，”我說。

“那么，跑上去追上她們。她們正要回家，我要你和她們一起去。告訴你的父亲：我不許你回来啦，你叫他来找我。”

我在身体上受了伤，而他的自尊心受了重大的打击。他不願看見他朋友的儿子因为肤色的关系而再受到凌辱和虐待。对他的女主人和她的丈夫，他只交代說：这个孩子在早晨那一陣爭吵之后，跑掉了。

过了几年以后，老廚师来看望我們，我問他：我第一次干的活該有多少工錢。我听他說，每个月三个先令，不禁大吃了一惊。除了跟別人同住在棚屋里，睡在床底下以外，沒有吃的，沒有其他津貼；但是即便如此，工錢还算是很高。在这个庄园和附近一带的庄园里，成年人的工資，每个月是八个先令，如果离开家，被派到別处去干活，就有一磅半碾碎的玉米。那还是在政府机关里的呢。在那些移民手下，工資要低得多；在发給实物工資的地方，往往更是如此。

第八章

在这里談一談高地上的工作条件、劳工契約、通行証法，以及执行这种規則的制度，也許是适当的。对非洲人來說，在移民区里工作是非常不愉快的，他們的工作条件受到名目繁多的各种法令的限制，象“主仆法”、“土著居民法”、和臭名昭著的“土著登記法”，只是其中主要的几項而已。最后提到的“土著登記法”在怯尼亚的非洲人之間所造成的切齿仇恨和敌意比任何已通过或可能通过的法令都更为深重。

一个非洲人只要找工作，就不得不作个契約工，或包月的临时工。在头一种情况下，他必須簽訂契約，而这种契約都毫无例外地包括下列各条款：

“……凡居住在业主土地上的劳工及其家屬中年滿十六岁而未根据殖民地現行有关僱工法令工作之男丁，均須为业主工作，工作時間由业主指定，随喚随到，每年不得少于二百七十天……

必要时，业主得指令所有妇女和儿童进行工作……

凡連續迟到或蓄意曠工者得立刻加以解雇，并收回 Shamba（茅屋和土地）……”

有人說，契約工作制保护了非洲人，使他們得到了好处，因为它防止僱主給他們过低的工資，或无故解雇他們。

但是，这只是包了糖衣的藥丸而已。劳工契約限制了劳工的行动自由，使他們不能在最有利的市場上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但却保證了恶毒的雇主經常得到廉价的劳动力。在这种制度下，受压榨最惨的要算是妇女和儿童了。契約工的妻子儿女始終得根据东家的需要随时去干活，可是在她們丈夫的契約里，並沒有規定她們工錢。也沒保护她們在工作时不受雇主和工头的折磨的任何規定。

“干活”这个字眼在佃戶中产生了一个新的意义，那就是“为白人作奴隶”。当一个人在自己的园地上为自己干活的时候，人們就会直截了当地說，“他在自己的园地里”。人們也会这样問：“你是去自己的园地，还是去作奴隶？”

那时候，高地上还没有工会，直到1946年才允許成立工会。凡是談論工会的人都被污蔑为煽惑者或是“赤色分子”，而被送进監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即使在1957年的今天，移民区里連一个工会也沒有。这些地区的移民者一致同意付給的工資是多少，人們的工資就是多少。从来也沒有有人付过高于一致同意的最低工資，正象在“吉潘达”^①上所看到的那样，因为他們唯恐遭到其他移民的攻击。关于應該付給“黑人”多少工資，怎样对付黑人，他們有自己的一套不成文法；他們千方百計地使他們的劳工永远是“温順的黑人”。

大多数的劳工都象我的父亲一样做佃戶，受雇于人；那就是說，他們可以有半畝上下到一畝半的土地，在上面蓋一所茅屋，种植庄稼，再养上几头家畜来养活一家。凡不是作佃农，而是以其他方式受雇的人就拿一部分实物工資，每日

^① “吉潘达”是怯尼亚語的英語譯音，意即土著身份登記証。——譯者

的工資主要是一磅半重的玉蜀黍作的飯。有人硬說，他們還拿到肉、鹽，還有其他許多東西。如果雇主是個大牧牛場的老板，也許他們不時能得到一品脫的脫脂牛奶；或在一頭病牛死去的時候，拿到一塊牛肉。如果一個人由於生病而無法上工，那麼，他就連一點“玉蜀黍”也拿不到。

除了作佃戶以外，吉庫猶人很少願意干別種活兒，這主要是由於婦女的緣故。他們的妻子會說，“我才不用領來的實物做飯呢。”這樣，事情就算決定下來了。她的丈夫不得不到發錢的地方去另找工作。有人說：“玉蜀黍”是國家的主食，千萬不要相信這種鬼話。這是殖民者——也許我應該說是魔鬼——的新發明，其目的是把非洲人的生活水平降低到人類所能想象的最低限度，而同時又使他們在第二天早晨有足夠的力量去繼續干活。

但是，比較起來，身份證比勞工契約還要殘酷得多，它是引起仇恨的最大源泉。

為了具備找工作的資格，非洲人必須攜帶他的“吉潘達”——“土著身份證”。沒有“吉潘達”，要想找活干，那簡直就是癡人說夢，正象在倫敦或巴黎，要想蒙上眼睛橫穿一條車水馬龍的街道一樣。身份證就象一個人的大腿或腦袋一樣缺少不得，因為沒有身份證，你就寸步難行。下面是在“吉潘達”上的一些細則：

1. 持證人指紋和大姆指紋。
2. 持證人所屬區。
3. 持證人所屬段和分段。
4. 酋長。
5. 工頭。

6. 年龄和举行割礼的辈分。
7. 雇主姓名。
8. 雇主住址。
9. 工种。
10. 玉蜀黍饭——有/无。
11. 受雇日期。
12. 解雇时雇主的签字。
13. 开始受雇时的工资额。
14. 解雇时的工资额。
15. 是否已发身份证盒。

所谓“身份证盒”就是一个金属盒子，约有十支装香烟盒大小，收费一先令。人们必须把“吉潘达”放在这个盒子里，把这盒子拴在颈子上或系在腰间，从此“吉潘达”就有了一个非常美妙的名称：“山羊铃”。非洲人通过这个名字来表示他们对于身份证和对于白人的态度。在白人眼里，非洲人就象牲口一样，不只是把他们当成牲口对待，而且要给他们带上铃，这样白人就可以舒舒服服地坐着，同时又可以听见非洲人的动态，而非洲却一直在想尽办法摆脱劳工契约法和身份登记法的羈絆而逃往碧波盪漾的草原，象白人国度里的自由人民那样，过着言論自由和行动自由的生活。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整个殖民地的非洲人都下定决心要结束这种身份登记证的制度。在非洲团体所召开的每一次大会上，都纷纷谴责这种法令，并提出废除它的要求。最后，十万非洲群众在加罗兰尼大厦的广场上，举行了一次大会，会上通过了一项请愿书，并决定：如果得不到圆满答复，我们就焚毁所有的“吉潘达”，即使因此而身陷囹圄，也

在所不惜。我注視着大会上成千上万的羣众，他們正象我自己一样，有决心用行动来贯彻我們的決議。政府并没有答复我們的要求，但它公开宣布取消身份証，并且采用适用于殖民地每个成年人的新“个人登記法”。

不把警察描述一番，非洲的画面是殘缺不全的。非洲人同白人和警察之間普遍存在着敌对的情緒，这主要是由于：警察強行执行种族歧視的法律，殘暴不堪，他們拥有无限制的权力，可以任意逮捕、拘留、痛毆任何非洲人，然后不經過法庭（非洲人是非常尊重法庭的）程序就把他們打发走。当无辜的非洲人为自己的清白进行辯护时，警察照例飽以老拳。警察用非洲人不懂的話問非洲人，如果他不能立即答复，或是无法提供他身份証上写着的但他本人又看不懂的情况时，就会遭到毒打。

有一次，我在到城里去的路上，和几个非洲人一起遭到拘留，其中有一个人由于不知道他雇主的真实姓名，几乎被打得人事不省。警察明明知道，非洲人給每个搞庄园的欧洲人都起了綽号，往往不愿意費心去打听他們的真实姓名。这首先是因为他們的名字很难叫，第二是因为不管怎样，我們还是喜欢叫他們的外号。欧洲警官或非洲巡官往往不能辨識非洲人身份証上的雇主的签名，这时他們就慘无人道地把他毒打一頓，說他的身份証是假造的。如果他不承認，就把他关进一間生着炉子、温度高到无法忍受的小密室里，受着沒完沒了的审讯，硬叫他招出其他捏造身份証的非洲人。警察強迫他出卖別人来換取自己的释放。

警察声称，为了保护他們自己，粗暴蛮横是不可少的；在这一点上，他們受到了移民的支持，不过移民却另有一番道理。移民們硬說，对非洲人稍稍粗暴一些，是克服非洲人

那种“目中无人”的态度的唯一良药。非洲巡官秉承白人上司的意旨，为虎作倀。因此，当他让犯人带上手铐以后，往往马上和他的上司在一起拼命毒打犯人。他大概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在营房里受到优待。

在个别的情况下，也曾发生过因虐待黑人而进行诉讼，以惩戒白人警官的案件。但是，最大的困难在于警官和他们的同僚都有官官相护的习惯，并且往往以“自卫”或者“犯人企图逃跑”为借口，因而几乎无法定罪。

人们不难了解，在执行违反民主原则、人类道义和基督教伦理的法律的时候，警察为什么那么难以得到人们的合作。在大战爆发以前，保留地上只雇用很少几个警察，那时逮捕罪犯总是轻而易举的，因为人们认识到：逮捕破坏风纪和道德的罪犯就是维护他们所公认的风俗习惯和道德观念，但是在其他地区，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在非洲人占主要部分的地区里，人们并不把警察当作这个社会的保护者而是把他们当作那些占有全部财富和权力的一小撮白人的保护者。一句话，在公民享有任何公民权利的社会中，怯尼亚警察们的绝大部分行为无疑要被看成是罪犯行为。东非高等法院的一位法官最近说过：“警察越来越把自己当成法律了。”

第九章

有一天，我母亲有个远亲从高地的第二个大城市伊尔多瑞特(Eldoret)到别处去，顺路来看我们。他跟我母亲聊了一晚上。吃饭的时候，母亲告诉我们，她要把我送回保留地去，让我在那里上学。卡毛叔叔准备带我去，以后我便住在他家里。我听了这个打算，非常兴奋；不过我所最希望的是要观光观光非洲人拥有大厦和全部土地的那个世界。在那里，他们可以享受丰衣美食，而在我们居住的这个地区里，只有白人才能享受得到。在那里，非洲人在星期日下午去看望邻居和朋友的时候，并不需要每一次都携带身份证。

我母亲一晚上都在为我准备旅途上的食物，并把她认为我所需要的什物都料理齐全。她把我唯一的衬衣洗了晾干，擦干净我的大衣，洗干净我的被单，把它们打成一个包袱，准备我第二天早晨带走。离家之后，我才发现她从那微薄的家藏之中，拿出两条床单给了我。

我们到吉尔吉尔的第一段旅程走了两天。我不惯长途跋涉，脚走肿了。了解我是多么疲倦的，看来只有那几只绵羊和山羊。不管我的叔叔怎样抽打牠们，牠们还是拖着沉重的步子，慢吞吞地跟着我们走。我们必须顺着大道走去。有的地方，就必须把牲口分成两群，让牠们走得快一些。

在吉尔吉尔，我们住在一个朋友那里，他开着一片饭

館，附設酒吧間。在長途旅行之後，我的腳腫得很。那天晚上他的妻子就給我治療一番，叫我痛得好厲害。她用的是一種多汁藥草的葉子，這種葉子在火上烤熱以後，就象一塊厚海綿，只是擠不出水來罷了。她用這種熱烘烘的葉子把我的腳包了半個鐘頭，第二天我就可以走路了。第二天早晨我們必須比原來打算的還早就動身，因為風聲傳得很廣，說當地由於有人開了小差，移民們正面臨着一場勞工風波。他們正在打算用老辦法，請警察搜索全城，兜捕開小差的人，加以懲罰，並且強迫他們回去干活兒。我們知道：誰在這樣一場搜捕中被抓了去，不論有罪無罪，就要坐上幾天監牢，大人還要挨上一頓狠打，至於我們為什麼在那裡，到甚么地方去，連個解釋的機會都沒有，因此在黎明之前雞剛剛叫了之後，我們就離開了這裡。有幾個當地的警察認識我們的朋友，其中一個自願要把我們平安地送出城去。

在法尼亞亞境內這一帶地方，這一天是一月中所特有的炎熱天氣。雖然我們沒有法子測量溫度，我估計室內溫度一定會在九十度左右。

這是我離家到鄉下去最遠的一次旅行。這個鄉下比起我呆慣了的家鄉來，沒有什麼值得一提的。一哩又一哩，人們所看到的盡是一些岩石、沙土、荊林、炙人的太陽和荒無人煙的地方。在道路的一邊，一羣羣的斑馬和大羚羊無憂無慮地遊蕩着；另一邊只見羊羣和牛羣，却見不到一個人影。我們從幾個大莊園旁走過，可是直到下午才看見三個牧人坐在離大路不遠的地方。當我們走近的時候，他們就來迎着我們；我們發現他們之中有兩個人屬於南迪人，另外一個是從尼耶里來的吉庫猶人。那兩個人說斯瓦希利話，

另外一个人說着他的家乡話。我还没来得及坐下去，在這些大人之中就哇啦哇啦地打起“灌丛电报”^①来。

“你們都餓了吧？”其中有一个問道。“我知道这个孩子准是渴了。是不是，小弟弟？”

“对啦，我真的渴啦。”我說。

“那么，好不好跟我到那边的小茅屋里去，看看还剩下牛奶或別的东西沒有？”

我的叔叔不肯让我去。

“啊，不必了，他太累了，不能离开大道，到那么远的地方去。我跟你去吧，他可以在这儿等着。”

我真生他的气。我心里想：我終於有个机会去吃些东西，真正好好休息一下，让他们等着我。我需要的是休息，而不是吃的东西。

他带回来的不只是牛奶，还有肉和馬鈴薯。俗話說得好，誠实的旅客是每个人的孩子和客人；既然如此，人人都有責任給他准备个睡覺的地方。如果你是个陌生人，你不用向人要吃食，人們不論有甚么就都客客气气給你端来。你接受这些吃食就象在拥挤的公共汽車里，一个老太太碰到一个小学生让位子给她时一样，沒有甚么理由觉着是受別人的恩惠，或是感到不好意思。

在我的叔叔离开的这短短一段時間里，他就了解到附近一帶的情况如何，并且听到了从保留地上传来的最新的消息。牧羊人把当地佃戶和移民的情况以及怎样穿过庄园而可以不受到欺侮，佃戶都住在甚么地方，那些可能找麻煩的人們詳情等等統統都告訴了我們。为了交換消息，他們

^① “灌丛电报”是指陌生的非洲人相遇时，彼此告訴消息，用以代替郵政。——譯者

很想从我們这方面知道：目前移民已經拿到了原屬非洲人土地的地契，这些土地是他們采用毒辣的手段和策略从我們手里夺去的，以后事态的发展如何；他們很想知道：教育是不是唯一的解决办法；当地沒有学校，他們怎样才能送孩子入学。我的叔叔對他們讲了民办学校、教会学校和尼耶里的公立学校的情况；并且說，大家都热烈盼望着自己的村庄里办起学校来。

但是時間不够，我們只好重新踏上我們的旅程。我們对牧人告了別，他們答应将这封“电报”送給別的佃戶，把我們所說的話傳給他們。

“我要告訴这里的人們說，教育是我們絕无仅有的武器”，尼耶里牧人說，“并且叫他們別抱什么錯誤的想法，以为他們年岁老了超过工作年齡的时候，可以在高地上购买土地，定居下来。他們的父亲是黑人，这一事实就使他們沒有資格在怯尼亚的最肥沃的地区拥有土地。”他叫我們告訴保留地上的人們說：佃戶們虽然完全被征服了，可是还都活着，而且指望着子女們长大起来，象自由民那样充分發揮个性，不会象他們父母那样遭受奴役。

非洲就是这样。在这里，我們談論着消息，传播着消息来代替看报，在这里，差不多所有的通信都是由男人或女人帶的口信，在这里，如果你幸而有能力会写信，你就可以托順路的人把信帶去，在离投信地址最近的地方留交給来往便人，請他們輾轉將信送到。你認識的人也好，不認識的人也好，都不会拒絕給你捎口信或帶信的。拒絕人的事簡直沒有听說过。再說，凡是帶信或捎口信的人总是受人热情招待，吃到好点心的。这一定就是“貨到付款”制的起源！这种通訊方法要比郵送快，如果郵寄，一个人到郵局

去,来回也許要走上一整天。

消息还传得很快。进入一个孤村,很可能发现人們在談論着几哩地外刚刚发生的事情。“灌丛电报”有許多路綫,难得有发不出去或者发錯了的。

第二天晚上,我們住在我外祖父家里。关于外祖父的事,母亲給我講过不少,我很高兴住在他那里。这是我头一次到外祖父家来。由于我是他大女儿的长子,他們就用傳統的仪式欢迎我,并且設宴招待。宰了一头肥羊,还为我的朋友和我的向导酿了啤酒。人們用我祖父的名字喊我。按照风俗,长子是以祖父的名字为名;次子是以外祖父的名字为名。等到父母双方的家长的名字,都用过了(或者可說“重生”了——我們通常都这样說)以后,那么別的孩子就交替着用父亲和母亲的兄弟姐妹的名字。如果没有兄弟姐妹,那么就用近亲的名字。我的外祖母,看到了她的长外孙,真是欢喜极了。她热情地喊我“亲爱的丈夫”,这是她最最亲爱的称呼了。“快来,坐在我膝上吧,我的宝贝儿,”她高声說,“把你媽媽和爸爸的事儿都說給我听。”我还弄不清怎么回事,她已經把我抱起来,当做一岁的孩子似的,吻个不停。我知道,她第一次看到外孙是一件极高兴的事。但是在我說来,被称为“亲爱的丈夫”和“我的宝贝儿”至少是使我非常窘迫不安的。

用这样一种非常亲暱的傳統方式把我介紹給外祖母所有的朋友,我真感到不好意思,除此以外,他們一直把我当作要人喂、要人照料的小囡囡,又使我覺得被他們小看了。当外祖母坚持着要給我洗脚、揉脚,我覺得这真是太过火了,但是我还是順从了。在这以前,我大部分時間是同一些年岁較大的孩子們一起在外边渡过的,我們在野外照料牲

畜，每星期只能見到母親一兩次。人為的分离使我們得不到機會去欣賞女性的美德、同情心和愛情，也得不到機會去了解一個男人所應承擔的職責和為人處世之道。

按照我們的計劃，我們必須在第二天早晨離開這裡，但是外祖母堅決挽留不讓我們走。她要多看我兒眼——她果然做到了！在三天功夫里她對我大加誇獎。在這期間，她別的什麼也不顧了，就只張羅我一個人，盡量使我舒服滿意。我完全知道，她一生中最大的願望之一就是看着她的三個姑娘都很幸福的結了婚；在這一方面她確已如願以償。現在她的頭一個外孫來看望她，這就象夢想終於實現一樣。我怎麼也沒有想到她會這樣無微不至地照料我。

一年以後，我又從那裡路過。我發現我有了一位新的外祖母。她指着一棵高大的西洋杉給我看，樹底下還堆着一堆長長的、干枯的荊樹枝子。

“你看見那棵大樹了嗎？”她問。

“看見啦。”

“那麼，你在這裡呆着的時候，別跑到那兒去，這一回先別去。”

我抬頭望着她，看見她含着眼淚。我又看了看那棵大樹，然後回過頭來再看看她，這會兒她哽咽了，她哭了。她抽抽噎噎地說道：

“她愛你，她疼你，她誰都疼，誰都愛。”

這時我突然想起了我和她在一起過的那三天美好的日子。到了這時我才明白過去我所認為她小題大作，沒事亂忙正表現出她的無限慈愛。這樣的慈愛我再也不能報答了。令人傷心的也正在此。

經過了三天的歡樂和休息，我們踏上最後的一段旅程，

自从母亲告诉我她要送我上学以来，我一直就向往着那个目的地。

我的叔叔有一辆自行车，过去寄存在我外祖母家里；这时我们便带着它走。我很喜欢自行车，令我最失望的是我们骑不了多远，因为羊肠小路、河流、谿谷和倒在林中小道上的大树，使我们根本不能骑车。我们把什物都栓在车后架子上，当我们难得有机会骑车的时候，我便徧斜坐在车梁上。

第二件令我失望的事是：当我们两人骑着车的时候，前面的叉子断了，几乎造成一场灾难。在以后一段旅程上，叔叔派我扛着前轂轆，我的叔叔除了要拿着他原来的行李以外，还得扛着车身。

傍晚五点钟；我们从树林的东边穿了出来，这里就是吉库犹保留地了，但却又使我大失所望。我所憧憬的是大大的庄园和漂亮的房屋，不是在河谷的斜坡上一小块一小块的耕地，其中最大的也不超过两亩。我所憧憬的是一大群一大群的牛羊，就象我在高地上看见白人所拥有的那样；但是我所看见的只是几头驮着背的小母牛、几头绵羊和小羊在沿路一块块的青草地上吃着草。有几个孩子照顾着它们，不让这些牲畜跳过篱笆，跑到那一小块一小块种着玉蜀黍、谷子和甘薯的田地上去。

保留地的道路都没有铺上柏油。每天通过一辆汽车或卡车，就会认为是交通频繁了；因此保养道路的最好方法就是让“吉库犹草”在上面滋长。吉库犹草的草根蔓延很广，所以可以使路面不受破坏，而保持坚硬平坦，适于各种车辆通行。大道就是共同的牧放地，因为每一寸土地都种上了庄稼。我曾在“白人的高地”上看见过他们的牧放地，因此我没有想到这里的牧放地竟会是这个样子。

第十章

走了十三个钟头之后,晚上十点钟,我们来到今后三年我将以之为家的地方。这里有两幢房子,其实倒不如说是一幢房子和一间棚屋。房子是卡毛叔叔的,他已经结了婚,有了五个孩子。这所房子象全国各地大部分的好房子一样,墙是泥垒的,房顶是用干香蕉叶子扎的。从外边看起来,屋顶并不十分好看,可是从里边瞧,却富有艺术风味,就象在天花板上幔上一张又大又厚的地毯一样,这所房子有三间屋子和一间厨房,厨房又当作餐室和起居间用。孩子的父母和小女孩住一间,几个大女孩子另外住一间,我和他们的独生儿子和偶然来的客人同住在第三间屋子里。祖母和她的小女儿,还有她的二儿子住在那间棚屋里。她的小儿子还是个小学生,住在一个朋友的家里,除非当他的二儿子不在家的时候,小儿子才睡在棚屋里他哥哥的床上。房里很冷,因此我和我的堂兄就不喜欢到房里去。一有机会,我们就愿意祖母让我们把手边的东西铺在她那温暖的、单间小屋的地上,在那里过夜,她很少拒绝我们。

时间一点也没有耽搁。我们是星期五到的,星期一我就开始上学了。那是一所新的民办学校,是由当地人靠私人自动捐款和义务劳动创办起来的。人们正在逐渐摆脱一种失望的情绪。这种情绪原是怯尼亚“卡特土地委员会”所造成的。官方认为这个委员会——其中并没有黑人参加

——已經一勞永逸地解决了非洲的土地問題。但是在我們看来，它大不了是移民們的一顆橡皮图章，一切都奉令照办。它批准移民征用非洲人的土地，并且撒了弥天大謊来为他們的行為辯解。——这是所有帝国主义国家掩飾他們的掠夺行為的伎倆。这个委員會声称，白种移民只是占据了沒主的土地，並沒有从非洲人的手里夺去土地。移民們在委員會里有很多代表，而他們的要求又完全實現了，他們对于这些調查結果自然是接受的。但是不論是哪一种非洲人，从来也沒有承認过委員會的調查結果，而且我相信将来也不会有人承認的。

我們的學校象全国所有的學校一样，是两部制。高級班在上午上課，初級班在下午上課。我們的校長是唯一的合格教師，他在“同盟”中學讀過書，在那个學校里他以踢足球出名，曾經在体育运动方面代表怯尼亚跟烏干達比賽。他下面有三位全薪的專任教師，六位或八位小先生，其人數隨學期開始時每班人數而定。小先生一般是最高一班年歲較大的孩子。他們免繳學費，在上午上完了自己的課程以後，下午就教初級班。不論他們教什麼課程。校長都要私下里教導他們，並且指導他們如何維持紀律。他們的某些教學法會叫現代新教師大為吃驚。可是他們幫助自己的男女同胞那番誠意和決心是無可厚非的。

這個學校的一般設備就是些印着字母和簡單字句的大掛圖。學生們在掌握了這些以後，就升到同一班的高級組里去學習初級讀本，並且在練習簿上寫字不用石板了。在我們的學校里，初級班分成六個小組，升級完全按能力來決定。如果一個學生升到一個新的小組以後，在一個星期內又掌握了所有字母和生字，那麼他或她就再升到高一級的

小組里去。这样逐步地升上去，一直升到最高一班为止；到了最高一班，他們必須按照全年課程表上課了。

除了星期日以外，有四班学生在教堂里上課。教堂两端各有一班，中間两班，他們都背对背，面向牆。各高級班在一間用泥笆盖成的长方形的房屋里上課，这所房子共分四間；三間作教室，一間是校长办公室。

語文課通常都是在教室里上的，鬧鬧嚷嚷，有的时候，几乎令人难以忍受。六十到一百个男女儿童，分成了三、四班。他們跟着老师一遍又一遍地唸字母，讀单字，这可能使人头疼，或者产生厌倦上学的情緒！但是我們并没有头疼，却产生了一种热爱学校的心情。在我头一天上学的时候，我的那位朋友教語文班第二組，他就这样进行課程：

他說：	A
全班重复	Aaa!
老师	K
全班	Kaa!
老师	A
全班	Aaa!
老师	AKA
全班	AKaaa!
老师	E
全班	Eee!
老师	AKAE
全班	AKaacc!
老师	N
全班	enn!
老师	D

全班	Dii!
老师	A
全班	Aaa!
老师	AKAENDA
全班	AKaenda!

老师会叫一个学生站起来，老师不指导他，让他把这个练习整个读一遍，看看他们认得“AKENDA”这个单字的所有字母没有。

对有些人来说，这真是活受罪！

纪律很好维持，因为学生在任何情况之下都是求学心切的。从各方面看来上学对我们都是一种莫大的特权，我们是决不愿意滥用的。

学校有两畝試驗园地，农业和自然两科就是在那里进行实物教学的。每一班都要照料一块土地。地里的一部分收获送给不拿薪金的小先生，其余出售，以增加学校的基金。收成不好的时候，每个学生，包括小先生在内，每逢星期一带来一个马铃薯，星期五带来一根劈柴。这种公摊的方式不只帮助了不拿薪金的小先生，也帮助了那些不合格的教师，他们的薪金简直是有名无实。他们还肯留下来只是由于热爱自己的工作。他们非有人支持不可，这就是支持他们的唯一办法。

教堂是一座很好的建筑物，长一百二十呎，宽四十呎，它是全村的中心，也是我们精神生活的中心。当局不是忽视了这类教堂的作用，就是把他们说成是吉库犹地方的异教中心。在上、下午开始上课的时间，还有在下午下课的时候，全体学生却聚集在教堂里作早祷或晚祷。教学水平不能算高，但是在许多方面比全国一般的水平还要高些，考试

的成績証實了這一點。

教學水平不只是各民辦學校，連全國各學校都確實非常之低。但是民辦學校不願遵循移民們所提倡的那一套緩慢的正統教學方法；它們對於當局拖延非洲教育的發展的作法，對於他們在一個多民族的社會中傳播基督教的方式而把非洲的一切風俗都斥之為異端邪教都提出了譴責，因而這些學校就被詆譏為師資最差的學校。非洲人自己出錢為自己的子女開辦這樣的學校，竟被斥為促使非洲教育倒退一步。可是在烏干達新成立的東非大學里第一個取得大學學位的非洲人卻是一個在民辦學校里受到初等教育的人。1933年，在我們三十五個學齡兒童中只有一個兒童受到一些教育，而在每兩千人中，進入中學的不到一個人，這個事實，儘管沒有人提起過，却是非洲人所家喻戶曉的。所以，開設新的民辦學校並不象有些人說的那樣，僅僅是把孩子們從一個學校里拉到另一個學校去，而是為遭受忽視的年青一代製造機會，因為現有的學校本來已經額滿了。

如果不是當地人民自動捐款開辦一個民辦學校，如果不是他們付出了很大代價，我想我是不會寫這許多事情的。

我的小叔叔把我介紹給老師，向他解釋說：我為了上學，特意從一百四十哩外走來的。老師沒有再問我什麼，就允許我入學了。在低級班里，我的朗讀比一般的同學好，可是我寫的字卻糟糕得很，至於算術，我只能認識數目字。因此我就被插在倒數第二班里。我專心學習算術，在“叔叔”（他是個小先生）的幫助下，我很快就升級了。一年半以後，我第一次參加初級會考，這個考試是在不分教派的基础上進行的。除了口試外，我各門科目都及格了。這場口試可真夠瞧的！一共有三位考試員；一位歐洲人，代表各教會；

我們的校長，代表各民辦學校，另外還有一個人。他們從聖經上划出了長長的一段，叫我唸給他們聽。他們聽我唸完以後，每個人都向我提出問題來。但是在他們還沒有第二次輪流提問題的時候，我就大聲喊道：“Tagai Kunditia”（“別拿我來開玩笑了”）說罷，我就走出屋去。我沒及格！從教區來的一個朋友也跟我一樣倒霉。在斯瓦希利語的考試中，有一道很困難的語法題，叫我們把一段文章里的單數改為複數重寫一遍。斯瓦希利語中的“複數”和吉庫猶語中的“墨水”發音幾乎一樣，所以他用墨水把全文抄了一遍，在別人還沒有做完一半的時候便走出屋去！

一年以後，我和兩個同學參加了全國最優良的寄宿小學的入學考試，我們有兩人考上了。在我們區里各民辦學校檢定考試中成績斐然，竟引起了不滿，成績公布時，我正在高地上探望雙親，由於一時找不到旅伴，在漫長的返校的途上，徒步跋涉，以致耽誤了上學。

我遲到了兩個星期，發現我們的校委會主席正因我遲遲不到而擔憂。我們這次被錄取，為學校爭了光，他和委員會都感到非常高興。他了解我的經濟情況，所以他象任何擔任校委會主席的吉庫猶人一樣，從來不問我有沒有錢。他毅然負起了責任；因為我是這學校內第一批“產兒”之一，他保證不許我由於缺乏路費或金錢而輟學。他借給我一鎊做為學費，還請他一位年老的朋友趕車，把我送到一百一十里外的小學校里去。對這個老人來說，這是一樁又吃力又不上算的活兒，但是他毫不遲疑就趕着車把我送了去，並不巴望着我或者別人給他酬勞。

清晨三點鐘，我們到了學校，他把我交托給校長後，就一路趕車回去，準備第二天早晨九點鐘在內畢羅值班。

这样的帮助在我国是屡见不鲜的，他们的行为正和成千累万吉库犹人一样，全国正在掀起一场扫盲的斗争——这是必须在各个战线全面展开的总体战。

几年以后，我带了一位朋友到这位老人的庄园上去看望他。他把我们当做酋长儿子般的款待，拿最好的东西招待我们，至于我那次对他的打扰，他连提也没有提。

我毕业后，获得了公费奖学金，因而能够继续升入中学。

第十一章

我上了小学，耳聞目击，才認識到怯尼亚各地猖狂地流行着教派的強烈的偏見。这所学校的經費是由中央政府供給的，当时在吉庫犹地区就只有这样一所国立学校，因此不論什么教派的学生都可入学。天主教学生很少，因为他们有自己的学校。不过，报名的人以及民办学校出来的学生都按成績优劣录取。其余的学生由各教派——圣公会、长老会、非洲內地会（美国教会）——保送，还有几个来自福音会、卫理公会和救世軍。

学生当中对于他們属于那个教派，誰也毫不在意，他們把教派問題忘得干干淨淨，就象今天在东非那些受过教育的非洲人一样。所有耶穌教徒都到大厅里去做早祷和主日祷告，天主教徒单独做彌撒。

公認的传教士是圣公会和长老会的牧师，他們輪流主持礼拜，献金归各教会自用。各民办学校的学生占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一強。他們沒有代表，因为他们沒有正式牧师。

长老会的牧师常在晚上为听道者举办教义問答和坚振会，每星期一次。我沒有什么先入之見，就加入了长老会牧师办的那个慕道班，原因很簡單，因为講道方面在許多細節和全部要旨上都和我們自己的教会一样。可是过了不久，我和几个别的同学就碰上了这个非洲人和他的上級歐籍传教士的本位主义和宗派偏見。他們所強調的不是基督教教

义的崇高精神，而是各教派的缺点。教派主义看来也走着部族主义的路綫，在許多方面比部族主义还要糟。

提問題是不会受欢迎的。实际上，問問題就有遭到开除、或是驅逐出教或其它处罰的危險，比如說，我有一个朋友曾經詢問：为什么有几段談到妇女割体礼的文字編到教义問答課本里去。他在原則上积极支持两个教派和其它类似的团体，主张取消这种风俗，正象所有的无論是属于哪一教派的开明的人一样。他的問題在于：如果一种陋俗可以通过教义問答来改革，那么其他的坏风俗为什么不能改革呢？

在受洗礼时向成年人提出来的問題，以及在教义問答班上所教导的問題，我想讀者們对它們都很熟习。下面这一段对白曾引起了爭論：

“……你是否弃絕了魔鬼和他的一切勾当——世俗虛伪的富貴荣华，以及一切对于富貴荣华的貪婪和肉体的慾望，使得你不会去追隨它，不受它的誘惑？

回答：我已弃絕了这一切。

……那么你……妇女的割体礼？……”

我的朋友（不要忘記他只是个十四岁的孩子）的論点是：既然認为这一类陋俗值得在教义书籍和那些支配教会全部活动的教規中記載下来，那么对有色人种的差別待遇，就更值得包括在內，因为这种差別待遇不但同耶穌关于人类友爱的教义背道而馳，而且造成了极大的苦难。

其次，还要談一談非洲的歌舞。有許多歌舞按照习惯法来說是下流的，违反基督的教义的，从純粹的理論出发，我們就不能加以接受。但是我們的风俗和歌舞在往昔建立

完整的公共社会时起了重要的作用；我們以批判的眼光来研究事实，就会发现它們都是非常美好的，尽管那些传教士信口加以指責。比較起来，它們比好几种白种人的风俗好得多，而同一个传教士对这些风俗反倒寬恕。

我們一提出这些問題，或者虽然較小而却很重要的类似爭执問題，就被叫做拒不服从教規的人。其实不然，我們並沒有这样那样的偏見，我們唯一的兴趣是在于求知識，但是沒有人警告过我們說我們是在緣木求魚。因为他們所期望我們的是：要么把白种先生所交給我們的教义問答全部接受下来，要么同教会断絕关系。我們沒有接受，因此就被断絕了关系。十二年以后，当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入了圣公会，因此就能和别的基督徒一起做禮拜和受圣餐。

我們象全国各地大多数学生一样，对于这类以及阻碍我們信奉上帝的类似的武断决定，极为激憤。我們証明了：每当福音书或基督教义，無論直接地或隱晦地叫白人要和肤色不同的基督徒处于平等地位的时候，他們就毫无理性地拒不接受其中的解释。因此我們虽然被断絕了关系，而并不惋惜。

这样，我們就不能受洗禮，唯一的出路就是等待他日再作斗争。但是在这些爭論中，学校的孩子們从来没有什么仇恨。我們大都象全国所有的孩子一样，不論属于哪一教派，都不是出于自己的选择，而是生来就注定了的。我們的父母属于各种不同的教派。尽管我們的父母們由于教派不同而势不两立，孩子們却高高兴兴地在一起工作，一起生活，对父母的爭执从来也不理会。

在我第一个假期中，我住在朋友們的家里，因为我不能独自走回峡谷省去。就在这个假期里，我遇到了教会中的

一个大师，給我的印象最深。他是南非来的一个非洲籍主教，吉庫犹民办学校联合会特地請他为新教会訓練几个吉庫犹講道者，并且授以圣职；又請他給一些人施洗礼与坚振礼，因为在新教会脱离主要教会以后，他們就沒人照料了。

在洗礼以前，他測驗我們关于聖經的一般知識以及基督教义的道理、解释和意义，我在那时候初次和他相識。这些測驗和其它教会所举行的完全一样，在我們所要发的誓言当中，只有妇女割体礼并不列入庄严的誓言之内。要求的标准是相同的，但由于我們各教会缺乏合格的神学家，这个标准后来日漸降低了。他这个人很难加以描繪，他那种富有魅力的声調和学識更是如此。对于这样一个生气勃勃、极有能力的人概括地描写一下是不可能的。他在我国有一大批信徒，人数比当时任何講道者的信徒都多，其中有世故极深的，有新皈依宗教的，范围甚广。是他領我入了門，給我洗了礼。

在我参加的一次集会上，他作了簡短的发言，清楚地說明了他对于其它教会的态度。他說：

“車站上停着一列駛往內罗毕的火車，我們每个人都要在几分鐘内向所有的朋友以及我們在家时所愛的一切告別了。我們来到了車站，只見几百个帶着白硬領的向导，爭爭吵吵，拚命讓你上他所选择的那节客車；一面向你解說，各客車上的牌子有什么优缺点，你就是要搭这些客車到目的地去的。他們爭爭吵吵，就会使你誤了車。那么我告訴你說：不要耽誤上車，把他們推到一旁，告訴他們說：这本来是同一列火車，同一条鐵路，同一个目的地……同一个教会，同一个上帝……你們到了終点，誰坐在哪个車廂来的都沒有什么关系

了。”

他把他自己和其它教會的領袖都描繪成不足道的向导，叫他的听众登上最近的那节客車。在車廂里和旅伴們作朋友，不要管肤色如何，种族如何，因为基督徒的旅途就是这样的。单程票价是什么？那就是要爱上帝，要仁慈，要对人类尽职责。

这位主教来得恰合其时，他填补了非洲社会和宗教生活上的真空。可惜得很，他走了以后，沒有人認識到，甚至政府方面也沒有人認識到，在怯尼亚訓練一批神学界的領袖，又在国外訓練一些修养更高的人，都是多么重要。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有少数几个人得到公費留学的机会，其实欧洲人享有这种机会已非一朝一夕了。

欧洲人領導的传教会对于民办学校，对于民办学校所主张的一切采取了抵制的态度。虽然他們在传布同一种福音，并且举行着同一种圣礼，他們非但不把他們当作同路人来欢迎，反而把他們当作“賤民”来对待。这后来在我們心目中，就成为以非基督教精神来对待基督教問題的突出例子了。

只有少数几个人由他們的父亲把他們送到南非的哈尔堡或美国，才逃出了罗网。不用說，能够有办法到这些地方去的人是寥寥无几的，理由很簡單，因为怯尼亚的非洲人大都不能送子女們上大学。这正符合了移民的政策，他們过去認為而現在仍然認為，教育“害”了非洲人。他們設法实现他們的愿望，因为他們操縱立法會議，而全国的教育經費，就是由立法會議决定的。

他們認為在怯尼亚的两大要务是：第一，欧洲人的“領導”，或用普通人的話来講就是統治。第二，不要註土著“受

害”。使非洲孩子受到教育，正是移民所說的“害”土著。移民要求脫离英国政府的政策，理由之一就是要使非洲人所受到的基本教育不致达到移民所謂害人子弟的程度。他們妄想这样就可以保證移民以及他們的子子孫孫都可以任意騎在黑人头上，牺牲那些愚昧无知、沒有組織起来的非洲劳动人民，过着驕奢淫逸的生活。

第十二章

我們的小學校長也許可以說一半象粗暴的殖民者，一半象傳教士。在宗教信仰上，他不象傳教士那樣狹隘，傳教士總是要看看你是否經常上教堂，是否把任何非洲的事物都不加思索地斥之為魔鬼的誘惑，並且看你是否不惜一切來迴避。他們就是用這種一成不變的尺度來衡量人的能力。這位校長在見解上與移民即他的同胞不同，他致力於教育兒童，使他們成為良好的公民。不論是在課內或課外，他高興和孩子們談話，看着他們遊玩，並且觀察他們一般的進展。他記憶力極強，腦子里有一套人名卡片索引。甚至在龐大的人羣中，他也認得出他的學生來。有的時候，比方說，當學生們到什麼不該去的地方，被他認出了，他們真是狼狽不堪！可是他的妻子卻恰恰相反，她的外號叫作“竿子”，叫她“竿子”是因為她胸部沒有曲綫，臀部又平平板板，也叫她“沒有心肝的女人”、“暴君”或“皇后”。她從來也不和學生講話，當她經過時，誰如果在校园里一二十碼以內的地方不向她立正行禮，她總要立刻報告她的丈夫。據說她還常常從她丈夫那里跑掉，但是沒有人知道底細，因為她難得和非洲人講話，包括她丈夫的同事即學校的老師在內。

校長是個既安詳又善良的人，而他的非洲助理正好是個橫行霸道的傢伙，正象哥德史密斯^①寫下面這幾句話時心目中的那個形象：“他們學乖了，只要看看他早晨的臉色，

^① 哥德史密斯(Oliver Goldsmith): 十八世紀的英國詩人。——譯者

就可預知这天早上不妙……”在我头一天入学的时候，还是从他那里知道“咖啡”的意思。这是上斯瓦希利語文課，他点完了名，告訴我們今天早晨我們要讀的是哪一本书和哪一章。我从书包里把书拿出来，随手翻着看。

“站起来，新学生！”他大声說。

“站起来，新学生！”他又說了一遍，声音更大了。

“你到底站起来不站起来，新学生!!!”为了一定讓我們听个明白，同时也为了表示他的憤怒，他一个字一个字地高喊着。

我哪里知道我是班上唯一的新学生，再說我看書上的插图正看得出神。

“坐在他旁边的，給他喝咖啡！”他吩咐說。

我旁边那个孩子就狠狠地照我脸上打了一拳。我馬上离开了书桌，在他耳边咕囔道，“好吧，你瞧着吧！”我捲起袖子，用我那只滿滿的书包直向他砸去，然后靜等着老师的反应。老师气势汹汹地向我走来，他气得混身索索发抖，用粉笔在我脸上划了一个大十字，說道：

“你看见鏡子里你那副模样了嗎？”

“看見啦，”我說。

“那是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

“沒关系，一会儿你就知道了。誰愿意告訴他Kahawa是什么意思？”

屋里一片靜寂，誰都在等着看往后还会有什么熱鬧。

“你！”他指着其后边的一个小学生說。

“Kahawa就是拳打的意思，老师。”

“喂！喂！別把它擦掉！”他制止我，不准我把脸上的十

字擦掉。

“把黑板上的字念一遍，”他說。

“我念书要念得象說話那么流利。”

“打开第二十頁，讓我們听听你怎么个說話法。”

我把书翻到二十頁；这个討厭的家伙站在我的身后，我开始念道：

“有……次——这……这里有……”

“別念啦！你就这样說話嗎？”他問。“难道你就这样說話嗎？”

“是的。”

“跟誰这样說話？”他問。

“跟誰都这样說。”

“我說，孩子，这不是你的祖母和你講話哪，是我。”

“是的，”我說。

“是，是什么？”

“是的，”我又說了一遍。

“是，是什么？”他大嚷起来，他那男高音的喊声震盪了全屋。

“你！”他一边說，一边指着头排的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原来回过头一直看着这场熱鬧。

“先——先生！”这个孩子重复着說；尽管他的皮肤黝黑，說起話来却带着苏格兰口音。

这时，老师便不再追問我，他轉向另一个孩子。

但是却硬要我在足足四十五分鐘的时间里脸上带着那十字。

作为一个老师來說，他还不错；但是他的处罰却照例要比別的老师重三四倍。我还記得有一次一个高級班的学生迟到了，也象平常一样受到了懲罰——把多少平方碼內的

矮树全砍掉，并且收拾干净。这个学生是个富有的舅长的儿子；他认为这种惩罚太过分，也不公平，他决定痛痛快快地和老师毆打一场，然后离开学校。他身高六呎四吋，老师才五呎六！他割了两小时草以后，就跑去敲老师家的門。

“是誰？”老师在里边問。

“是我——姆瓦里穆——老师。”

“你要干什么？”

“我要咖啡，我要挨打！”

“我的拳头可值钱哩。我不会白白地就打人。我不白白地打人。我打你一次，你得付出一次代价。因此請你回家吧！”

“我照付，”青年这样說。

“不会，你付不了，可怜的孩子。睡觉去吧，明天早晨再来見我。”

“不。我要让你打。我就睡在这里。我把枕头带来了，我不喝到咖啡，就不回家。”

老师始終沒有开門，那个小伙子不得不回去睡觉，第二天早晨，把罰他做的事做完了。他有一位朋友受到了同样的处罚，他的主意却比他高明了。他不去割草，也不去找老师打架，只是放了一把火。当火势蔓延他扑灭不了的时候，他就敲起校钟。这时快到吃饭的时候，大家赶到飯厅，只見他指手划脚叫他們到火場上去。在当地地方官和村民的协助下，火被扑灭了，但那时五十多墩灌丛和草地已被付之一炬；学校的产业也遭受了相当的損失。

在第二学期里，我比較轻松；那时我已經交了許多朋友。第一次升級試驗，我及格了，这时我就兴奋地盼望着回家去看看。

第十三章

于是我独个儿动身，徒步走到巴哈蒂去；我的家就住在那里。经过三天疲劳的旅行之后，第四天早晨十点钟我到达了大峡谷的边境。我坐在一株孤零零的杉树树荫下，展望景色，美丽无双，那里空气清新，周围上下的一切迎风招展，光辉灿烂，宛如海市蜃楼。天空中一朵朵的浮云迅速向西方飘动，一过迈奈盖山，云朵便慢了下来，接着又往上升，升到茅山的山脊顶上。在这山脊上浮云重重迭迭，好似无边无际；慈母般的大地也好象在拥抱着青天。北面山巒起伏，那几阵貿易风把源源不絕的小云朵从山后吹送过来；也正是这些貿易风曾把阿拉伯人送到了非洲海岸上来，帮助所罗門大帝拿走了非洲的黄金，去修筑他的宮殿，增添他的豪华。在下面，在谿谷底上有一片片的土地，有碧綠的，有棕褐的，蜿蜒起伏，每隔六、七哩就有一丛丛葱郁、高大的桉树，標誌着那里有一些孤独的移民的冢宅。附近的树木种类繁多。这一带的羣山，从山腰以上长滿着一层茂密的竹林，間或也有几棵洋杉，象点心上的胡桃仁一般突了出来。再往下去，那簇簇的綠叶正是青翠的树林，再过去只見矮矮的灌丛和浅浅的草地，这些草地随着季节的不同，有时碧油油一片，有时象初熟的麦田。在这些小小的谿谷里，在山巒漸漸平坦下来的土地上，高大的树木愈来愈少了。上边只长着一簇簇匍匐植物，糾纏盘繞，其中蔓延最广的是几种野

莓。这里有生长在康沃尔^① 岩山地带的那种羊齿植物，不过比那里的要大得多，要茂密好几倍。有一次我和一位朋友从埃克塞特^② 赶車到圣艾維^③ 去，路經康沃尔境内一个靠近河边的地方，我們在谿谷底上停了下来。我觉得这里很象故乡——有我所熟知的家乡一样的野莓，一样的羊齿植物，一样的险阻陡斜的谿谷，尤其是有一样的蔚藍天空和气温。这里簡直象怯尼亚的地方一样。可是并非如此。那块上面写着“可口可乐冷飲”的大广告牌，真是大杀风景！

下午两点鐘光景，我看見了几所棚房，很象吉庫犹人的建筑。在我沒有冒昧地进去之前，我又想看看村子里住的是什么样的人。希望这里的居民不管是誰，都会以我們传统上那种慇懃和藹的态度来对待陌生人，給我这誠实的旅客一个舒服的地方过夜。正在我观望的时候，有一个老太婆和一个姑娘抬着水，走过来跟我說話。她們听了我一番話之后，就拿东西給我吃。庄园上有个赶車的要到納庫魯去，那个老太太叫他带着我，在离我父亲工作場所約半哩路的地方让我下車。这是一次慢吞吞的旅行，但是我让别人带了八哩来路。我那时年紀不大，觉得不論什么交通方式，总比用小小两条腿走路好。

我到了那里，不觉大失所望。我所盼望的是想找到那所老屋，但是我在那里所发现的却是一輛麦克高米克·迪瑞牌拖拉机瘋也似的吼着；而原来我母亲那个讲究的菜园現在竟成了一个苗圃。有两个衣衫襤褸的劳工正在澆着幼苗；谿谷底里有两条老牛拉着一車沉重的建筑木材，另有一

① 康沃尔(Cornwall): 英格兰的一个郡。——譯者

② 埃克塞特(Exeter): 英格兰的一个城市。——譯者

③ 圣艾維(St. Ives): 英格兰的一个城市。——譯者

个劳工在旁向牠們大声呼喊。我没有对誰说什么話。我的家搬走了，我感到說不出的惆悵。我向着这座庄园的尽西端走去，在那边，我認識一些人，看得見几間棚房还坐落在那里。到了那里，我找到了老朋友們，但是他們告訴我說：我的父亲被一个庄园主雇去了，順着我来时的那条路走去，离这里有四哩地，我只好走了回去。刚好在日落以前，我到了那里。我的父亲外出干活去了，我的弟妹們都到大門口来迎接我。我的母亲簡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我朝她走去的时候，她只是站在那里望着我，而当我走到离她更近的时候，我就朝着她跑去。她弯着腰，两手捧着我的脸，一屁股坐到地上，我就坐到她的身旁，拉着她的右手，头枕在她的腿上。

“你怎么来的？”她問。“誰給你指的路？是你一个人嗎？”……我还没有来得及回答她的問題，她的眼睛里已經湧出了眼淚，臉上浮着笑容。

“进来，吃点东西吧。你們这些男孩子，別向他問长問短了。到河边去，給他打点水来洗澡！还有你們姑娘們，在棚房給他騰出一个床来。”

我从母亲那里知道一年前我离开家的时候，本来有一块种除虫菊的土地，有一个移民竟获得許可，把它租去了。因为我們是非洲人，不論我們多么需要土地，也不管我們有錢购买或者租借这块土地，我們的肤色就取消了我們的資格。我的父亲和一些別的人拒絕隨着这块土地过去工作，而到別处去找活干。其中有六个人在相距不远的庄园里找到了工作。可是他們很快地就发现：他們的新东家硬要每个妇女在早晨七点鐘就跟着男人下地干活，而且六岁以上的男女儿童也得去摘除虫菊。这些移民有一套切实有效的办法，

迫使家屬們几乎白白地干活。如果某人的妻子在早晨点名时沒有到，就要扣她丈夫七天的工錢，如果孩子沒有到，就要扣三天的工錢。婦女們要收割、播种、刈草。这就是說，正当她們极需要照料自己的庄稼，貼补她丈夫的工錢的不足的时候，却不論她們有沒有小孩子，一律都被強迫着出去，背着孩子，跟男人一起在田里工作。英国的妇女們讀到这里也許要說：“我們也必須和丈夫一起进工厂，做些工作，好維持生活。”但是这里的情况大不相同。第一，你不是被迫去的；第二，你自己或者你的孩子不能去工作，你的丈夫并不受处罰；第三，你的孩子們并不是一会走路就要被強迫着去工作；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你有工錢。你能够和你的僱主协商，必要时，工会可以帮助你領到一分工資，多多少少还同产品相适应。数字很清楚地說明了这个問題。从湯普逊瀑布、基南戈普，到茅和苏布基亚一带，1939年妇女每月的工資是六个先令，这是按每个月即三十一个工作日算的。孩子摘一磅除虫菊給一分錢，合0.01个先令，还不到半个銅板。在以上两种情况下，都不供給口粮，因为，原来就要他們在特許耕种的那小块土地上种粮食给自己吃。这些数字是根据上述地区里某些庄园的实际工資算出的；来至于其它庄园上类似的工作，工錢完全一样。

让妻子和儿女同他們一道在庄园上干活，我的父亲和他的三个朋友都不能容忍下去，过了几个月之后，就迁到别处去找工作。他在一个不种除虫菊的庄园上找到了一个工作，这样就可以不会在不久以后又搬家，而我就是在这里找到了他們。

新东家是个老头子。所有熟人都知道他是这一带最早的移民之一。我听说他在年青的时候是个非常可怕的家

伙，曾經狠命地打過幾個人，有的在他們一回到保留地就一命嗚呼了。有一次，他毒打一個婁族青年，這個青年眼見他東家沒有帶着槍支，便一棍子把他打得不省人事，他那種不分青紅皂白地毒打非洲人的氣焰总算被壓了下去。這個青年後來到逃尼揚薩省內，從此銷聲匿跡，頗使愛慕他的人感到失望。

不過在左近一帶的移民當中，有一位太太在怯尼亞這個地區是與眾不同的。她常和非洲勞工的妻子們在田里呆上幾個鐘頭，似乎樂于跟她們為伍。在這裡，語言倒不是什麼障礙。非洲的婦女們說：“她對我們說英語，我們不懂；我們用吉庫猶語回答她；她也不懂；但是我們却總能夠互相了解。”可能確實如此。有一件事非常清楚：大家回家的時候，比她們去的時候更加愉快了。她也是她們的家庭“醫師”。她儘管沒有學過醫，但是信心十足，給她們開藥方，介紹她們用成藥；她們也不願意丟開她而去另找醫學教授。

過了許多年，有人告訴我說，有一次有個非洲女人想要知道這個太太為什麼沒有生過孩子，因為她用吉庫猶語問她，問不明白，她就指着遠遠站在田里的那個移民，就是那個白種女人的丈夫，她指手划腳地表示：為什麼他不這樣干……使你的肚子大起來……生個孩子？這個可憐的白種女人看了後大吃一驚。但是在她心情平定之後，就請那個非洲女人到她家去喝茶，這樣，那個非洲女人就成了第一個被請到白人家里去喝茶的非洲婦女了。

我們的婦女們都愛她，我毫不懷疑她樂于住在我們的國度里。但是我想她從來也不很了解她們的心意。因為當這個莊園賣掉之後，非洲婦女都來向她道別，並且說：“走路要走路中央；我們對你沒有什麼惡感，別忘了我們。”她聽

了却大为不快。这些原是我们跟亲爱的人告别时说的话“我们对你没什么恶感”，这句话的意思是要临别的人知道，如果我们今生不能重逢，那么我们在死亡以前将为他们祝福，而不会对他们咒诅，因为临终的咒诅，在我们来说是最为忌讳的。在那段临别赠言中，上一部分是祝福一个人诸事大吉的客套，下一段表示在怀念老朋友的时候所感到的温暖和舒畅。

我的母亲和别人告别的时候，也总是说这么一句话，可是我有一个弟弟喜欢添上一句：“汽车来了，可赶快跑开，”这时他总要挨句骂的。

第十四章

象峡谷省所有的人家一样，我們要使生活湊合过去可真不容易，况且我又要上学，我父母的担子就比一般的劳工更加沉重。我們有一畝半地种着玉米，还种着几种不同的菜蔬。跟大多数人家不同的是我們还有几只綿羊和山羊。但是后来出了一桩令人痛心的事：对非洲人強制推行了“馱子管理条例”。这就是說，非洲人不得养馱子。

“馱子管理条例”的險詐的手法在于加強原有的法律，从而禁止佃戶将农产品从一个庄园运往另一个庄园上去；禁止在市場上售卖。絕對禁止。他們只好卖給自己的东家。东家并不是按照市場价格收购，而是任意作价收买的——这就是說非常便宜，究竟多少，那就要看东家的良心了。对佃戶来說，这是他們最深痛惡絕的事情之一。但是烏云虽黑，却也有其一綫光明，这事也正是如此。它使每个佃戶都思索起来。一个非洲人把玉米卖給东家，还要帮他把这些玉米和僱主自己种的玉米一起装在卡車上。东家只消花上几个銅板的運費，把玉米运往怯尼亚庄园主协会，就能以比他收购时高两倍以上价格拋售出去！非洲人知道，如果把皇家警察所推行的限制运输条例取消了，他也就能以同样的价格出售他的农产品。非洲人也知道，他的白种东家在每畝玉蜀黍地上都从中央政府那里得到津貼，但是非洲人却受不到这种补助，原因不是别的，就是因为他是黑人的儿

子。只要想一想这些事实就会使我们恍然大悟。我们的工资不足以维持生活，因此才准许我们种些土地，使生活凑合过去。而法律把我们的收成夺了过去，送给了有钱的人。那些有钱的人还由政府予以津贴，予以警察的保护。在政府的撑腰之下进行这种无耻的剥削和享受特权，按照当地的说法，却是“开发自然资源”。赤裸裸的暴政就是用下面这样一块遮羞布来掩盖的：“创造和发展以英国生活方式为基础的基督教民主。”我既然在英国居住过多年，了解英国人民——劳动人民，我只能说，它仅仅是地主所享有的“怯尼亚保守党式的民主”。

当一个人辞工不干，或是被解雇，如果他家存有玉米，他可以带走两袋。如果他所有的不止于此，他就必须把剩余的卖给东家；而正象我已经说过的，价格由东家来定，非洲人只好同意，要不然只好留下。

我家人口很多，所以余粮问题是不大会发生的。而真的发生的时候，我们就“非法地”把农产品卖给当地的卡车司机，他们最后把这些玉米带到城里去，按照和市场上差不多的价格卖给印度人。但是大多数的佃户都不能这样做，因为卡车并非每个庄园都有；所以不论移民们出什么样的价钱，也不得不卖给他们。

我父亲领的工资算是最高的，每月十先令，换句话说，每星期不到两个先令六个便士。母亲能够在市场上花三个先令买上一件便宜的日本货衬衫，或者花两个半先令买上一件日本制造的内衣。购货袋里装上一磅糖，得花三个便士；装上一磅茶叶，得花一个先令六便士；装上十磅马铃薯，得花三便士。政府要向每个人征收人头税十四个先令，邮局送一封当地信件要收一角五分——约合两个便士。把这

些錢和我父親的工資列在一起，你就得出1939年一個工資最優厚的勞工每週的家庭預算了。

我們必須想個辦法去掙出我的學費來，因為我父親的工資連給我母親買衣服都不夠，更不用說別的了。有許多次我母親給我們證明這麼一點，就是遇到危急的時候，她比我們無論哪個都能想出更積極的辦法來。我們有時談論危害佃戶的整個一套立法制度的罪惡；有時坐在一起為法律剝奪我們的權利以及我們所辦不到的事情咒罵；在那個時候，她就決定：要想掙出我的學費，我們就必須到離家十五哩遠的莊園上去摘咖啡豆。雖然她預計在收割之後，會略有一些餘糧，但她不願把糧食賣給東家作為我的學費。因為我們賣給白種人的價錢，比白種人轉賣糧食的售價一半還要少，因而使她感到莫大的凌辱。

於是我們離開老家，到距咖啡種植園六哩遠的親友家中去住。我們每天到莊園去，再从莊園回來，都要走六哩路。早晨四點半我們就醒了，把頭一天晚上的剩餘殘飯當做早飯，在拂曉之前便出發了，這樣好在七、八點鐘之前趕到。我們一直到種植園上去，在那里看見有許多從同一莊園和鄰近莊園上來的人，已經上工了。我們摘咖啡豆，一直摘到下午三點鐘，然後拿着這批收穫物到工廠去過磅領錢。滿滿的一“德貝”——頂上開口的四加侖的煤油桶——付給兩角錢。我和母親兩人平均每人每天賺一先令，這比一般的工錢都高。

我上二年級的時候，母親的身體不大健壯，我們只好到離家五哩地的一個新市場上偷偷地出售各樣的農產品，以籌措學費。這些農產品雖說是我們的，但是帶到市場上去，我們却不得不多加小心，因為我們把任何農產品從一個庄

园或一个地区运到别处去，就是违法行为。所以，当1943年歉收的时候，我們根本就不可能从亲戚那里得到粮食，他們住在另一地区，那里雨量充沛，收成很好。他們倒愿意接济我們粮食，可是不行，他們只能把粮食卖给东家，因为只有这些东家才能把农产品运出去，自由贩卖。移民們就用这种方式在非洲人身上做了一笔好生意。

1947年时，我母亲特地来看我，象天下的慈母探望远方的儿子一样，她还带着三十五磅大豆和小米面，作为送给我的礼物。路上她被警察抓了起来，拘留了两个星期，連个朋友都不准她会見。最后她被释放的时候，小米面連同两个金镑都被充了公；两个金镑合我父亲两个月的工錢，她所有的錢尽在于此。

因此，我們就象所有的佃戶一样，不論有什么东西，只好一点儿、一点儿地拿出去卖，免得引起地主的疑心，因为我們到市場上去必須經過他們的庄园。沒收財物、拘禁在警察局內以及“訊問”，都是按法尼亚的方式进行的。幸而妇女和少年們不要通行証；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恐怕我也就早就交不起学費，而中途辍学了。

最有利可图的粮食要算是玉蜀黍了，但是对我們來說，这是“热”門：这是白种人的垄断品，因此我們不得不倚靠比較有利而危险性最小的东西，那就是各种蔬菜，从蔓納戈（这是一种野生植物，生长在海拔較高的地方，人們只消把它采集起来，打成捆，就可以了）到洋白菜、菜花、胡蘿卜和青豆，这一切都在自由贩卖之列。我們一清早便从家里出来，在公开市場上出售同类貨物的地方占一个位置，把我們要卖的东西全都摆出来。卖山羊、家禽、刀子、旧衣、肥皂、香蕉、甘蔗的人們，各自聚在一处，排成了行列，这样想买东

西的顧客，一眼就看得見市上那一天賣些甚么東西，數量有多少。因此他立刻就知道怎樣去買東西。賣貨的人看到了市上貨物的數量和顧客的人數，就可以適當地定出價格來。

在“茅茅”戰爭以前在加拉提納、艾爾伯貢、基安布或哈爾堡等地見過吉庫尤的集市的人們，都知道這種市場是我們社會中最有秩序、最令人高興的場所。在保留地的市場上見不到警察，可是盜竊和毆打的事却是罕有的。人們把生香蕉和別的體積龐大的貨物堆放在市集上，留待第二天再賣，並不用人看守，可是誰也不想把別人的東西隨便拿走。保留地大道的兩側堆積著到城市去銷售的農產品，等待汽車主和其他運輸代辦人來收買。每當一個汽車主看到了一堆香蕉、菠蘿、木炭、木料或者其他貨物的時候，他便喊著，直到貨主出來為止。

在保留地上，每週有兩個集日，禮拜日是沒有市集的。集日與附近的市集錯開。在移民地區，禮拜日却是各市場的集日，不過在少數偏僻地區在平日也有小型的半天市集。在禮拜日舉辦市集最初曾引起非洲基督徒的憤怒，但是他們毫無辦法，只好低聲下氣地屈服了，不過他們也注意到了這一個事實，就是白種人也不尊重黑種人的安息日。

第十五章

我在白人和警察手里遭受过许多次难以忘怀的凌辱，有一次便发生在我們当地的市集上。这时移民正四处抓非洲的男女老幼去摘咖啡豆，因此警察也忙着四出与非洲人作难，不让他们在城里做买卖。

这是个风和日丽的礼拜天早晨，正值集日。这一天，不去做礼拜的人们都到市集上去逛逛，一则见见朋友，一则听听“灌丛电报”从天南地北传来什么消息。我决定同一个与人合伙开小杂货舖的朋友到集上去逛逛，那一天我們到得特別早。足足过了一个钟头以后，大批人羣才从四面八方絡繹不絕地来到市場，其中有妇女儿童；有出来逛逛的青年男女；有秃頂的老年人，肩膀上扛着小板凳，脖子上掛着鼻烟壶，系在手工精美的項鏈上。轉眼之間，市集上就挤滿了搜罗便宜貨的买主和做买卖的人。

当我在大路旁馬鈴薯攤附近站着的时候，一輛警車开了过来。車里跳出来两个年青的欧籍警官和几个非洲籍警察，立刻把那些离警車最近的八个人包围起来。我就是其中之一。我們既不明白逮捕的理由，也沒得詢問的机会，就被推上了警車，送往警察局去答复“訊問”。有两个人拚命掙扎，要想知道被捕的原因；有一个还真的打了警察一拳，但是終于被这个警察和两个白种警官压服了。人羣很快就围攏起来，說些很不客气的話，表示他們的憤憤不平，但是

警察終於把車開走了，我們在警車後部擠得滿滿的，兩邊還坐着警察。

這是一輛軍用卡車，鐵架子上繃着帆布篷子。篷頂低得直不起腰來。當這輛警車開足馬力在拐角轉彎時，我們便被甩到一邊去，倒在那些坐在兩旁板櫓上的警察身上。誰要倒在這些維持“法律和秩序”的人身上，誰就倒了霉！我們一碰着他們，他們就用警棍狠狠地戳我們，並且還要用极其下流的話破口大罵，然後就命令我們“站直了”。我四下里張望一下，看看同車的是些甚麼人，但是一張張都是陌生的面孔。

到警察局以後，我們被鎖在審訊室旁邊一間小牢房里。隔壁房間坐着一個威風凜凜的白種警官，年十九歲或二十歲，他的非籍副官們在門口立正站着，听候命令。在這間牢房里，我才知道了下文如何。那些成年人期望挨頓毒打，再付一些罰款，便能脫逃；至少有一個吉庫猶人和他的朋友打算事後要拿某個警察來報仇。他們說，這個警察很了解他們，知道他們都有正式的工作，但就是不向他的上司說情，唯恐觸怒了上司，被當作“靠不住的非洲警察”看待。他們都很同情我，他們再三說，象我這樣的一個少年只因在官道上走路就被逮捕起來，實在是太荒謬、太不公道的了。他們告訴我說：要坚持說自己是個“孩子”，作為一個兒童，就不受任何通行証法的約束，除非有非法行為或偷竊行為，就不受逮捕，在吉庫猶人當中，未行割體禮就是確凿的證據，足以說明一個少年尚未達到攜帶通行証或繳納人頭稅的法定年齡。

正當他們這樣告訴我的時候，房門開了，有一個人被傳了出去。我們在牢房里都把耳朵貼在門上或牆壁上听着，

看看給他定什么样的罪名，好打算怎样为自己进行最有利的辯护。

“你叫甚么？”那白人說。

“卡毛，”非洲人答道。

“你的通行証呢？”

“我在禮拜天不帶通行証。”

“你以为我是傻瓜嗎？班长，叫他吃頓鞭子！”

那条犀牛皮的鞭子便在那个可怜人的身上砰砰地抽了起来。

“喂，”那个白人警官接着說，“告訴我誰闖进过 R 先生家。我們知道你知道是誰干的，只要你說出来，便释放你，我們的汽車夫会把你送回市場上去。”

“我不知道你說的是誰，我……”

“住咀！”那个白人喊道。

“Nyamaza！”那个警察用斯瓦西利話重复了命令，声音还要高好几倍。

“这件事我甚么也不知道，我这是头一次听說附近有一所房子失盜。”

“胡說！”那个警官叫喊道。

“Muongo!!”那个警察咆哮着。

“沒錯，你一定知道，”警官接着說。“我要教訓教訓你，託你知道該怎样回答欧洲人的話。”

我們听見了砰砰的鞭子声。接着是一陣痛楚的呻吟。

“站起来！”

“跟主子說話的时候要站起来！”这个非洲警察附和着說。

沉默了一会儿，随后我們就听見笨重的皮靴在屋里踱

来踱去的声音。一阵沉默，被沉重的呼吸声打破了，接着传来了那个非洲人的声音：

“我干了甚么事呢？杀了我吧！只有上帝知道是怎么回事。”

接着是喘气声，又是钉着铁钉的皮靴声。

“把它扔出去，告诉他，我再也不要看见他，也不要再在吉纳库鲁的路上遇到他。”

鞭子又劈里拍拉地抽了三下，门开了，那个可怜的人便被推了出去。

我一定是在屏住气，因为这时我才深深地喘了一口气。我所有的同伴也是如此。我们回过头来，面面相觑，但是我们还没来得及说话，牢房的门又打开了，有两个人被警察传了出去。

“你们这两个，出来！”

在这两个年青人当中有一个穿着卡叽衬衫和长裤，此外没穿别的衣服。另一个人披着一条美国造的被单，他把被单从右肩上兜过去系在左面腋下，外面还罩上一件旧货店买来的薄大衣。跟他的同伴不一样，他脚上还穿着一双凉鞋。

房门是半开的，我可以看得见外面的情景。

“把他的手反过去扣上！”那个白种青年人叫着，他的枪就放在旁边他可以顺手拿到的地方。

“把手反过来！”这个警察命令道。

“喂，我要你告诉我谁闯进那座房子里去过？如果你想被阉割，你就说不知道吧。嘿，你！谁闯进那位先生家里去过？”

“我不知道。”

“你呢？”

“我不知道，我昨天才到这里来看望我的哥哥，这一带的人我誰也不認識。”

“通行証，你的通行証！”

“你的通行証过期了！”

“沒有，它今日才滿期，當你們逮捕我的時候，我正要回到保留地去。”

“哼，你正是我們所要找的人。誰闖進那座房子去過呀？”

“我不知道。”

“听着！我不願意跟這些猴崽子們費口舌；給他點厲害看看，告訴他，如果他不趕快說出來是誰干的，我們就要閹割他。”

“說！說！！說！！！”那個維護“法律和秩序”的人尖聲叫着說。“你這人別不識好歹！”

砰！砰！那條犀牛皮鞭子又響了起來。

“你瞧，你在自討苦吃。你要是不招出來，還要吃苦頭。聽見沒有？”

依舊沒有回答。

“我們要教你說話。把他的褲子扒下來！”

“你們要干甚麼！”

“教你怎麼回答訊問。”

“抓住他的睾丸。”

“笨蛋，不是這樣抓。”

那個非洲人呻吟着，叫喊道，“哎呀，救救我吧。”

接着一陣拳打腳踢，使他喘不過氣來。這個白人警官對他的幫手處理犯人的手法看得不耐煩了，就親自下手，用

一付钳子夹住他的一对睾丸，还使劲一夹，好使他招认，或供出名字。

这个非洲人在无限的痛苦中啐了他一口，但是他的同胞即那个警察便立刻向他扑来，头几拳就打得他几乎不省人事，因为这个人双手反扣在后面，无法招架。那个警察这样替他的上司报了仇以后，就把他推到地上。这个犯人躺在地上，不断地向那个警察说：“你倒底是黑人还是白人？”最后还说，“上帝总有一天要替黑人报仇的。”

“把他关到禁闭室里去，”那个警官喊道。

我们知道又该轮到另外一两个人了——是谁呢，我心里想着。到了这个时候，我已经稍微镇定下来。那个受到百般折磨的人的喊叫声曾经使我胆战心惊，但是现在其他的人都在教我怎么说，怎么来进行答辩。有几个向我微笑，并且彼此相顾而笑。对我的情况，他们一致认为：“你就说你还是个孩子，你就说你还没有割过包皮、年纪太小，还不用带通行证。”这对我来说是显而易见的道理，但是对白人来说……

警察又一次来到我们的牢房。当他叫人的时候，我正背着房门。

“嘿，你！”

我没有回过头来看他叫的是谁。他怒冲冲地又喊了一声，这次不嚷“你”了，他指着衬衫来喊我。

“你，穿黑衬衫的人！”

这准是我没错。我回过身来，脱下裤子，光着下身走进了审讯室。那个白种警官和他那些同事还没有来得及开口，我就让他们看第一个证据，证明我还没有举行成年礼。这是一件确凿的证据！我还是个孩子，既是个孩子，就不用

受通行証法的約束。我只說了一句話“Mtoto——孩子”。

那幾個警察面面相覷，然後又看了看那個警官，使我喜出望外的是，他們叫我滾蛋，還警告我說，別再被他們發現你在城里閑逛。

我回到牢房里，另外幾個人還象先前一樣坐在那里等着傳訊。我穿上褲子，走了出來，正當快要走出大門的時候，那個班長一把抓住我的脖子，叫我停下來，那個警官也講話了：

“要是你再在這兒脫脏褲子，你就等着……，”一面指着他的一个恶狠狠的班長手里所拿的那條犀牛皮鞭子。

“抽他一頓，”他命令道。

那個警察拿着鞭子狠狠的抽了我一下，就把我推出大門外。我倒在另一個警察的脚下。他不願讓他的朋友占上風，就一把抓住我的黑襯衫后襟，把我拉起來，然後朝着我的臉就是狠狠的一拳，這才放我出去。

這一鞭子可不輕，从我背脊當中一直抽到我右膝蓋上，鞭子尖抽的我皮肉綻開。我還是很高興，是的，我還是很高興！在我听了前面幾個人的審訊以後，我沒想到我能這樣輕易逃脫。一轉眼我已經離開了警察局的院子，連忙逃命。然後我看了看我的膝蓋，又用右手摸了一摸背上腫了起來的鞭痕。我還用舌头在咀里來回舐了一舐，數數那個警察打掉了我几顆牙齒。我啐了两三口帶血的唾沫，又接着數了起來。我的牙齒還都安然无恙！但是可真痛啊！！

在這個罪大惡極的案件中，最可惡的一點是，警察明明知道他們是在折磨無辜的老百姓，但是“法律和秩序”就是這樣強加在我們怯尼亞人民的頭上。

我已經离家很遠，不指望晚上能回到家。而我心里惦

記的主要是离开这个警察局愈远愈好。我沿着大路向市集上走去。走了三哩路光景，我听见路旁有人在吹哨叫我，我胆战心惊地四处张望，发现第一个被“訊問”的那小伙子。我是多么愿意跟他坐一会儿啊！

他并不說我的家乡話，而是用地道的斯瓦西利語跟我打听另外几个人的情况。我告訴他說，他們竟用一付鉗子来夹一个人的睾丸，这时我的眼睛不住盯着他的脚趾。他左脚の脚趾都肿了起来，鮮血淋漓，不过泥土已經多少把血止住了。

“你摔了一跤嗎？”我問道。

“沒有，”他說。“那个警察用他那帶着釘子的皮鞭踹了我一脚。我認得他們當中的一个警察，”他补充道。“他有几个亲戚住在这一帶，我希望那个混蛋现在就走过来。我要让他尝尝这块……”一面指着一块圓滾滾的石头，“尝尝这个鑿花器，”一面指着他掛在胳膊下的匕首。“我从来没有看見过也沒有听见过什么犯人，硬要我說出来，真叫我煩死了，那些警察也真叫我討厭死了。”

过了一会，我們开始向市集走去，不久，我們碰到了他的朋友，他們正要去警察局保他出来或者打听是怎样判決的。他們帶着酸牛奶，装在一个小葫芦瓢里，还帶着食物。我們坐在大路旁一处灌木丛后面，吃了一个飽，随后，他便指点我到某地方去，在某些人家里过夜，他說，他們会很好照顧我的。这样我們就分手了。

这是一个禮拜天，人們一羣一羣从市集走过来，其中有許多妇女和兒童。在大路上，我唯一害怕的就是警車，这些維護“法律和秩序”的人們早已清清楚楚表現出他們并不是尊重无辜的老百姓的人。在日落以前，我看見一輛卡車駛

了过来，我虽然在山谷的对面，从車后面装的人数看来，也知道这輛車要不是非洲人的，便是由非洲人駕駛的。我揮手要車子停下来，我还没来得及說我要到哪里去，那个司机便喊道，“小伙子到市場去两毛五，上来！快点！！”

我袋里并没有两毛五，事实上我连一个子儿也没有。但是我跳了上去。我向司机的伙伴交代了我流落那里的原因，也說明我没有带錢，不过也許可以从市集上的一个朋友那里借点錢。他問了我的住址以后，痛罵了那些警察和白人一顿，并表示很愿意免費把我帶到市集上去。我在某商人那里过了一夜，第二天早晨才回到家里，原来誰也不知道我曾經落到警察的手里；他們还以为我是住在朋友那里，而我的朋友又以为我没有跟他告別便回家去了。

第十六章

在非洲撒哈拉以南許多地方流传着这样一句話：“白人拿着聖經來，看見我們有土地。他們把聖經給了我們，拿走了土地。現在是我們有聖經，他們有土地。”还有一个关于大人和小孩的故事，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有一个大人看見一个小孩的衬衣前后穿反了，沒有扣鈕扣，后襟垂在前身。他便說道，“老弟，我看你連衬衣也不会穿，我来教教你吧。”他就把衬衣拿了過來，端端正正把它穿在自己的身上，接着教导孩子說，“衬衣是要这样穿的。”說罢揚長而去，让那个可怜的孩子光着身子留在那里。非洲的基督徒中間存在着錯綜复杂的种族問題，这两个小故事倒足以說明今天对待种族問題的态度。在非洲，不仅仅是政府当局，連教会方面对种族的态度，也是怨声載道的。

大家不要忘了，非洲人同白人的最初几次接触，搞得很不愉快。接触是从奴隶制度开始的，在非洲的全部历史中，在白人或黑人里面，这个制度的影响依然从多方面表现出来。对于非洲人來說，明显得很，象贩卖奴隶那样虐待一个民族的暴行，簡直是空前的，也許还是絕后的。白种人搜括財富，对非洲人犯下了滔天罪行，这不过是其中之一。

在怯尼亚殖民的初期，大规模逮捕非洲的男女和儿童，叫他們白白地为白种殖民者作工，政府方面竟把这当作开发工作的主要手段，还准許利用警察来达到这个目的。

在地里干活的姑娘們遭到凌辱猥褻，也是司空見慣的，男人如果反对，就会遭到說不尽的虐待。沒收全村动产的集体懲罰制度，無論在过去和現在，都是屢見不鮮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这种暴行在吉庫犹族里面导致了众所周知的哈利·图库起义。这是非洲人民組織起来反抗政府的先声。

非人道的待遇不仅仅限于英国屬地和南非。在非洲其他地方，暴行更是駭人听闻。比利时人同样是胡作非为的，或者更恶毒些。比屬刚果有一个教士曾在1895年6月給当地政府事务官打了一个报告，証实某次懲罰性的局部討伐获得了胜利，从这里引証的一段，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他們所采用的一种方法，就是派一支征討队到一个沒有按照摊派的数额繳納橡膠的村庄去，把当地居民統統赶在一起，加以杀害，还从每具尸体上砍下一只手，送到事务官那里去，証明干了一件好事。这个教士陈述道：

“我想向您报告一件有关卡基地方的哨兵的事情。您記得不久以前，他們曾經从伊寇寇人那里拿走了十一条舢板，还枪杀了一些伊寇寇人。他們又給您带去了几只剝下来的手作証明。其中有三只是小孩的手。我們从他們的一个船夫那里听說，有一个小孩子在剝手的时候还没有死去，不过，我們并没有相信他的話。三天以后，听說那孩子在树丛里还活着。于是我就派了我手下的四个人去察看，他們带回来一个剝去了右手的小姑娘，这时，她伤势沉重，已經奄奄一息了。……”

这个故事倒不是叙述很久以前当人們的思想和行动都和現在迥然不同的那些日子的情况，而是描写人們記憶犹

新的事情。这种事情在今天还一再发生。在对付“茅茅”运动中，保安队就把他们所杀害的人的手砍下来，带回基地作证明。非洲人一向遭受着数不胜数的迫害和凌辱，结果还是经常挨饿。英国人讨伐非洲人，然后又提着一篮子砍下的手，胜利地回到基地。这种行为，对于任何尊重人类本身，而不考虑他们的皮肤是什么颜色的人来说，都是令人深恶痛绝的。

在军官的饭厅里，雇用着许多非洲厨师和侍者，他们亲眼看到墙上挂着的登记每个营屠杀成绩的图表。他们对这样的杀人竞赛究竟是怎样想的呢？他们对那些每当部下杀死一个非洲人便赏以重金的军官又有什么想法呢？

传教士就是为了这些遭受到这种难以形容的残酷迫害的人而来的，他们为现在和未来的世界，带来了真正的宗教。传教士在维护生命和拯救灵魂方面作出了优良成绩，这给我们带来了慰藉，并且使我们再度相信，在白种人里毕竟还存在着一些善良的人。第一批传教士——象李温士敦、麦凯等等——和非洲的男女生活工作在一起，把他们当作基督教友，象每一个值得尊重和热爱的人一样，没有考虑他们的肤色。正是由于这些人的榜样，基督教的基本教义——主张人类友爱、尊奉上帝为人类的天父、主耶稣是救世主——便被非洲人接受下来，代替了古老的非洲礼拜仪式；非洲的礼拜仪式在许多细节上与旧约以色列人的仪式是相同的。他们不但接受了基督教，而且还虔诚地信仰基督教，这在早期的非洲基督教殉道者的身上，在当前的迫害中遭到我们自己的教派分子以及白种恐怖主义者的毒手的人身上，都可以找到证明。

有一次，我在纳库鲁和一位在某大旅馆当厨师总管的

朋友呆在一起。那年正值大選，白人在旅館里舉行會議，討論“歐洲籍選民聯盟”所發表的選舉宣言，“聯盟”是他們最大的政治組織。在主要演講人發言完了以後，接着便是一段休息時間，非洲侍者端上了點心和飲料。這時我把自已打扮得象個侍者，走了進去，我的朋友讓我坐在一個角落裏，這樣既可以聽他們談話，又不必擔心被人發現。不過，我還是預備了一盤子的空杯子，以備必要時端出端進，裝裝樣子。

勞工糾紛是議程里的一個重要項目，有一位少校曾就這個題目發表意見：

“三十年前，我就來到這裡，在搬到現在這個農莊來以前，我在利穆魯地方搞農場。到了晚上，我和妻子常常得把窗戶关上，避免村莊傳來的歌舞聲。在過去，他們是心滿意足的！雖然過去的工錢比現在要少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左右，但是他們還是巴不得有活干，當時只要看一看他們的笑容，就可以体会到他們多麼高興。萬一有人不肯干活，由區專員或警官狠狠地抽他一、二十皮鞭，他就再也不找麻煩了。可是今天的情況又是怎樣呢？教會和政府花了千千萬萬納稅人的錢——你我的錢，而不是非洲的錢——來讓黑人受“教育”。究竟是什麼樣的教育呢？他們變得不聽使喚了，自以為了不起，也不願意干活了。如果要花我們的錢，那麼就必須肯定把錢用來讓他們受點有關家務和耕種的教育……因為黑人只配干這個……我們必須反對政府那種把土人嬌慣壞了的做法……他們不願受教育，而我們却偏偏要他們受教育，使他們不高興，這是不符合基督教精神的。”

在雷鳴般的掌聲中，發言人坐了下去；但是，對我來說，

最重要的論点还是在随后的討論中提出来的。

一位身高五呎六吋左右的胖女人，早就在追逐主席的眼光，这时总算抓住了发言的机会。

“一个野蛮人，”她說，“是什么也不懂的。在我看来，只有傻瓜才指望他了解基督教教規，即使他受过洗，也无济于事。他所需要的只是領導，一种強有力的領導。”

另一位发言人又有这样一番道理：

“說歐洲人打乱了他們的生活，不是事实。我們給了他們数不清的好处，即使是最笨的卡弗尔布提人也无法加以否認……我們把我們的上帝和基督教給了他們，而叫他們放弃他們的神和异端邪說……难道这不是真正的好处嗎？”

我回到了下房，把我所听到的話告訴了我的朋友。

“事实上，上帝是人类共有的，”他說。“如果他們認為已經把‘上帝’給了我們，那么他們就必然沒有上帝了。要是他們心目中有上帝的話，就決不会對我們干出这么多坏事来。”他沉默了几分鐘，然后又說：“他們以為他們給我們带来了基督教；事实上，是上帝曾經派了他的几个人到这里来。这些移民并不是上帝派来的。倘若他們是上帝派来的，他們就会認識到，人类所共有的上帝才是真正的上帝。”

吉庫犹人基本上就是一个虔信宗教的民族，几乎在所有阶层中，宗教和禮拜仪式都有一定的地位。

我們崇拜祖先和崇拜神灵的制度強調人世上同胞間的良好关系以及人类和神灵間的良好关系，我們認為这很重要，这是在人們看不到的精神世界中取得永恆地位的唯一道路。这种今世与来世的概念使我們的祖先能够接受耶穌是人与上帝之間的中保的觀念。我們信仰全能的上帝，他

是万物和生灵的創造者。但是上帝毕竟是难以思議的，他的律令是不变的，是人所不易了解的。人人都想和上帝保持良好的关系，因而，造物主上帝，人人得而亲近的天父等基督教观念便在我們民族的生活具有了真正的意义。

早期的白人传教士不論在传布福音上，設立医院上，以及对日常生活問題的一般态度上，都作得很好，于是非洲人便以为后来的白人也能奉行那些传教士所奉行的基督教义。不錯，那些白殖民者对非洲人說自己是基督教徒，而且还常到他們所建造的教堂去礼拜，使非洲人信以为真。因而，非洲人不仅指望他們能在星期日的礼拜仪式中奉行基督教义，而且也指望在每个星期的七天中贯彻这种教义。但是他們的期望落空了。即便是我們中間最沒有教养的异教徒也会看出白人在星期日的行径与平日的活动有天壤之別。于是非洲人不得不絕望地离开了他們，按照自己的道路，以人类的友爱和上帝的父爱为基础，来創立自己的基督教。許多把基督教当作社会管理的手段，一心一意地倒向白种人的人也很快地改信了其他教派。

在非洲的反对教派中，很少有几个作出任何持久的成績，这是由于創教人缺乏基督教的修养，而且又碰到了許多无法避免的困难。

这些教派（他們称为“迪尼斯”）脱离原有的宗教（不論是新教还是天主教），其基本原因是想离开那些白种“基督徒”，他們嘴里講的是“爱邻舍如同自己”^①，但是所干的却是“爱你的錢如同自己”。他們所传布的是一个主张人类亲如兄弟的宗教，但是在实践中却宣称：“我才不管聖經里所

① 見新約路加福音第十章二十七节。——譯者

講的那種人類平等的陳辭濫調……非洲人基本上就低人一等……”^①

在讀書期間，我所接觸的第一個教派就是“先知”派。他們先是聚在家裏聚會，後來便改到室外。在吉安布區，他們自己蓋了一座教堂。不過，在我們那一帶，他們是在趕集的日子集會，地點就在市場，或在附近方便的處所。

這一派的信徒都是些悲觀失望的人，他們認為自己的生活永無改善之日。他們不去想切實可行的辦法來解決問題，而把希望寄托在耶穌的再度降臨，並且認為救世主耶穌不但會降臨人間，而且還會在今世的日常事務中隨時隨地引導他們。他們相信耶穌的再度降臨已為時不遠，在這以前，人人都要守望、祈禱。因此，許多“先知”派教徒都擱下了工作，對地方和中央政府的管理工作不聞不問。在他們看來，國家已經混亂到這種地步，只有救世主才能拯救它，而他們的責任便是傳播救世主的教義，等候他的降臨。他們不願意與教派以外的人打交道，有一些人竟拋棄了家庭而去過流浪的生活。他們頭上纏著頭巾，身上穿著白衣服（限於穿得起的人），留著鬍鬚和長髮。在流浪中，他們什麼也不帶，只帶一根頂端分為三個叉的木杖，這三個叉象徵他們信仰的三德，也就是他們所謂的律令：“上帝是創造萬物之主；人類是上帝創造之物；大地是萬物棲生之地。”

他們的人生觀是不理智的，始終不能吸引知識分子的注意，影響也不深遠。

他們不參加白人領導的教會工作，認為白人口口聲聲要人堅苦樸素，謙恭待人，自己卻腦滿腸肥，盛氣凌人。“先

^① 見怯尼亞議會議員 E. C. 格羅根著：“從好望角到開羅”。

知”派宣稱，只有他們才能莊嚴真誠地高舉基督教的旗幟，因為他們的行動是由聖靈指導的。他們都是些苦行節慾的人，過着早期基督徒的公社生活。他們的集會也很象唯靈論者的集會，只是不通過任何媒介，而由聖靈直接啟示真理。當聖靈附體的時候，信徒們便如顛如狂地戰抖起來，並且象“猶大的雄獅”^①那樣吼叫。不久，這陣狂亂就淹沒在他們所唱的“聖詩”的歌聲中。神靈附體的人用什麼語言開始唱詩，人們就用什麼語言唱下去，其中有基西語、盧奧語、南迪語、基普西吉斯語，或者是他們自己的吉庫猶語。

“當君王來臨時，
人間會出現什麼局面？
當他來臨，當他來臨，人間會出現什麼局面？
當君王來臨時，人間會出現什麼局面？

“讓我們舉目仰視天國
那里是我主歸去的地方。
我主將在收穫的季節降臨
在他善良的子民收穫的季節……”

在唱聖詩的最後一節時，他們都朝着東方，抬頭仰望。他們用來布道的聖詩多半都是他們自己的作品。其中有一些是我從未聽過的最真摯、最動人的曲調。許多和我同好的人都跑去參加他們的集會，專誠去聽他們唱歌。

他們的教友日益增加，他們的教義和行動也逐漸招致麻煩。人們出于好奇心，都聚集在他們集會的地方，想要

^① 按猶太史，猶大是雅各的第四子，他出征時，旗上有一個獅子，並且寫着：“復活吧，主啊，使你的敵人敗逃！”——譯者

看一看这批维护社会平等的新战士。在和白人打交道时，他们干脆拒绝把白人看作高人一等的人；举例说，当白人经过时，他们就不起立或脱帽。这种“目中无人”的态度，白人怎能容忍。于是不久，“先知”派便卷入了一场与政府当局冲突的事件，三位教友惨遭杀害。从此以后，他们的势力便一落千丈；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他们已被看作是“一个可笑的教派”，他们的布道方式也受到了嘲笑。

值得重视的是出现类似教派的地区以及当地居民的情况。例如，北努安沙就曾通过一项土地法，规定在某一界限以内的土地永归非洲人所有，但是，就在这新法案墨迹未干的当儿，那些地区里竟发现了金矿，这使得当局大为棘手。不过，移民立刻就把这项法案抛诸脑后，成批地湧进了保留地去找这种名贵的金属，而把非籍土地所有者赶了出去。为了使移民的这种掠夺土地的勾当合法化，怯尼亚的立法议会还火速通过了一项法律，使这种撵逐行动成为合法，并不给非籍土地所有者任何补偿。“法律和秩序”宣称：兹为开发国家富源，有利全民生计，特将该区土地收回！正是在这个区域里，一个与“先知”派非常相似的“迪尼·亚·萨姆伯瓦”教派诞生了，它日益壮大，后来并向峡谷省分出支派。1949年与政府发生的第一次血腥的大冲突就在这一省里，当时有三十二个人，包括三名警察，死在战场上，八十余人受伤，其中一些人伤势很重。

在整个怯尼亚，所有把同胞团结在这个或那个教派的人，都没有受过高深的教育。拿“迪尼·亚·萨姆伯瓦”派的埃利扎·马辛迪来说，他只在内罗毕的一个学校里呆过一个很短的时期。他们之所以能够成功，是由于人民对白

人的失望和憤懣情緒。各教派的領袖看出了這一點，而且根據這一點採取了行動。

政府之所以遭到冷不防的攻擊，不外是由于它為了撫慰移民而完全拒絕和那些準備作為人民代表的有才能的非洲人共事，把他們吸收到政府里來。自願同政府合作或幫助政府的非洲人都立刻被污蔑為不負責任的煽動者和唯個人利益是圖的宵小，而且都受到了相應的懲罰。結果，他們便被政府排斥在合作的大門以外，他們的知識和精力無從為國家服務了。一些最著名、最受尊敬的非洲政治領袖的遭遇就是這樣。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吉安布地方一個叫做魯賓·卡錫柯的錫匠又創立了一個“安度·阿·盧里”教派。他主要的活動範圍是在峽谷省。記得在我已經成為青年的時候，曾在一個炎熱的星期天下午，在市場的茶館里見過他，當時大約有十來個信徒跟着他；他們對這位穿着一身從舊貨攤上買來的黑色舊葛巴丁外衣的小個子很尊敬，這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中一位信徒對我說，“他是全國的領袖”並且請我參加他們的集會。

在會上，卡希柯先生以“愿主的國降臨”這幾個字作為布道的主題。

“主的國究竟是什麼情況呢？”他問道。“是不是男女老幼，不管膚色如何，都很幸福，都有衣裳穿，有房子住，與鄰居親密相處呢？”

“上帝希望他的子民能夠得到他在人間所創造的一切最好的東西……上帝不允許任何人，不論他是什麼種族，也不管他有多大勢力，從上帝的子民手中奪去上帝所賜予的任何東西……誰要是這樣作，就是冒犯上帝本身，就是替魔

鬼办事，而不是替主行道……

“你們已經抛弃了过去的异端邪說……在你們的生活中，巫医已經沒有立足之地……但是，我要告訴你們，凡是宣传非洲人由于肤色的关系而低人一等的人都和老巫医沒有区别。传教士要是替那些歧視黑人的人的孩子施洗礼，也和巫医不相上下。把这种传教士赶走！离开他們的教会！在你沒有得到补偿以前，不要工作！这是上帝亲自发出的命令。”

他的号召並沒有引起热烈的响应，因为羣众已經看穿他是一个只会夸夸其談的人。他在高原上的信徒人数急驟下降。到了1945年，人数已不再是两三万而是二三十个了；他只好跑到保留地去重整旗鼓。但是在那里也很不受欢迎；为了打动剩下来的一二十个信徒，他便开始装硬汉，最后还发出了武装行动的号召。到了这时，他已失去了理智，他竟声称，誰敢反对他，他就把他們的子弹化为朝露。在一次格斗中，他和他的一部分信徒杀死了三个警察，結果被审讯和处决。……这是另一个教派的結局。他原打算团结羣众去从事一番有意义的事业，但是理想終成泡影。

随着教派的沒落，羣众便把希望寄托在另外一些領袖身上，因為他們答应立刻采取行动。人們被移民逐出家园，无可奈何地回到保留地。在保留地，沒有土地，无依无靠，因而受到“茅茅”組織的影响是毫不足为奇的。

第十七章

从9月开始，日子过的很快。陣雨来临了，人們开始忙着播种、鋤地；接着就是圣诞节和收割。然后就到了我們盛大的节期，这就是为我們少年和少女举行成年礼。在我們的生活中这一向是件大事。我們这里每一批同年的人都从时事当中找出一件最突出的事件作为他們特別的命名。自从1939年战争爆发以后，听到的惊人事物是那么多，而我們懂得的又是那么少，因此竟不能为我們这批同年想出一个恰当的命名，最后只好随着1940年这个年份，把我們命名为“四零”。

在1939年成年的前一批同年，由于听到許多关于希特勒和炸弹的事情，于是他們便自称为“希特勒”。这个名称曾引起一場小小的风波。有一个爱国的区长官听到这个名称以后，馬上就得出結論說，吉庫犹太人正在組織一个希特勒青年团来和当局作对。于是他就开始准备一次征討，以便无情地鎮压这一运动。他又命令他的一个職員給內罗毕的秘书处发去一件备忘录，但是这位職員告訴他說：“先生，帶位医官去吧，他好帮助您把那批叫作‘天花’的、我父亲一輩的同年扑灭掉；还請把您的治蝗官也帶去，好把許多叫作‘蝗虫’的老年人赶走。但是我可沒法子告訴你如何去对付那些叫作‘地震’或‘月蝕’的家伙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我們这些已上学的毛孩子大

都吃了一惊，因为我们当时对欧洲局势一无所知。白人虽曾不断地对我们说过和平的好处，可是现在竟用战争来解决争端。他们曾对我们说这是解决问题的最恶劣的方式。他们这种出尔反尔的态度不禁使我们惊讶不止。“瞧，是谁在讲话呢，”我们说，“每当我们部落发生小小的争执时，他总要教训我们一顿，而现在竟在谈论一场从基督教原则出发的正义战！”我们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才习惯这种说法。

政府的宣传和新闻工作并不是那么使人顿开茅塞。无线电台的新闻广播员是一个英国人，他的吉库犹话说得相当漂亮，但是总带有一种特别的口音，因此很难使人明白他在说些什么。结果，在他报告新闻的时候，许多非洲人不但不愿意听，而且还给他起了一个叫作“魔鬼太子”的绰号，某些地区又把他叫作“骗子手”。可是，不管怎么样，政府当局还是不愿意叫非洲人接近扩音器，直到后来他们才开始雇用非洲籍新闻广播员。

1940年，他们开始雇用了一些非洲籍的歌手，为的是吸引更多的听众。其中有一位歌手用下面这首诗谱成了一支风行一时的歌子，从此以后他就常常出现在广播器前，歌词是这样的：

当希特勒來到的那一天，
你們全都要帶上木轆，
象耕牛一樣，
拖呀，拖着那製造牢籠的材料，
直到我主再降臨的時刻。

但是天呀，当他介绍他的一首歌子的时候，他把那些移民說成是“高地上的——黑色波兰人世界的^①——小希特勒”，从此他就忍气吞声地匆匆下了台。

现在回过来再谈一谈成年典礼。这个典礼包括身体上的和精神上的，或者说是教育上的两个方面；在身体方面包括割包皮。在医院里由一个现代的专家使用麻醉剂来做这种手术的利弊我都知道，但是我还是宁愿用我们的老法子。因为当时贪图舒适、简便在医院里进行这种手术划不来，这不仅要威信扫地、失去了社会关系，而且还要大大地减少学习我们自己民族生活方式的机会。我是那些绝无仅有的几个能够受到教育的幸运儿中的一个，因而我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了解欧洲人的风俗习惯，并且能把它和我们自己的生活习惯加以比较。所以我决定尽量直接学习一切，同时又与我的同年一起过一种真正的非洲人的生活。我读到过也见到过许多白种人的作为，这就足以使我体会到我们的许多风俗习惯和社会行为的优越性，而那些愚昧无知的白种人却斥之为原始的和非基督教的。我的父亲问我，是愿意到医院去，还是愿在家里用老法子来把包皮割去。结果我是和我的同庚小伙子们一道在家里割除。

那天晚上我的父亲告诉我做好准备，我们并决定了在举行成年典礼期间和以后由谁来作我的保护人和助手，这些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一切安排停当后，我便回到我的房间里，那天晚上其余的时间都花在为这一伟大的日子作准备上，这时距举行典礼还有四十八个小时了。我清理了我所有的抽屉和箱子，把我所有的衣服给了我的弟弟们和

^① 这里作者把非洲人比作惨遭希特勒蹂躏的波兰人，因而有“黑色波兰人”之句。——译者

他們的朋友，那些孩子是特地來接受這些禮物的；因為他們都知道，根據習慣，一個人在舉行成年典禮以後，不但要改變他的生活方式，而且要把以前的一切關係一刀兩斷，在外表上，他們必須把以前所穿過的衣服全部扔掉或送人，他們的頭也要剃得亮光光的，好再長出一頭新髮。同樣，他們從內心里也要改變成一個新人。在這方面，他必須和別的參加成年儀式的人在典禮後一起過上幾個月半隱遁的悠閒生活，他們認為這種生活可以使他或她獲得自信心，並且可以使他們相信這個集體在解決集體糾紛上是一個至高而公正的公斷人。每一個行過成年禮的人都要選擇一位成年的男人或女人作自己的監護人，並且終生信賴他，和他無話不談。

舉行過成年禮的人首先要學習的是進入成人階段的人應當如何持身處世，對於他的民族、部族和對所有人民應該採取什麼態度和負有什麼義務。當然，這些教誨差不多都只不過是重復了他從周圍的長輩和雙親那里吃盡了苦頭得來的東西，所以這些小伙子在聽這些教訓時，几乎都是這個耳朵進去，那個耳朵出來。然而這種教誨在他們的心理上却起了一種令人難以置信的深刻而又真實的作用。他們真的把自己看做新的成年男人或女人，而且以一種愉快、懂事和勇敢的心情來接受他們的新任務。舉行過成年典禮的人之間是團結一致的；在履行對大家所負的責任和義務上，老少兩代對他們都滿懷信心；而在未能履行應盡的職責時，個人和集體都會感到恥辱。這一切因素都有助於他或她的人格的發展和鞏固。

我是那麼急于要成爲一個成年人，因而我一點兒也不害怕，但是我不斷在胡思亂想，關於那種難以形容的痛苦

老故事不时在我的脑海中闪过。不过，那怕是胆小鬼在行成年礼时也都想到：只要他在这时眨一眨眼睛，动一动手脚，或是把手从应该放的地方移开，而流露出疼的样子，他的家人会感到无地自容，正是由于在行礼时有这种想法，胆小鬼也坚强起来了。

比我们只大一岁称为“希特勒”的那一批同年人简直是在给我们洩气。有些人跑来说：“挺起腰杆来吧，老弟，只不过是一会儿的事。”可是另外一些人就你瞅着我，我瞅着你地大声在嚷嚷“哎呀！我的天！你还记得咱们嚼草吗？对啦，你就坐在那儿，接着那个老家伙冲着你咔嚓就是一下子，除了屁股以外，你动也不敢动。随后你就嚼起草来，一直嚼了八天八夜，从后门拉出来的没有别的，一摊一摊尽是这东西。好家伙，真够吓人的！老弟，挺起腰杆来吧，咱们那儿见。”

不过，手术倒很简单，在我还没觉得那个老家伙动手的时候，就全都完事了。我所想象比我实际受到的要厉害的多。

成年礼以后，新成年的小伙子们有三个月的假期；整天就是探亲访友，吃喝睡觉，在阳光下消磨时光。在这段时间，人们都把他們看成是既无性别、又无生命的东西，不称他們为“他”或“她”，而称他們为“它”。但是，当他们渡过这个变化阶段以后，他們就成为一个具有新眼界、新人格和新责任的新人了。在这以前，作为一个孩子，如果从树丛中的蜂窝里偷蜜吃，只处以三只山羊的罚款以示惩戒，可是现在就得罚十只山羊，另外还要加上五只肥羔羊的罚款。在过去，他可以說由于天黑走不出去，但是现在要是这样說，就象是詛咒一样的不对。现在他們是每一位妇女的保护者，

無論面臨多大的危險，無論自己會遭到怎樣的不幸，更無論是不是認識她，都有保護她的責任。成年的人是否能適當地履行職責是決定他的地位和從一個等級升入另一個等級的主要條件。

人們往往喜歡把目前怯尼亞的苦難歸咎於當地人民堅持野蠻的習慣和迷信。凡是深深了解這個民族的人必然知道，這種看法是不對的。不錯，我們有一些習慣與基督教義不相容，可是除了這一些以外，基督教義很適合我們的生活方式，而且我們的生活方式還給它增添了更豐富和更深刻的意義。凡是有頭腦的人一定會体会到，在南非和東非，運用基督教倫理可以把非洲的古老而完整的公社關係和歐洲最美好的思想意識結合起來。但是，這一點並沒有做到；更糟的是，人們把倫理一股腦兒拋在一旁，而代之以荒唐透頂的法律，這些法律不但與基督教義背道而馳，而且與起碼的禮儀也毫無共同之處。在我們國內引起動亂的原因，並不是令人不可思議地堅持野蠻的風俗習慣；而是由於當局沒有象古時在非洲，或目前在各民主國家那樣，能夠制定出一套不偏不倚、大公無私的行政制度。這種制度會受到社會里不論種族和信仰如何的所有遵守法律和高尚道德的人的支持；而且也會把歐洲人和非洲人的優點發揚光大。

在我國，就象在中南非洲一帶一樣，非洲人都聯合起來，反對白種人，因為白人會毫不含糊地宣稱，他們要保持自己的特權，並且要使非洲人永遠處於從屬地位。非洲人口在數量上大大超過白種人。但是，就在我寫這句話時，平均起來只要有一個白種人（不論男女老幼）住在怯尼亞，就要有兩個非洲人未經審訊便被關進監牢或苦役集中營，其中有許多人是由於遭到見不得人的犯罪份子的誣告而被逮捕

的，这些犯罪份子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而为当局干这种卑鄙的勾当。你只要想到这些身陷囹圄的非洲人的家里都有几口人要靠他吃饭，就不难看出已经有成千上万的被剥夺了生计。只有在统治者把绝大多数群众当作任意践踏的牛马的国家中，才有可能出现这种虐待人民的情况。非洲人起来斗争，只是为了争取在自己的国家里获得生存的权利。在这场斗争中，他们知道，从好望角到开罗的整个非洲都在道义上支持他们，也知道印度人、马来亚人和中国人都在支持他们，因为这些民族深深体会到整天整夜不得自由的滋味，也认识到殖民者打着“开发”的旗号进行压榨的真实意义。

特权与吉库犹太族的传统是绝对不相容的。每一个吉库犹太人，从氏族和部族的首领一直到最穷苦的乡野之民和最低贱的牧人都必须遵守同样的部族法律和习惯。他们从一个等级提升到另一个等级完全取决于一个人的品行和能力。吉库犹太人，在战争中，必须临敌不惧，在赡养家庭方面，必须勤劳而慈爱；他的品德必须无可非议，他的判断必须审慎而公正；因为村庄氏族和部族希望每一个人都做到大公无私。这些简单的真理构成了我们尊重长者和才智之士的基础，也凝成了我们族内兄弟般的友爱关系的基础。但是欧洲人来了，他们用武力把我们所信赖的领袖赶走，把毫不足取的歹徒推上领导的地位，因为他们愿意为三十块银元出卖同胞骨肉。他们自称是至高无上的领袖，但是在我们眼里，他们丝毫也没有表现出值得我们尊敬的那种公正、廉洁和智慧。我们只尊敬那些能够不偏不倚地执行法律的人。象李温士敦、麦凯、摩法特这些欧洲人士确实表现了这种品德；我深信，在我们的国度里，他们将永远活在人

們的心里。

只要怯尼亚的每个公民，不論肤色，都享有充分发展自己才能的平等机会来为自己的家庭和社会謀福利，那么，人人都会各得其所。如果对一个花了好几年時間取得优异工程学位的非洲人說：他不能在他的祖国担任技术工作，因为他的父亲是个黑人，这比枪毙他还坏。非洲人認为只要在法律面前享有同等的机会和权利，在怯尼亚建立一个以互相尊敬互相了解为基础的多民族社会是可以实现的。每一个种族都会做出貢獻；不过必須首先把白种人的統治推翻。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保証人人在这方面都有平等的机会才是我們未来的唯一出路。

成年以后，我对这些真理体会更深。和别人生活在一起；深信我是一个大社团中的一員，在社团里，不論我們是否相識，我們彼此都是兄弟；发誓决不給我的同年兄弟丟臉；大家向我保証，不論我走到哪里，我的同年兄弟都会欢迎我，不論我受到什么不平的待遇，我的监护人都会支持我——这一切帮助我自立了，从一个百事不管的孩童变成了一个負有責任的成年人了。

为了想恢复学业，我縮短了成年礼以后的休假期。我不愿意因为假期而牺牲一堂課，于是我回到学校，去讀最后的一学期。

第十八章

成年以后的第二年，我决定到峡谷省里去拜访我们家的一些朋友。在童年时代，我曾经多次越过这些山岭，不过那时总有人照顾我的伙食和其他的需要。这一次我已经是成年的青年，我的父亲对于我要带些甚么，甚么时候动身，漠不关心。他仅仅把旅费交给我，这笔旅费与其说是我必需的，倒不如说是他认为够用的；他只是问我打算从甚么地方走，走哪条路。我想我的母亲也许要明白一些。不过，我还是询问他走哪条路最好，他给了我指点以后，我作了决定，第二天早晨六点半左右就出发了。

道路我是知道的，最初十来哩路我很熟悉。过去为了砍竹子，给当地修建学校，我不止一次走过那一段路。我不打算独自一个人走上三天，因此我决意要在深入森林以前，找些旅伴，因为一进森林就意味着深入荒野之中，在那里就要当心应该相信谁，信任谁。

第一个被我赶上的是个做买卖的，他赶着两头驴子到山那边的市场上去。头一匹驴子驮着各样货物：甘薯、切成一呎来长卖一角钱一根的甘蔗、山芋等，这些东西把驴子两侧的口袋装了个半满，在每个口袋上还绑着一大捆香蕉。另一匹驴子在尾巴下边有一块破了皮的伤口，赶驴的人还有一条皮带套在那里，使得牲口背上所驮的东西能够保持平稳；这个可怜的牲口每走两步就要放屁，响声就象水渗下

廚房洗滌盆一樣。它馱着的東西有：肥皂、手鐲、頭巾、婦女和兒童的衣服、五光十色的項鍊、便宜的練習本和鉛筆，還有幾本讚美詩。他希望到了頭一個市場就能把全部的貨物銷售一空，回來再從佃戶那里買些糖票，他們沒有現錢，只好把糖票賣掉。店舖的老板轉手賣出去，價錢就要比限價高六倍。這個小販也準備拿他的貨物去換食糖。我問他警察怎麼樣，會不會把他捉起來。

“不會的。他們懂得法律！”他解开他的大衣，露出一把套着刀鞘的雙刃短劍。對他這幫人來說，這就是法律。接着他嘩啦啦地拍了拍他口袋里的錢，說道：“印度人就是這樣辦的。他們自己內部早有了安排和協議：班長分多少、巡官分多少、印度長官分多少、英國長官又該分多少。但是，至于我，”他接着說，一邊又拍了拍他的劍，“我覺得這個是更可靠的幫手。當然，全部貨物可能丟掉，但是你總是可以重打鼓另開張的。”

趕驢的人很喜歡跟我作伴，因為我跟他說得來，不過，明顯得很，我還得繼續趕路，好在日落以前翻過山頭。我又趕上了三個慢吞吞走着的人，其中兩個并着肩，一個走在前面。老遠一看，我還以為我找到了我所要的旅伴，可是當我和他們一打招呼，我就開始害怕起來。他們穿着破衣襤衫；不過，使我驚駭的倒不是衣服襤褸，而是他們臉上的表情。也許他們是強盜吧！我就匆匆跟他們說了聲再見，急忙向前走去。但是過了不久，我決定要看看他們在我離開以後，反應如何，于是我拐了幾個彎兒以後，就躲在一處灌木叢中，好聽他們從這裡經過的時候說些甚麼。我終於放下心来，因為他們對我的離去不但象是不感興趣，而且照舊往前走，後面兩個人仍在低聲談着話，另一個人還是在前面走。

我开始怪我自己，不应该这样无缘无故地怀疑。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们并没有对我说什么不中听的话，只是自己在窃窃私语，这原是很自然的，为甚么要怀疑他们呢？我的口气或服装并不象个有钱人的样子，即便是这样，我又为什么表现得这样呢？为什么要怀疑呢？不对，我现在必须去和他们说话，不然，我永远也不能饶恕自己。

我又去和他们一道走，并且立刻和前边那个人开始交谈。他不认识后边的两个人，正象我不认识他一样；告诉我我要到甚么地方去以后，我发现他要停留的地方跟我的目的地只相隔一天的路程。

“你上过学吗？”他问。

“上过。”

“你上的是甚么学校？”

我告诉了他。

“我打量你一番，就知道你曾经上过一个很好的学校。”

“可是我看起来跟别人没有甚么两样，你怎么能知道呢？”

“不过我就能知道。我上过六个月的学，可是当我的父亲死去以后，我就不得不去养活我的妹妹和母亲。一个受过教育的人，总是可以看得出来的，”他说，这时他回过头去，用他的大姆指指了指我们后面的那两个人。他那副满面皱纹的脸、那身破烂的衣服和那头乱蓬蓬的头发，隐藏着和霭可亲的善良品质。

“可是你看看这怎样？”我一面指着我的破外套一面问道：

“人总是可以看得出来的，”他坚持着说。

因为我俩都不大喜欢和那两个人在一起走，我们就加

快了脚步，等到到了高原尽头的时候，已經看不見他們了。

从西南方，也就是从大峽谷那边吹来一陣微风，带着热带午后那种清凉的气息，当我们来到山脊頂上的时候，我們感到很高兴，因为从那里我們可以俯瞰大峽谷、耐瓦薩湖、下面平原上稀稀落落的几个庄园，还有远处“烟火山”的輪廓；我們所以这样叫它，因为它会噴火。特別令人愉快的是，我們不用再往上爬了，而只是順着一条便道走下山去。我倆誰也沒有吃过东西，只是稍稍休息过几次，在休息的时候，往往也只是站一会儿，或者在大树旁靠一会儿，沒有浪費甚么時間。

下午四點鐘左右，我們来到一个市場上，当我四处张望，想要找个最不熱鬧的角落的时候，我看見几个人坐在一个破烂的小棚外边下棋。在我国这一个地区，这样的处所，不用說是卖茶水的，可能还有小吃和飯菜。我就在前边走，看見一个腰上围着一条脏围裙的小个子，我就問他說：

“吃頓飯最少要多少錢？”

“您想吃甚么？我們有牛肉、鸡、洋白菜、菜花、Ngima，要是您想吃，还可以做点杂碎——当然很快，”他接着說。

我知道我想吃甚么，但是想到口袋里那几个錢，再一想我的朋友連一个子儿也沒有。我就要了点杂碎和青菜。那个小个子眼睛盯在棋盘上連头也不抬，就扯开了嗓子叫菜，就好象是冲着市場那一头、五十碼开外那家生意更興隆的飯館里叫菜似的。

“給这两位先生来个特別的杂碎，外加肉和青菜！”

在廚房和“休息室”或者“飯厅”中間懸空掛着一块粗麻布，他們在后边就忙了起来，过了一会儿，一个小伙子和一个漂亮的姑娘就把飯菜擺在我們的面前，这是这許多天来

最丰盛的一頓，我們兩個人倒只花了兩個先令，最後還有一杯茶。

这个小个子把附近庄园各式各样的新聞都講給我們听，告訴我們走哪条路去最好，把我們送到市場外面好几碼远的地方，并祝我們晚安。可是他的祝福无济于事——我們度过了一个胆战心惊的夜晚！

我已經走了四十三哩路，我的旅伴一定比我至少还多走了五哩。吃完了这頓丰盛的美餐，我們認為應該就在这个市場上宿一夜，但是我的錢袋愈来愈輕，而我的朋友又根本連皮包也沒有，因此我們不能这样做。我們只好接着赶路，直到找着一个善良而又好客的佃戶为止。在佃戶家里过夜，我們不致受到移民或“警察”的騷扰。警察是移民用的称呼，在非洲人当中管他叫清道夫，这个字眼在我們的語言里是罵人的話。

我們又走了五哩來路，才看見一个还象样的佃戶村庄。在峽谷的那边有几間毗連的棚屋，在我們这一边是一片片辽闊的菜園子，种着西紅柿、豌豆、洋白菜、菜花和別种菜蔬；还有星星点点的玉蜀黍田。森林边上有几堆熊熊的篝火，說明園主人就在不远了。我們就走下这小小的豁谷，快到那个村落的时候，感到一片靜寂，不禁使我感到驚訝，并且怀疑起来。不过我甚么也沒有說；从我旅伴的脸上，我可以看出来：他所思索的也同我一样。

这是个荒村：一点儿也不錯！渺无人跡，四下里黑夜茫茫，我們一时不知投奔何方。在几百碼以外的山脊上，有两条狗信誓不休。我們決定回到豁谷那一边篝火熊熊的地方去，我們知道，那里比較安全。而且到了早晨，不管園主人是誰，不致發現我們在那里。因为在黎明以前，我們早

已离去了。

我們決定在一堆大的篝火旁边过夜，这些篝火都是用以阻拦鹿、野猪、野水牛和庞猪到农庄上来的。我們商量好，要輪流守夜。我的朋友自願值头班。我还没有，或者觉得还没有睡上一个小时，我的朋友就来叫我了……“現在該我睡啦！！現在該我睡啦！！”我刚坐起来，就看見他一下子已經倒在那块干巴巴的黑土地上，躲在一块大木头后边避风，这块大木头是他特为挡风，滚过来放在篝火旁边的。

約摸有一个小时的功夫，我拼命支撑着不叫我的眼睛閣上。有时勉强站起来，繞着篝火兜圈子，但是我的体力漸漸不支，終于走不动了；我迫切地需要躺下来。这时也許有十点鐘。一片黑茫茫的天空里，羣星灿烂，可是我沒有欣賞美景的心情。“醒醒！醒醒！”我喊着。“該你值班了！听見了沒有？听見了沒有？”我嚷着，每一个字都加重了語气，以表示我的恼怒和一定要把他叫起来的决心。

“我刚刚閉上眼睛，”他咕囁着說。

“不对，不对，你已經做了两个鐘头的梦了。該你值班了。醒醒！”我坚持着說。

“我沒有做梦。我还没有做起梦来哩！”說着，他又倒了下去。硬不肯醒过来。

“醒醒！”我又說了一遍，搖着他的膝盖。“你想做甚么梦呀？你想証大家踩你的光肚皮，还是想証鬣狗抽你的筋？”

“听着，我的朋友，这一带的灌木丛里沒有鬣狗，沒有大象，更沒有大蛇到处溜窜。我所害怕的就是象你我这样的人。要是你認為沒有人会来，你就睡吧，我們要在鸡叫以前离开这里。”

明显得很，他是不会醒了，即便醒了，等我闭上眼睛，他也会马上睡着的。“好啦，当心听着吧，”说完，我就躺下来睡了。

第二天早晨，正象他说的那样，在头一声鸡叫以前，我们就起来了。各种各样的动物也一一活动起来，牠们大概也象我们一样，不胜五更寒，因此醒来了。长尾猿已爬起了，牠们不象鸟儿、别种猴子和我们那样，好象是喜爱早晨刺骨的寒冷。天未破晓，我们就踏上了漫长的旅途，东方发白的时候，我们已经来到平原上；但见背后山坡上浓雾瀰漫，天空晴朗，这预示着今天会是什么样的天气。不上一个钟头，太阳已经从山后升起，有一种爽朗的、暖洋洋的气息。约摸过了两个钟头，这股暖洋洋的气息就变成了炙人的暑气，直透入我们的骨髓，又使得这条砂砾路烫得我们的光脚难以忍受。我们没戴帽子，就拿些绿树枝子当伞打着。

这时万里无云，可以远远看到西边的茅族山脊，看见耐瓦萨湖和峡谷后面羣山迤邐，向西绵延，最后在距此间六、七十哩以外的地方同白云相接。

将近中午，我们就越过了平原，到达峡谷的边缘。在那里，使人感觉到大地曾一度在此处陷了下去，形成一个平底的峡谷，有美丽的湖泊。我们俯视着那个淡水的耐瓦萨湖。在走下峡谷以前，我们在一家农舍附近的树荫下休息了一会儿。当我们坐着的时候，有两个同骑一辆自行车的人也过来了，象往常一样，我们很快就交谈起来，彼此了解一番。在高地的这一带，自行车是富裕的标志，就象在世界其他地方一辆豪华的汽车足以显示车主的身份一样。在这两个骑车的人当中，有一个是在汤普逊瀑布附近的森林中拉大锯的，也是包销木料的小商人，他对我旅伴的行业很感兴趣，

这时我才发现我这旅伴原来是个很有技术而且經驗丰富的鋸木匠。那个人按阳历每月付給他的包月工人八十个先令，另外每週发給伙食費十个先令；計件工人和加班工作的待遇更加优厚。这种工資率看来很低；但是在这农业工人每月干三十一天的活，还拿不到十个先令的国度里，那样的工錢就算是很惊人的了。我的旅伴馬上抓住了这个机会，剩下我独自走上旅途的最末一程。

我不能怪他把我丢下，因为我心里明白，这好比是天上掉下了餡儿餅，落在他的头上。他未来的东家和他有共同的语言，吃一样的东西，特别是能了解他有甚么困难，白人僱主就不懂这一套了。

这天晚上，我在奥耳卡姿附近一个佃戶人家过夜，作为一个真正的旅客，我頗受优待。

第二天，我还是很早就出发了。到十一点鐘光景，阳光就热得令人难以忍受，大气竟象一座沸騰的熔炉。每次走下一条谿谷总是盼望着底下会有一道清凉的溪水。但是一条条谿谷里只有干巴巴的沙土和岩石，还有一堆一堆的屎尿，那是一些抱着同样幻想的大羚羊和羚羊等野生动物路过这里留下的。到山脊的頂上时，俯視这些谿谷，令人感到非常沮丧，但是一想到要回到我童年时代的乡土，我便又振作起来。到了中午时分，我就渴得几乎走不动了；但这时我距离本地区那条終年奔流、独一无二的河流不过四哩路了，我便决定繼續走下去，等喝完水以后在对岸休息一下。在旱季里，它只是一条小河，但是到四五月大雨滂沱的时候，水位陡增，簡直叫人难以相信。有一次几乎把所有的主要桥樑都冲掉了，只剩下那条鉄路大桥，在它附近还发现了一只淹死的大象被冲到岸上。

我在水深齐膝的地方涉过了河，喝完水以后，便坐在树荫底下休息，看看有什么别的口渴的人顺着这条路走来。我坐了半个钟头光景，一个人影也没有，不知不觉就睡着了。我一定已睡了一个钟头，一觉醒来，太阳已西斜了。这时一阵清风拂过整个峡谷，好象是来抚慰住在大岩石上那些垂危的生灵。我感到神清气爽，准备走上我最后一段路程。但是就在我提起口袋的时候，一个孤独的人影出现在另一山头上，因此我决定观望一下，看看他是不是和我同路。即便是在半哩之外，看他的脚步就知道他已累了，说不定比我还累。他花了半个多钟头才来到河边。他象一个瞎子直闯入河里，跪在河心的一块岩石上，弯下腰去，他不象别人那样用双手掬水喝，而是把咀浸到水里。他喝了个痛快，便慢慢抬起头来，坐在石头上，用两条腿在水里拨弄着，然后环顾四周。我们的目光碰在一起，但是就在这当儿，我在他身后看见了另外一样东西。在离河不过三十码的地方，就在我们所走过的那条道上，蹲着一只已发育完全的母狮子。牠朝着河向前走了三步，就端坐在路中央，瞧着河里面的那个人，他正忙着在水里镇凉他的脚，完全没察觉有什么东西在注视他。

在这一刹那，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我马上向那个人作手势，但是他只向我回了个礼，好象我是在和他打招呼。我又试了一次，不过没有结果；我就向他叱道：“狮子！狮子！”这活象一声霹雳，他马上喊叫起来，“什么？在哪里？”他的声音非常宏亮，在峡谷两面迴盪着。这时，他没有采取了谨慎的行动，而是惊惶失措，不顾死活地在河里乱扑腾，向我冲将过来。那条母狮子于是站了起来，倒不象我所预料的那样向他扑去，而是慢条斯理大模大样地穿过了

道路，回到公獅子身旁，牠正躺在三十六碼外一塊陰涼的岩石上睡覺。我雖然依舊毛發聳然，心口翻騰，但是恢復了勇氣，能夠十分鎮定地安慰他說，我們已經脫險了。

我們慢步走上山去，在攀到山頂以前，我們就看見那兩條猛獸已經消失在豁谷下方密茂的灌木叢中。

到了山脊上，我們就分道揚鑣，他走上岔道，我還要沿着小路再走上兩哩來路。一路上我腦子里盡想着獅子的事。我幻想着我睡在樹蔭下，那兩只龐然巨獸直向我奔來，聞了聞我，便斷定我不是好吃的東西。為什麼在這處灌木叢里的那些岩石上沒有更多的獅子呢？這種地方同前面的場所一樣，正是很好的棲息之地，為什麼就沒有呢？也許它們是喜歡看看這條寂靜的道路上來往的行人。為什麼不可以呢，我們也喜歡在動物園里看獅子，可不是嗎？

走上大道以後，我決定要請求路過的頭一輛卡車帶我一程。頭一輛車的司機是個印度人，他放慢行車速度，好讓他的伙伴有機會喊一聲說，到下一個城去車費一個先令。我揮手作答，叫他們繼續前進，由於我空叫他們開了慢車，我竟遭到了一陣漫罵。第二輛卡車停了下來，司機問我要不要到馬庫密的莊園去。我說不去，我說明了我的目的地，他說可以，我便免費搭上了車。他叫我到司機台里坐在他的旁邊，把吉庫猶保留地最近的新聞全講給他聽，我高高兴兴照辦了。我發現他是一個見識很廣、思想進步的人。他告訴我，他常常違背他東家的指示，免費讓人們搭車，免得他們因為付不起車費，只好步行廿五哩到市場去。

他送我一程對我幫助很大，因為我當天晚上就到了朋友家里。

我離開高地只有短短的幾個月，但是我發現當地情況

比我离开时更糟了。

这里沒有夏冬之分，只有一个旱季和两个雨季。我来到这里的时候正赶上旱季；灼热的热带的太阳把所有的青草烤得一片焦黄，把大地也晒成了一片棕色的浮土，沒足踝那么深的土，每当东风慢慢吹过，便成了朵朵烟云，在空中漂蕩。再过一个月，树木、青草、百兽，还有移民們就都可以指望雨水普降，給这片干枯的大地带来新的生命。但是非洲人却徬徨无主，垂头丧气，不知到哪里去找新生命才好。

詩人說：太阳晒得眼泪干。吉庫犹人說：時間拭干眼泪，带来智慧。但是对非洲人來說，現在已不是这样了。他們的眼泪源源不絕，从一口永不涸竭的井里流出来。这是辛酸的眼泪——从心坎深处湧出来的眼泪。我們这些人生来就是佃戶，撫养成人也是当佃戶，眼泪是流不尽的；我們見過眼泪使人柔腸寸断。有些民族是飲酒消愁；我們却高歌一曲以忘愁，微微一笑以驅忧。白种人能够看出見解的不同嗎？在怯尼亚和南非，我們却認為并非如此。

我住在我們世交的家里。他家有兩個儿子：大的叫米格維，比我大八岁，他弟弟卡毛与我同年。这位老人家为了对我父亲表示敬意，就热情地招待了我一番，因為他們兩人是一起参加成人禮的。

按照风俗，在人家把我介紹給我父亲的朋友以前，或者在他用傳統的礼仪接待我以前，我是不能和他接触的。于是当晚就举行了这种仪式。他給了我两只綿羊。我从他的手里把綿羊接过来以后，就和他握了握手，亲了亲他的面頰，然后又把我的綿羊交回給他去看管。当仪式結束以后，我感到非常高兴，我可以在这所房子里随意走动了。

我是归卡毛来照顾的。

我到这个农庄里来没有什么通行证。他父亲要他把我带到东家那里，去领一张通行证好住在他家。但是卡毛却不理这一套，连他自己也没有通行证，不过他父亲以为他有。人们曾叫他拿着他父亲的劳工证去领通行证，但是在白种人的农庄园办事处前面盘着腿坐上四、五个钟头，乞求领一张与父母同住的证件，卡毛受不了这种凌辱。他把这事告诉了我，我认为他这种态度是正确的。

卡毛象“四零”同庚组全组一样，已经拿着武器起来反抗强迫他们为移民作工。他设法找到了简单的包工活，例如编篱笆和用林业处出售的木材做柱子，借以维持生活。跟他思想一致的人，有的到印度的承包商、卡车主人和商人们那里找到了职业。有的奔走于佃户和城市居民之间当掮客。他们从乡下买来粮食和其他农产品，卖给城里人；又在城里买些旧货——主要是衣服——到农村市场上销售。生活虽然很不安定，但是象卡毛这样的人每个月却能赚上五镑左右。这实在是一个很大的数目，因为象卡毛的哥哥那样的人在庄园里最多只能赚到十个或十二个先令。行政当局和移民们管他们叫“自动失业者”。由于没有合乎要求的通行证或者不是给白人干活，他们随时都有遭到逮捕的危险。为了保护自己，他们就联合起来组成帮会，这是当局所知道的；他们或者靠着向警察行使贿赂，或者单凭共同防卫来抵抗暴力，以求生存。当他们被逼迫得越来越厉害的时候，他们就潜入了保留地的森林中，而不愿为白人提出的工资去作工。

卡毛的哥哥米格维结过了婚，他的妻子已有了孕。因此他不能到处去冒险。他当僱农，三十一个工作日工资才

得到九个先令。他有七、八分免租的土地，他在那里盖了房子，还可以种菜养鸡。他在农场上工作八个半小时，在午后四点钟才回家吃头一顿饭，然后就到自己的菜园里去干活。稍迟，他的妻子也来相帮。她要在庄园里参加六个钟头的强迫劳动，每月工资六个先令；她要到下午三点半左右才能开始料理家务。

她的衣服和她丈夫的衬衫都是用市场上买来的旧军衣自己翻改的。这些衣服不好看，却很适用。她每个礼拜都将他丈夫给她的五个先令储蓄起来，准备分娩时用。

当米格维的合同已经满期，还没有来得及续订的时候，他就和其他几个人因被控违反通行证法而被捕了。他被送进拘留营，接着又被迫到西沙尔麻农场去工作。他的家人满怀失望和愤怒，卡毛本人便决定离开高地到坦噶尼喀地方的阿鲁沙去。在那里，妇女和儿童不参加强迫劳动，男人也比较自由。

但是有许多境遇相同的年青人却决定呆在那里，开始谈论着要和当局展开殊死的斗争。其中有一些人后来加入了“茅茅”组织。

至于我，看到大规模逮捕和强迫劳动使非洲人在峡谷地方生活不下去，便决定前往内罗毕，希望过比较自由的生活。

第十九章

以前我訪問过內罗毕。但是这一次，它已經改觀了。我就要在內罗毕工作，住在那里，还要和成千上万的人在一起，他們成羣結队地拥进了这个城市，挤滿了庞瓦尼的这个“黑人动物园”。我就要去的这个內罗毕却是我所从沒有見过的，从沒有想象过的，必須亲眼看看才能相信的。

从西边走近首府的时候，要路过許多住宅和庭院，世界好些地方的人們对它們只能梦想梦想。住宅都建筑在两墩大小的地基上，你看到周围的庭院，就想到一个管理周到的公园或植物园。当你走入市中心的时候，就到了德拉默尔大街；这条大街以前叫作第六号馬路，后来因为德拉默尔勳爵替移民刮地皮功劳卓著，改用今名。就在这块热带地方，比卡迪利大街^①好象展現在我們眼前。只有那些黑面孔、从早晨六点到晚上六点的那片灿烂的阳光和那些在柜台后面侍候你的人們，能提醒你是在非洲。他們都是印度人。这些印度人不但在內罗毕而且在东非各地垄断了全部零售貿易；这种垄断使他們稍稍贏得了犹太人在欧洲那样的名誉。

有一个故事，說某遊客被人領到內罗毕市中心，听見人家說，“这里不是怯尼亚。”他又被領到国家公园去看那些在

^① 比卡迪利大街是伦敦的一条繁华的大街。——譯者

天然环境中得意洋洋的野兽，又听见人家说，“你离开的时候，可别以为你见到了怯尼亚，因为这里并不是怯尼亚。”接着他参观了各酒吧间，里面全是欧洲人，他也参观了各夜总会、剧院、电影院、高尔夫球场等等，人们还是肯定地对他說：他还没有见到怯尼亚。随后他参观了一个庄园，又听见人家說，“别对欧洲的人们說你见到了怯尼亚，因为你还没有见到怯尼亚。”那时，他的一个非洲仆人注意到这位遊客莫名其妙，便启发他說：“先生，根本就没有一个叫作怯尼亚的国家。这里有非洲人的地獄，白种人的天堂。你所参观的是天堂——白人的怯尼亚。在内罗毕东城那一边就是地獄——黑人的怯尼亚。到那儿去瞧瞧，参观参观保留地，那么你就会看到了非洲人的怯尼亚。”

当你离开了内罗毕的西区，景色很快就变了：瑞弗路——穷苦市民的商业中心——，完全是印度人的天下，买东西的人几乎都是非洲人。那里壅塞的下水道，漏水的破水管子，臭气四溢的水坑，一堆堆的垃圾。怪声怪调的东方音乐——印度、緬甸和中国音乐——从扩音器里轰鸣；当你四下张望，要找找声音来自何方，那么你就会看见扩音器底下和四周围摆着許許多多的糖起子、棒糖、块糖、小点心一类的东西，誰知道你对这些东西会感到什么兴趣。

衣服摊上摆着五光十色的棉織品和一堆堆男用的旧衣服、大衣、人家扔了的上衣和打了补釘的褲子、各式各样的軍装、长筒靴子、不成样的呢帽子，琳琅满目；非洲劳动者和小职员就在那里挑选他們节日的盛装，跟印度掌柜討价还价，喋喋不休。

过了印度人的这个主要营业区，有一条河，这条河做了内罗毕的非洲人地区的非正式界限。一到这里，景象就截

然不同了。如果你是个游客，你不会看到这个地区，而且，你的欧籍向导，也可能没有见到过这个地方。天黑以后，欧洲人到这里来，被认为是越轨行为，但是因为非洲人警察不得逮捕任何白人，这项法律从来也没有贯彻过：有些白人偶尔坐着汽车或出租汽车到这里来，寻找黑女人陪他们过夜。但是一个在怯尼亚的白人，要描写描写这个地区，或者耳闻目击之后，高谈阔论一番，至少要被人家指为低级趣味，更可能被扣上共产党“同情者”或“同路人”的帽子。

内罗毕东城在后来好多年是我居住的地区，我在那里有了工作，这是我所聊以自慰的。

清晨五点钟，我坐火车来到这里，我提着一只装衣服的小皮箱和一盏小耐风灯，这盏灯原是我母亲多年来放在卧室和厨房里用的，在临别最后一刻，经过再三考虑才送给我的；我身边还带了三镑现钱。我希望到晚上，可以在两个朋友不论谁的家里找到住处，因为他们在内罗毕东城自己有房子。

经过一番周折，我终于找到了一位朋友的家，我望着那扇紧闭的大门站了几分钟。我曾经有一两次举起手来准备敲门，但是心里想还是不要敲。我同这个人很熟，因为我在上学的时候，曾经找过他几次。但是这一次却不同。现在我是大人，不是小学生了。我这个人受过教育而囊空如洗，有抱负而没有法子实现，尤其是有几分骄傲和自尊心。我想要自立，想自己有一间房子，不论在哪儿都行，只是不要和许多人住在一起。正当这些念头掠过我的脑海，我听见有人走近大门，我不想让人发现我站在那里，便曲着食指在那铁门上重重地敲了一下，又象我们平常那样大声补充道：可以进来吗！门开了，我不禁大失所望；

原来开门的是个妇人。一看见她，心里就更疑虑了：如果在这所小房子里有一个妇人带着几个孩子，哪里还会有我容身之地呢。她马上请我进来，又照非洲保留地那种习惯请我坐下。

“您好吗？您很累吧！”她对我说。（我倒是不算太累，可饿得够呛）。

我报上姓名，要求见见房主人。

“我们就是房主人，”她说；这时一个孩子已经爬到她的腿上来，另一个也抢着要爬上去，还有两个大的眼巴巴地望着生人。老三已经开始向我发问了。

“快别晒你那骯脏的大拇指了，赶快离开这里！你的礼貌呢？还没有等‘长者’（意即先生）坐下来就问个没完！”

她的吩咐立刻听从了。

“我说了，我们是房主人，这表明我是他的妻子。”她满面笑容地说，并且非常自豪地望着她那两个漂亮的孩子。

“那么您一定姓万济鲁了？”我说。

“是的。”

“我是采用某某家族的姓氏的……”

她一声长叹，表示十二分抱歉，把我的话打断了。“真是对不起。还不给您弄点东西吃，让您润润喉，就问您这一大堆问题，您一定以为我这个女人好厉害吧。”（“我希望你赶紧就拿吃的来，”我自己这样想。）

“哦，哪里，哪里；完全没有关系。我知道您不认识我。家里的人都问候您，还要我告诉您说，他们身体都很好。”

“我很高兴见到您，”说着她就站起来，“现在我一定要给您倒杯茶喝。约翰！约翰！！”她喊道，“快进来见见叔叔，跟他打听打听你外祖母的事儿，我要去倒茶。”

“不必了，都迪的媽，我不等着喝茶了。”我們这里年紀小的人，有时甚至年紀較大的人都用她孩子的名字來稱呼媽媽，以表示尊敬。直叫她的名字是非常不禮貌的，當着面叫她某某人的妻子更是不可原諒的侮辱。

我餓得很，但是決意不等喝茶了。因為我還沒有找到一個睡覺的地方。她們對我太客氣了，一定會把最好的東西都拿來招待我，但是要在這兩間小房間里給我安排一個睡覺的地方是辦不到的，其中的一間既是廚房又給兩個大孩子做了臥室。

“您真的不想等一等，喝一杯茶嗎？”

“我不想等了。”

“那麼好不好把手提箱寄在這裡，等您來看約翰的爸爸的時候再帶走呢？”

“好，那太好了。”

“那麼再見吧，別忘記我們全家今晚都等您來吃飯呢。來吧，孩子們，跟叔叔再見。”

我呆在內羅畢的整個期間內，從來沒有人象她這樣真誠地請過我吃飯。

我離開這個人家時候，還沒有下榻的地方，我連半個字也沒有提，這位和藹的K太太是嬌生慣養的，又是初過城市生活，因而沒有考慮到我的困難。我的唯一希望寄託在我第二個朋友的身上，否則只好到火車站候車室去了。

在市中心的一家小咖啡館里，我找到了我另一個朋友。寒暄之後，他就問我有沒有下榻的地方。原來他自己也並沒有房子——只是在市房產公司的“申請人名單上”登記了。但是他答應在晚上八點鐘以前給我找個地方。他深知我很發愁，保證至少給我弄到一個床位——僅僅一個床位。

他要我晚上再到这个咖啡馆来找他。

这时是下午四点钟光景，我只好逛逛内罗毕的大街，来消磨下午这段时间。我走过公爵街、政府路、德拉默尔大街、瑞弗路、哈丁街和市场等地。不到七点钟我就到咖啡馆里去等我的朋友了。我坐在一个角落里好把进进出出的人看个清楚。有一对男女走了进来，坐在我邻近的桌旁。他们还没有坐定，跑堂的就慫恿地来问那位年轻的妇人要什么菜，跑堂的又向她解释说，那位先生是在那里包饭，按月付钱。一转眼，跑堂的就进了厨房，这一对便开始用好莱坞的情调来谈情说爱，我看得清清楚楚，很觉得难为情。接着又有许多人和一对对的男女陆续上座；我来到这里还不到半个钟头，咖啡馆几乎已经客满了。又过了半个钟头，我的朋友还没有来。再等上三刻钟、一个钟头，还不見他影子。

这个钟头好象是千千万万年那样长。一想到第一天晚上要在车站里过夜，那里还是唯一不会受到非法骚扰的地方，真使我伤心。那里又冷又臭，又吵闹！那些跑堂的好象有不理睬生人的习惯似的：坐在我旁边的那个人，对面那个女人和她身旁的那个人，他们都一一招待，可是一次也不来问我想要吃些什么，他们把我当作木头一般，一声不响地从我身旁走了过去。我的眼睛虽然是瞅着我带来的那本“读者文摘”，可是却注视全馆的动静。我的脑海里充满了疑问。难道我受骗了吗？他为什么没有准时来呢？莫非他还在找床位？我能够想象出堂倌头子会怎么样走过来，象警察一样告诉我：“嘿，你这家伙，快点走开，你在这儿妨碍营业。你已经在这儿坐了一个多钟头了，可是还没听您叫菜哪。”

等到八点一刻，我的朋友在门口出现了，我松了一口气，挥着那份“读者文摘”向他打招呼。

“今天晚上我給你找到了一個小小的地方。可是明天我們一定要找個較好的地方。那張床還不錯，你一個人睡。每天要三個先令，早上有杯茶，當然沒有飯吃。我馬上就帶你去。”

這時把我冷了兩個鐘頭光景的堂倌插咀說道：

“先生，給您拿點什麼？”

“听着，老兄，”我說，“我在这儿坐上兩個鐘頭了，你問也沒有問我要吃點什麼。你這會兒怎麼又想起來我會要點什麼呢？”

“先生，我知道您看書的時候，不願別人來打擾……”

“算了吧，”我的朋友打斷了他的話，“來兩份雜伴，還有湯。”

我的朋友客氣得很，一定不註我出一份錢，我們付了賬以後，決定從瑞弗路走到非洲人住的龐瓦尼去。坐公共汽車還得花上兩角錢，我們錢不夠，倒有充裕的時間。

我們路過一個名叫“馬溫尼”的地方，這裡私釀和販賣烈酒——杜松子酒、威士忌酒和變質酒精。那些受到現代都市生活摧殘的人們，要麼就是流落到城外，要麼就逃避到馬溫尼去。他們也許在某天晚上會流浪到這個樂園里來，希望那里一、二十所房子總有一所能滿足他們的要求。警察在這一帶是絕跡的，因為他們知道，人們只要一看見警察，就要搞他一通，因為警察是執行種族歧視的人，在人們心目中，警察就是壓迫他們的工具。

一路上，我的朋友簡單地告訴我怎樣在首府過日子。他穿着一條卡嘰褲、一件舊軍衣，膝蓋、胳膊肘都露出來了。他干的活很臟，一眼就可以看出他頭一晚上沒有洗過澡。但是他的舉止、聲音和待人接物的態度却很文雅。他在

言一行中都充滿了信心，還有一副驚人的能力可以使失魂落魄的人們恢復自信心和自尊心。

“假如你有許多錢，”他說，“別帶到你的住處去。我不認得那個房東太太，說實話是一個朋友介紹我去的。我們覺得那里不大可靠，最好你把錢留在K太太那里——或者交給我替你保存一夜。”

這話我聽來很是奇怪。

我應該在八點半到K太太那里吃晚飯，所以我又和我的朋友約定：吃完飯以後，在離K太太家五個路口以外的一個路燈柱下面相會。

K太太請我吃了一頓豐美的晚飯。過了幾個星期以後，我体会到她拿出來擺在桌上的都是珍饈美味，這是以後十八個月中我所沒有能力在自己家里辦到的。我沒有忘記我朋友的勸告，因此離開這個人家以前，就將我那兩張二十先令的鈔票和一張十先令的鈔票夾在一本書里，放在我寄存在他家的皮箱內。

這一次我的朋友卻按時來到路燈柱下。

我預定要到那里去住的是一所土房子。這所房子原來有三個大房間，通着從大門走進來的過道，但是原來的走廊現在也改成了斗室，每間只能擺一張床和一把小帆布椅，房門是唯一通風的地方，我就住在這樣一間斗室里。女房東的房間緊接着我的床。房里原來那個向走廊開的窗戶，現都用舊肥皂箱的木條釘了起來。間壁薄得很，因此隔室的動靜能夠聽得清清楚楚。如果有什么事要保守秘密，就得開上留聲機，而且要把它放在緊靠着別人會伸着耳朵偷聽的那面壁上。

當我們到達的時候，房東太太走到門口，必恭必敬地迎

着我們，当她提到我的时候，总是連呼先生，我的朋友却打断她的話說：

“我馬上就要走了，可是你仔細听着，”他帶着一種殖民地白人警官的口吻對她說，“我這位朋友累得很，不願意人家來打擾。有什麼人來找他就說他不在家，打發他們到這個地址來，”說着他把自己的地址交給了她。“他需要安靜，聽明白了嗎？”

“先生住在這兒正好，”她說，“他可以安安靜靜休息一番，休息到早晨什麼時候都行。這所房子非常非常清靜。先生能找到這間空房間，可真運氣。你知道上禮拜誰在這兒睡過嗎？丁先生！兩天以後，從孟巴薩來的M先生也住在這裡。他們來到內羅畢的時候，總是住在這兒。下禮拜有個從烏干達來的人，一個非常有錢的人……”

“得了，得了，”我的朋友打斷了她，說道，“我要走了。可是記住，別吵。我的朋友已經吃過飯，他準備要睡覺了。我們出來，讓他安安靜靜地歇着吧。”

他開開門，把她先推了出去，然後向我道了晚安，就跟在她身後走去。我聽見她在外面要請他到她自己的房間去，但他拒絕後就出去了。

在那張鋪得整齊齊齊、香噴噴的單人彈簧床上躺了一會兒，回想了一天的事情，也盤算了下一星期的前景，我確實很需要休息一下，因為我不到一個鐘頭竟吃了兩頓晚飯。我可以聽見風在灰塵滾滾的大街小巷里刮得飛沙走石，打在舊煤油桶搭的房頂上鏗鏘作響；也聽見行人從房子外而走过的聲音，還有女人們在鄰近一帶和街上發出象鸞鳥般的尖叫声。當我站起來拿出睡衣放在床上的時候，我心里想：從各方面看來，今天晚上必定要有狂風暴雨。我把睡衣

一掛在床旁的帆布椅上，那把椅子就塌下來了。幸亏我这一百六、七十磅重的身子沒有坐在这把椅子上。我刚要脫衬衣，就听见那位女房东自言自语地说着話，显然是故意說給我听的。

“在烏坎巴地区已經下起了傾盆大雨。今天晚上恐怕連虫也睡不好。好在上帝不象那些市參議員那样，終于傾听了我們非洲人的祈求。我們求了一个星期的雨了，希望它把这肮脏河谷里面的臭气冲得一干二淨，現在到底下起雨來了！”

接着她敲了敲我的房門。

“你睡着了嗎？”

“还没有呢。”

“你躺在床上了嗎？”

“还没有呢，我就要上床了。”

“那么，很好。拿着这个小盆，下起雨來的时候，摆在床脚接雨水吧。我想那个倒霉的木匠还留着一个釘子眼儿沒有堵上。他們都不如战前常常來的木匠了。”

“好吧。謝謝你。我来開門。”

我就把門開開，在我還沒看清的时候，她已經溜了進來。她砰地一声隨手把門緊緊地关上，然后說道：

“等一等，我来告訴你怎麼放。这个窟窿就在这上面，要是你把盆子摆在这里，就会把雨水通通接住，你的脚也不会濺濕。它不过是个小窟窿。”

她背冲着我，我从来也沒有开过这样的眼界，我足足看了两分鐘以上。我曾經在舖子里或者在晾衣服的繩子上看見过女人的內衣，却从来也沒看見过誰穿在身上。她穿着一條米色透明的衬裙，在小小一盞耐風灯照耀下，她那黑黝

黝的身軀露出了曲綫。后来我在欧洲发现，舞女穿在身上惹得男人們神魂顛倒的正是这种式样的衣裳。她身上那股浓烈的香水味儿，直钻进我的鼻孔。她突然間又轉过身来，好象在說——那一面你已經看够了，看看前面怎么样？——然后冲着我亲暱地嫣然一笑，可是我簡直觉得討厌。她穿着一双阿拉伯女式凉鞋，并且不断地用一只脚点着地。

“你在这里舒服嗎？”她問。

“很好，謝謝你。你为什么不在这个小窟窿里插上一根火柴棍？既免得你这么麻煩，也免得在大家都要睡觉的时候听见雨水滴滴答答地流到盆里。”

“你真聪明！我从来也沒有想到这个办法。这儿就有火柴，”她一边說，一边把一盒火柴交給我。

“今天晚上先用这个盆就行了。”

“对，”她又冲着我咧咀一笑，“我明天一定記着这火柴棍的办法。”

“我現在要睡了，因为我明天一早还要到办公室去。”

“好吧，先生。明天怎么样？你还在这里住嗎？我必須問个清楚，明天可能有人来找房子。”

“明天吃飯的时候，我再告訴你，”我这样說，希望我的朋友給我找到一个較好的地方，或者市房产公司能够有一間空房。可是我心坎处还潛藏着一种恐惧，怕晚上无处藏身，只有到車站三等候車室去，在那里又可能被警察抓住，在监牢里关上几天。

“如果你有工作，你把这間屋子包下来不好嗎？这間屋子很好，你干工作的时候，誰也不会来打攪你。比起附近別的地方来；这間屋子真算便宜，而且我喜欢受过教育的人。我过去在学校里成績也不錯哩。”

“你听我说，”我说，“明天吃饭的时候，我会到这儿来，给你回信。”

“好吧，我等着你。你的床舒服吗，你还要毯子吗？”她问；然后把她那洁净而柔嫩的双手伸进被子里，要我看被子是多么暖和。

“我什么也不要了。”

我想到了这时候她已经明白我希望她离开房间，她突然把门打开，向我道了晚安。临走还想着告诉我，早晨她会给我送杯茶来。

我把门拴上，松了一口气。躺到床上，想了想过去这一个钟头里所发生的事情，并且回味了人们告诉我在这个城市里居住的滋味。

第二十章

在內罗毕，有一家不大不小的商业公司正等着我去工作。第二天早晨我就到那里去接洽上班事宜。

我决定暂时仍住在我原来那位女房东那里。因为这时我已经发觉了我朋友的居住情况——在十呎见方的一间斗室中，七个人要做饭，吃饭，还要睡觉。我也瞥见了內罗毕东城暗淡的现实生活。这时我才体会到独自有一间卧室和一张舒适的床是多么幸运。说不定我对我的女房东以及她对我的意图，一直有不好的看法！但是，我很高兴不出一个月市房产公司便会分配给我一个单人房间。

我每天早晨八点半上班，但是总要在六点半就起床，好从公用自来水管那里去取水。水龙头开到早晨九点为止，下午还开放一个小时。在这里接水的約有两百来户正式登记的人家以及几百个没有登记的房客，他们要准备一整天作饭洗滌之用的水。在旱季里，清晨五点钟就开始排队了，男女老幼带着各式各样的容器，排成了一字长蛇阵，从这个行列可以充分地看到住在这个最繁华的地区的非洲人是多么贫困。旧煤油箱，罐子，显然在昨天吃晚饭时还使过的锅子，葫芦瓢，土法制造的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脸盆，空油桶，统统陈列出来了。人们会以为这都是从垃圾堆里拣来的东西。

我很快就和新邻居们相处得很好了。这一带地方的女

人都是結了婚的，但是有許多并不和丈夫長期住在一起，而是跟親戚住在鄉下，偶爾到城裏來。擁擠過度、工資又少，使家庭不能團聚在一起。兩三戶人家同住一個房間，在約十五呎長十二呎寬的一塊地方睡覺、做飯、吃飯，這是十分普通的事。我一個人有一個房間，又有一個很好的工作，真算得上是個幸運兒了。從一開始，那些婦女就給我很大的幫助，特別是，我早上去盛水只能用一只一加侖大小的鉛桶，有時我排隊也排得晚了。有好幾次她們都讓我在隊里插檔，因為她們知道，我得去上班，不然就會被辭退。

伙食是我們的一個大問題。有許多非洲人，即使被認為有好差使的，付了房租、汽車票和衣服等費以後，手頭就所餘無幾了。每天只在晚上吃一頓飯，一般都是如此。我所領的薪水比起這個城市里的任何非洲人來幾乎都要高些，也只能在早上喝杯茶，白天什麼都吃不上。

後來我常常到一個叫做“緬甸”市場的地方去吃晚飯。這個市場座落在一片荒地上，有不少非洲人，大多數是退伍軍人，在那里擺攤子。我看見過人們在很脏的地方吃東西，但願再也看不見有人象我們那樣在“緬甸”市場這種骯脏的地方吃飯了。那里完全沒有衛生設備，所有的水都要從四百多碼以外用水桶挑來。但是，那里的飯頗有營養，碗碟也干淨，尤其是價錢便宜，人們還吃得起。花一個先令就可吃上一頓好飯。

當莊園需要勞動力的時候，移民是不贊成非洲人做買賣來維持生活的。一天晚上，這個市場都被燒光了，攤販們的貨物全部化為灰燼。誰也不明瞭起火的原因，因為我們知道“緬甸”市場在城裏是一個秩序井然的場所。取得了這次的經驗教訓以後，攤販們便組織了一個守夜委員會，輪流

在市場上值夜。但是几个月以后，又起了一場火。警察來到的時候，非但不幫助委員會來搶救貨物，反而命令他們站在市場外邊，他們无可奈何，只好看着熊熊烈火把他們的財產都燒掉。于是六百多个攤販又一次喪失了他們的財物。這是誰放的火，非洲人的心里都是非常明白的。我們相信當局知道縱火的人是誰，只要他們愿意，就能够把那些人逮捕起來。但是他們却坐視不理，也从未進行調查。

我決心在這家公司干下去，并且準備認真苦干一番。和我同時到這個公司來工作的，還有幾個白種青年，其中有幾個學歷比我还低，因此我沒有感覺到侷促不安。但是不巧的是，他們都是白人，既然是白人，他們在公司里就都高我一頭。

我的頂頭上司是一個在公司管理處交換台工作的白種女人。大家知道她除了接電話和招待一些比較闊綽的來賓以外，很少干什么工作。公司的職員竊竊私語，說她和某個董事有一條“直通綫”。因此打字員們認為要在這個公司混下去，最好不要跟她作對；所有的非洲人當然也這麼想。對我來說，她在某些方面是個救星，但是在另一些方面却是禍水。“你叫我的辦事員辦了嗎？”“誰告訴你說，不得我的允許，我的辦事員就可以替你做事？”“把信都登記在收發簿里面。如果有人四點半以後送信來，那就可以等到明天早晨再登記。”她好管閑事，真是到了令人難以忍受的地步！

她手頭好象總是拮据；因為要養活一個孩子，又跟丈夫分居，她的生活也許不象以前那樣充裕了。我欽佩她的勇氣和獨立精神，我們有過幾次口角，但是到第二天早晨，我們在表面上還是互相招呼的。總的來說，她這個同事還不算太壞，當她告訴我她要離職的時候，我是難過的。最使我

驚訝的是，她悄悄地扒在我的肩膀上，向我道歉，說過去給我找了種種麻煩；還說：“你干的跟那些白人小伙子一樣好，你得不到提升，就因為你是個非洲人。在你還沒來以前，是一個白種女子做你這份工作的，他們給你的薪水卻沒有給她的那麼多。這真是不幸。”這一切我早已知道，那麼她何必要告訴我呢？我想她一定是一番好意，但是為什麼，為什麼要把我已經知道了的事情再告訴我呢？我還沒有來得及說話，她就走了；但是到聖誕節的時候，她寄給我一條非常漂亮的領帶，我認為這個禮物簡直是太貴重了。

後來，我在路上又碰到她。我曾經聽說她的孩子死了，因此我就向她懇切地慰問一番。過了一會兒，她靠在大街旁邊一所大樓的牆角上，帶着非常激動的表情感謝我說：“真謝謝你。她在那裡會更快樂的，這原是上帝的意旨，我們所能做到的只是聽其自然。”

在她說話的時候，我望着她，不知道是否應該相信她，到這時我注意到她已經說不下去了。她的眼睛里含着眼淚；她用手揩着。我就把手帕遞給她，並且託她靠在我的胳膊上休息一下。她擦干了眼淚，我把手帕慢慢地放回我的口袋裏，便和她告別，向前走去。從此以後，我再也沒有見到她。這短短的一幕使我回想起我們一起工作的那些日子，我們一個是瀆浸在種族自豪感裏，以為白人在社會上就是高于一切，另一個則受到過去許多事情的蒙蔽，對別人的優點視而不見，以致往往弄得雙方感到生活難以忍受。

在她離開以後，我在那家公司只呆了很短一個時期。我決定上工學院附設的夜校進修，因此我就要求能象其他職員那樣，在下午四點半結束工作，不必等到最後一個人離開公司，即五點鐘以後才走，那位人事經理拒絕了我的要求，

并且告诉我說：我这样做是徒然浪費金錢。在这个公司里，非洲人無論有多么好的資历，也不能居于白人之上。他說，我的教育程度已經足以胜任目前的工作，也足以胜任我以后可能找到的任何工作，到夜校去是毫无意义的。在我工作的日子里，这是最不愉快的一天，因为我决沒有想到他会向我說这样的話。他使我注意到怯尼亚有这么个普通真理，对这一点我当然是感激的。但是我决意要另謀职业。

那天晚上，在我回家的路上，我买了一分“东非旗报”和另外几分当地的周报。在公共汽車上，我心里打好了辞职书的腹稿；到家以后，我就立刻躺在床上，掀开了“东非旗报”的第二頁。浏览了婚丧栏后，我对“招聘”广告仔細考虑了一番；其中有这样一段：“茲因扩充业务，征求能吃苦耐劳并愿从最低級开始工作的青年人員”，我希望他們在第二天早晨收到了我的申請书后，会認為正合要求。广告上沒有提到薪金，我估計了一个数目，希望他們愿意照給。

这是一件搞不出什么名堂的工作，但是，我很高兴我第一次替一个在世界任何地方，特别是在一个种族混杂的社会里，都算得上是一个好东家的人作工。他虽然也有他的白种同胞的許多习气，但是他所受的教育和教养比大多数白人都要好一些，也看不出他有什么明显的种族偏見或政治偏見。

第二十一章

城市里各式各样的活动，调剂了单调的办公室的生活，在那里你遇到定居在怯尼亚的欧洲、亚洲和非洲许多种族的人们。我力图和其他种族的人交往，相当地成功，这首先是因为我对他们的生活方式感到兴趣，乐于和他们相处。其次，我知道，不管怎么样，他们都是我的邻居，都是同住在怯尼亚的人，我有责任同他们和睦地一起生活。

城里有娱乐场所，可以去跳舞、听音乐和打弹子。但是我没有什么时间，也没有什么钱去散心。晚上我差不多都是用来学习，其余的空闲时间参加政治讨论会和各种族之间的讨论会，其中有的是由非洲人、欧洲人和印度人联合组织的，有的是专门性的，各个团体和组织有不同的思想倾向，各有各的活动宗旨，我在这里无法一一叙述。我只来谈谈怯尼亚非洲人联盟。

怯尼亚非洲人联盟(简称 K. A. U.)，是住在怯尼亚的各部族的非洲人的联盟，它的名称便表明了这一点。在较大的城市和地区，联盟都设有独立的地方支部，支部满足本区的需要，并且派代表参加年会。年会选举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会负责传播消息并代表联盟同别的组织办交涉。

这个殖民地的五百五十万非洲人，在议会里只有一名代表，而三万五千名欧洲人却有代表十一名之多，这一种联盟的不可缺少是特别明显的。联盟的地方支部在对各自地区的问题进行了辩论之后，把意见通知那位非洲人议员，由

他轉達政府。任何時候他有什么事情要告訴人民，怯尼亞非洲人聯盟的地方支部便召集大會，進行一切安排，並且擔負費用。

聯盟有建設性的和開明的綱領，不僅羣眾，而且各地區最有才能的非洲人也都全心全意地支持它。除了那些公務人員不得加入外，受過教育的非洲人都積極參加怯尼亞非洲人聯盟的活動。他們的目標是通過非洲人各個組織所進行的商談，為非洲人取得較好的社會、經濟和政治條件。在中央和地方政府各級議會中取得非洲人的代表權，是與定居在怯尼亞的其它種族實行合作全面參加政府的踏腳石。怯尼亞的非洲人第一次發出了一致的呼聲，這呼聲就連仇恨他們的人也不得不傾聽，他們選出了自己的領袖，如果這些領袖不再代表他們的意見，他們可以把這些領袖罷免。農民、職員、教師、神甫或商人各自捐獻一分錢、一先令或五鎊充作怯尼亞非洲人聯盟的經費，或充作派遣代表團去倫敦或世界各地的旅費，這是因為人人信賴他們自己選出的代表，確信派遣這樣的代表是必要的。

1945年工黨政府重新執政以後，我們衷心地支持和平談判，因為我們看到，一個準備听取我們的意見的英國政府終於組成了——當然還並不是在完全平等和大公無私的基礎上听取我們的意見，但是和我們以往得到的待遇相比較，和將來要不是社會主義者的政府重新執政所可能得到的待遇相比較，這至少還是一個進步。

怯尼亞非洲人聯盟被禁止活動以前幾個月，前殖民大臣詹姆士·格里菲思閣下在1952年11月7日說道：

“……讓我對於怯尼亞非洲人聯盟和殖民大臣今

天早晨发表的意見說几句话。最重要的，在这个时候要有一些人来主持一个負責的政治組織，而非洲人能奉之为領袖。我請求每位議員好好考虑一下，如果我們不讓这千百万非洲人有一个組織，不讓他們有領袖，有可以信賴的人們，那么会发生些什么事情呢？难道我們还没有得到教訓嗎？填补世界上的真空是誰呢？这是十分重要的事。我們應該尽量想办法把这种真空立刻填补起来。

“我非常高兴地讀到奧底德先生的声明，在怯尼亚悲慘的經歷中这确实是少有的令人高兴的事……”

格里菲思先生接着說，怯尼亚非洲人联盟新任主席奧底德先生說的話，已經上了报。他不但指責了“茅茅”，并且談到有一些不顧信义的人在利用“茅茅”。在当前怯尼亚的情况下，一个人說出这样的话是很勇敢的。他提供了一些建議，拟出了一些办法，并且还可能提出一些要求。

“……既然联盟主席发表了这项声明并且表示愿意协助，我坚决要求殖民大臣对于禁止怯尼亚非洲人联盟活动的事，务必三思而后行。姑且假定下一步发生的事便是联盟的活动被禁止了。那么非洲人会追随誰呢？那时誰会領導他們并給他們出主意呢？……我很希望能給怯尼亚非洲人联盟的这位新任主席提供机会，让他訪問非洲人，給他們出主意，跟他們談話，稳定他們和团结他們，使他們树立信心，只有在人們感觉到他們是属于某个能够加以信賴的組織的时候，才会产生这种信心。……”

保守党人对他的呼吁置若罔闻。联盟被禁止了，它的主席象千百位别的非洲人领袖一样，没有经法庭审判便送进监狱。今天他和千百位别的非洲人领袖还被关在集中营里，和普通罪犯一样做苦工，还在希望有一天得到公正的审判。

怯尼亚非洲人联盟是全国最民主的组织，是全体非洲人——从没有知识的人到知识分子——都支持的唯一组织。当它的活动被禁止了的时候，负责非洲人事务的那位欧洲官员，在专门召开的一次唯命是听的人们的议会上宣布：“怯尼亚政府永远不再准许怯尼亚非洲人联盟这样的组织存在。……”

移民方面对这项声明兴高采烈地表示欢迎，有见识的非洲人读了以后只是简单地问了一句话，“政府是不是已经开始任用疯子了？”

关于在怯尼亚政治上争论最多的土地问题，我在许多次会议上（会议也邀请其它种族的人士参加）听到发言人一个接着一个都向移民们保证说，怯尼亚非洲人联盟的政策不是要把白人丢到印度洋里去，也不是把他们送回欧洲，而是把全部尚未占用的土地重新分配给无地的人民，并且将在农业部的监督下使用现代方法认真耕种作为取得和长期占用土地的条件。他们也支持合作社，认为这是使非洲人建立良好的、稳固的和有利的耕作制度的好办法。在怯尼亚采用合作制度对个人和国家都有好处，我自己写过一本小册子，以通俗的形式加以说明；这本小册子流传很广，不仅得到怯尼亚非洲人联盟的全力支持，也得到半官方的支持。

我们提出的重新分配土地的要求，主张停止将政府的土地出售给身在英国、南非、美洲和世界其它各地的地主，主张更严格地限制亚洲人和欧洲人特别是打算取得土地的

人們迁入，直到土地分配完毕，直到这个殖民地平等对待国内每一种族的土地开发政策制定出来的时候为止。这种政策不能由移民政府制定，而要由各单位都有与其本身利益成比例的代表参加的政府来制定。

任何政治組織，如果沒有建設性的、切实可行的、而且非常进步的教育綱領，归根到底总会在怯尼亚的非洲人中間失敗。在这个問題上面也和在其它問題上面一样，怯尼亚非洲人联盟各支部进行詳細的辯論，执行机构还草拟了一个綜合方案可以作为同政府进行談判的基础。怯尼亚非洲人联盟要求不分种族与肤色，对于各个儿童的天才的訓練一視同仁，并且要求，按照对其它种族的儿童已經采取的办法，逐渐对非洲儿童实施义务教育。这就是說，政府应不分种族为每个儿童支出同样数目的經費。到現在为止，他們为每个欧洲儿童的教育花九十鎊，为每个非洲儿童只花一鎊，而且非洲人能够多少受到一些教育的人只有百分之十。

在工业方面，怯尼亚非洲人联盟要求得到組織工会的自由，立即改善少得可怜的工資和居住条件，实行同工同酬的原則，首先在男子之間实行，而从各級公務人員开始。与此同时还要求废除种族差別待遇，由于差別待遇，有能力的非洲人就沒有机会被提升到待遇更高、更加合适的位置。事实上，联盟执行机构有几个成員，包括一个前任主席在內，曾經拒絕为政府工作，因为他們的資格和白人相同或者比白人更高，而付給他們的薪金还不到具有同样資格的欧洲人的三分之一。

通行証法，公共机关中的种族差別待遇，使用警察強制执行既沒有道义根据又沒有公众支持的法律，这些是怯尼亚非洲人所厌恶的。无怪乎所有来自各支部的決議，莫不

对这些作法加以譴責，要求把它們立即彻底废除。我們要求，如果旅館、公共交通系統(官办鐵路是实行种族歧視的)、商店等等企图实行种族差別待遇，應該当作犯罪行为看待，把它当作吊銷執照的确凿根据。我們要求彻底整頓警察队伍，給予警察更好的訓練，着重对各族民众要有礼貌。

我們的人民要求立即增加立法會議、行政會議和东非洲立法會議的代表名額，議員要由选举产生而不應象現在这样由政府指派。下一个步驟是編制普通选民名册，以識字为唯一的限制条件。大家希望通过这种办法，組成几个多种族的政党，藉以促进选举人和整个社会的利益，而不是象今天这样只促进个别种族集团的利益。

还在 1923 年，移民們获悉准备給予印度人充分的选举权并废除对印度人实行的隔离，他們就拟定了变革計劃，准备劫持总督，并由怯尼亚治安委员会派人接管邮电局、鐵路和各政府部門。当时希望英王非洲来福枪旅(不是非洲人組成的)的軍官們会提出辞职，倒向移民一边。整整二十三年以后，問題不再是印度人而是非洲人了。非洲人的領袖們已經把人民組織在一个联盟之中，联盟得到大力支持，这表現于它的盟員已經增加到全体白人的三倍以上，每次召开地方大会，都有許多人出席。但是使移民感到不安的不仅是盟員的人数，而且是联盟向联合王国和怯尼亚議會提出的温和要求和建設性的方案，同移民的白人統治和立即摆脱英国政府的政策針鋒相对。英国組成了強有力的工党政府，使得事情“更加糟糕”，面对着当前非洲的經濟情况，根据我們人民提出的要求，看来好象怯尼亚政府或者是出于自己的主动，或者是在殖民部的压力之下，将要实行一些改革。这些担心果然实现了，因为 1946 年以后不久，政

府便开始了一系列的改革工作，来改进城市地区的居住情况，指派官员组织工会、合作社和乡村地区的社会福利事业。

正如每一个熟悉肮脏、贫困、低工资和恶劣的工作条件的人所预期的，工会组成以后，蒙巴萨地方发生了第一次有组织的罢工，要求改善工作条件和工资待遇。内地人民也从蒙巴萨的码头工人身上取得了教训，高地和内罗毕也发生了罢工。到了1947年，各个地方联盟都已参加了一个名叫“东非工人联合会”的中央机构。这个机构有这么一个有趣的特点，虽然参加的只有印度人和非洲人的联盟，但各族工人都是可以加入作会员。它的领导者在一次合法罢工以后被逮捕了，罢工的组织者吉库犹人西格·吉巴夏先生经秘密审讯后被流放了。后来印度人领袖马干·辛格也遭到逮捕，被放逐到北疆省。

移民们和我们一直走着不同的道路。所以我们看作是绿色的东西，他们认为是红色，这是没有什么希奇的。

我们所厌恶的是摆脱英国政府而把权力交给移民，他们直言不讳的意图是要在怯尼亚建立另一个南非。移民所厌恶的是开什么会议，而非洲人在会上有平等的发言权。因为，每一个非洲人在心里当然很清楚，我们在公正的仲裁人面前可以维护我们的利益，同样，每一个移民也十分清楚，在这样一个仲裁人面前，他既不能为自己过去的行为，也不能为中非和南非的兄弟移民的行为辩护了；他曾经宣布过，他打算无条件地仿效这些兄弟移民的行为。

因此，非洲人方面辛勤地工作着，把社会和政治协会组织起来，巩固起来，以改善自己的地位，而移民方面则千方百计要打垮各“原始的”联盟，不管它是政治性质的还是社会性质的。但是，其中有些组织，即使没有受到联合王国工

党政府的支持,也受到它的讚許,因此移民們唯一的出路便是把怯尼亚政府控制起来。当大部分权力掌握在殖民部手里的时候,这一步是做不到的,所以他們的目的是要摆脱英国政府,过去如此,現在依然如此。在1948年的政策声明中,移民們要求立即阻止一切亚洲人迁入,并且要求在政府的經濟援助下让三万名新的白种移民入境。怯尼亚非洲人联盟被說成是一切罢工的煽动者,移民們向政府提出了一份备忘录,要求把联盟主席肯雅塔先生递解出境。但是,怯尼亚选举者联盟的极右分子更进了一步,要求立即摆脱英国政府,必要时不惜使用武力,并取得馬兰博士精明领导下的南非联邦“同胞手足”的帮助。这些极端分子現在已經組成了法西斯主义的怯尼亚帝国党和联邦独立党,他們主张白种人至高无上,主张組織全白人政府;在这个政府之下,非白人註定永远充当奴隶,和南非联邦的非白人完全一样。

下面是怯尼亚帝国党的一份旨趣书,你将看到,这个党的口号是“出来战斗”。它是和中央委员会印制的入党申請书同时散发的,中央委员会以德拉梅尔勋爵为首,他是怯尼亚第一个德拉梅尔勋爵的儿子。第一个德拉梅尔勋爵在本世紀之初曾經努力影响政府,要求把大片最好土地保留下来,供以后来到的白人使用。

怯尼亚帝国党

“出来战斗”

我……愿意申請加入怯尼亚帝国党。

我知道本党是政治性的,其目标是要把怯尼亚的非官方欧洲人团結在一个政党里,坚守以下六条:

1. 完全效忠国王。

2. 保持怯尼亚(和东非)为英帝国通用英語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3. 維護怯尼亚(和东非)的歐洲人的領導權。
4. 尽早取得在歐洲移民領導下的怯尼亚自治。
5. 在英國保持有效的和永久的代表機構，以便隨時打擊那里十分流行的謊言、誹謗和無知。
6. 在時機成熟的時候同“南回歸綫非洲協會”聯合起來，為“東非與中非六領地聯盟”而鬥爭。

我承認本黨有權拒絕我的申請，並且如果我不再贊成上述目標，有權撤銷我的黨籍。

這一份文件的草擬和散發是在怯尼亚移民們向聯合王國呼喚軍事援助的時候，所以他們把其他的極端觀點都壓制下去了，以免給他們的呼喚造成不利影響。

但是，第三條至第六條同我們的关系最大。我們知道，移民們所謂的“白人領導權”事實上是走南非的路綫，實施“白人統治”。此外，和羅得西亞人聯合起來，意味着把羅得西亞和南非的政策擴充到我們國家來，同時，在政府的責任尚未交給我國各種族的大多數人以前擺脫聯合王國，對於我們來說便是永無止境的奴役，便是特許占人口不到百分之二的、少數的四萬個白人奴役多數人。

然而另一部分移民主張完全廢除亞洲人和非洲人在怯尼亚議會里的代表權。他們取得的第一次勝利是殖民部撤銷了原來在191號文件中提出的建議，即將立法會議中的平等代表權給予非洲人和歐洲人，而發布和執行了210號文件，即減少非洲人的代表權。這一部分人現在已經組成了“高地黨”。在這個問題上持反對意見的非洲人非常氣憤，

以致191号和210号已經成了日常談話里的用語。譬如說，如果你問一個人：“你愿意做這件事嗎？”或者：“你到这儿來好嗎？”他可能回答：“是191号還是210号？”意思是說，是講理還是動武？高地黨的目標由他們的議員格羅根上校進行了很好的概括，他宣稱：“我們歐洲人必須繼續統治這個國家，結合我們自己的良心，用鐵的紀律來統治它……”移民的主要領導人極力主張組織東非領地聯盟，以解決達格德爾先生那樣前來訪問的議員們所造成的“麻煩”；達格德爾先生是工黨議員，曾任殖民部次官，他所幹的事情，是前所未聞的，譬如拒絕出席一次以膚色為理由把非洲人隔離開的集會，並且曾經在非洲人的領袖們家里作客；還有議員芬納·布羅克威先生來怯尼亞進行考察的時候，也同樣在非洲人的領袖家里作過客。

導致“茅茅”的成立和歐非間的戰爭的最後幾個事件，完全發生在1947年以後的四個年頭里。這幾年，在窮困、不幸、飢餓和奴役的一片黑暗中，我們和其他種族的開明人士開始看見了一縷微弱的希望。我們的各民主組織日益壯大，它們的成員日益形成一支不容忽視的隊伍。那些羣眾大會是尼揚薩省、納庫魯、內羅畢、哈爾堡和怯尼亞其他各地的各個種族的都可以參加的，每次舉行的時候吸引來的人羣，比國內白人總數還要多。

在政府一方面，1948年發表了一份官方報告，報告里幾乎沒有提到土地、人口和勞工問題，却論述到基安布的吉庫猶人地區（基安布在內羅畢附近，自從宣布緊急狀態以後一直是血腥鎮壓的中心），有九萬人即本區人口的四分之一，在短期內就可能無以為生。據報告，在另一個吉庫猶人居住的地區尼耶里，必須把一萬四千戶家庭遷往怯尼亞另一

个地带，才能使留下来的人生存下去。同一个委员会的报告又说，在这些地区即他们进行过调查的唯一区域，即使采用最密集的耕作方法，也不可能使全部人口都能生存下去；这一番评论使怯尼亚政府和各移民组织大为不满，以致整个报告也被束之高阁了。虽然没有采取什么措施，但是政府既然认为有必要指派一个委员会，这就表明他们知道这些保留地的拥挤情况，并且准备想办法解决。我们不能想象，任何政府会对我们这样的情形不进行公正的处理。我们希望殖民部会帮助我们早日得到公正的处理。怯尼亚总督菲利普·密契尔爵士在伦敦告诉记者说，英国到处传闻着东非“因非洲人惶惶不安而沸腾”的这项消息是不真实的，他说：“……认为东非因非洲人惶惶不安而沸腾，纯粹是胡说八道。没有！东非因生气勃勃，方兴未艾而沸腾”。对我们来说，他的话有一小部分是对的，这便是他把这种有组织性的政治舆论的出现看作是在民主道路上前进的一步，而不是对国家的一种危险。

每个人的见解并不都和菲利普爵士相同，因为正是在这几年，欧洲籍选民联盟中央委员会开始了他们的“发展”计划，结果产生了“双金字塔”方案的问题，根据这个方案，白人将成立一个“白人国家”，非洲人成立一个黑人非洲，1948年3月还曾要求“把非洲人的领导人递解出境或消灭”。

欧洲籍选民联盟通过的发展怯尼亚的“双金字塔政策”，在一切意义上都同在南非联邦实行的种族隔离政策完全相同。南非人和怯尼亚的移民在这一点上进行过许多次非正式的商谈，因为移民们坚持说，只有南非人能够理解当地人的问题的重要性，因此是唯一有资格提供建议的人。据“东非旗帜”报导，曾经多年在立法会议里当移民代表、现

任东非高級委员会委員的布韋耳先生宣稱：“馬蘭博士是按照正確的路綫進行工作的。”無怪乎他被看作元老了。

我們知道，怯尼亞移民提出“雙金字塔政策”和馬蘭博士的政府同一年在種族隔離的旗幟下掌握政權，并不僅僅是巧合，而是兩國極端主義者、當權的領導者們經過深思熟慮的、有計劃的非正式商談的結果。

閱讀怯尼亞帝國黨的黨章，就會發現其第六條的目的是和中非聯盟聯合，中非聯盟的政策是眾所周知的。1956年6月25日，南非總理在倫敦南非俱樂部的午宴上對這種政策作了充分的說明，他說：

“關於這個重大的問題，也就是白人在南非的生存問題，我願意就我的地位所能了解的情況強調指出，不管我們在細節上和在我們各個方針的實施上有多么不同的意見，我自己國家的白種人口，並且我相信還有羅得西亞的白種人口，至少有百分之九十都決心保證白種人即歐洲人在南非的繼續生存，不管有什麼後果。……”

他的政府對於他們所統治的非洲人民採取了殘酷的、虐待狂的種族滅絕政策，今天，我們已親眼看到了，讀到了。

怯尼亞非洲人聯盟的非洲領導者們，識破了移民們追求的目的，因而在我們歷屆的大會上加以反對。這些領導人作為負有責任的非洲人，除了提出一個建設性的和非暴力的對策以外，沒有別的方法。

政府對於無故逮捕非洲人仍然有所顧忌，更不用說不經審判把他們遞解出境了。因此，移民們便開始有組織地

积极使用自己的一套办法，来扼杀非洲人所有的政治組織。他們的目的是要挑起白人和黑人的冲突，在冲突中把手无寸铁的非洲人領袖們消灭，或使他們在經濟上受到損害，这样，用特·西·刘因上校的話來說，便使白人掌握了“政治哲学的优势”(1952年5月“东非旗帜”)。

高地开始殖民的时候，保留地里有一批人被赶了出来，充当了雇农，在1940年开始的十年里，这一批人的第一代丧失了劳动力，和我們通常的办法一样，民众負起了責任，由青年一代照顧老人，这一次是由在高地出生和成长起来的人們照顧他們。

青年人难以解决的問題是給超过工作年齡的父母寻找一个住处；由于他一生所掙的是一个奴隶的工錢，同时法律規定黑人在高地不能购买或租用土地，所以他无力贍养他上了年紀的父母。

移民們有一个現成的解决办法：“把老年人送回保留地去，如果保留地拥挤不堪，象‘鼓动者’所說的那樣，那么就讓青年人出来給我們做工，騰出地方給他們年老的父母居住。”他們开始大批地把所有年老的雇农从庄园上赶走。到1948年，被送回到保留地的有一万七千戶之多，他們在那里不仅沒有住处，就連生存的权利也得不到。

那些老人們給白人做了一輩子工，他們收获的作物和他們所儲存的任何其他产品，都給东家沒收或毀坏了，他們被送到保留地去，那里离开他們工作了一生的地区有五十到三百哩的路程。他們沒有錢，沒有土地，也沒有住处，只好眼看着自己的亲属挨餓，并由于飢餓和挫折，身心都垮下来。被赶出来的无家可归的雇农，只要有人說一句鼓励的話，便愿意听从。他們需要吃飯穿衣，对于怯尼亚非洲人联

盟和別的領袖們努力促使政府通过的长远政策，他們越來越沒有耐心了。他們立时需要救济，不能等到若干時間以后。當他們从政府或从怯尼亚非洲人聯盟的非洲人領袖那里都得不到援助的時候，許多人为了得到衣食，一切都在所不計了。这样播下的种籽长出了“茅茅”的幼芽。

在組織了工会的国家里，工人为了迅速解除痛苦，便实行罢工。但是，在怯尼亚，人們不得不采取別的办法。他們認識到，只有一致行动，他們的意見才会得到重視，因此便采用了团結起来的老办法，以便达到特定的目的。

用发誓的方式来表示愿意說老實話，愿意采取永无反悔的措施这倒并不是新的。在英籍区專員主持下的非洲人法庭里，“茅茅”所用的誓言 Githathi，已經被不信古兰經和聖經的人庄严地使用了好几代。

“茅茅”这个名字是在处理耐瓦薩的一个案件时由一个白人創造的，在这个案件中，第一批非洲人因为用武力強迫人发誓而受到审訊。它不是一个暗語，在非洲語言里也沒有什么原始的意义。

非洲人的地下組織是在怯尼亚非洲人聯盟的負責人員毫不知道的情况下出現的，成立的目的本来是把成員的要求传达給政府，这些地下組織在各个地区的名称各不相同。这是为了避免在人数太少沒有抵抗力量以前被移民和警察发觉和消灭。

一种快步舞 Mwomboko，是基安布地区一个組織的名字。另一个組織名叫“理智”。

但是，在耐瓦薩审訊之后，差不多所有的秘密組織以及一般民众都使用了“茅茅”这个名字。

它們的急切要求在全国各地都是相同的。它們要求：

1. 来自峡谷省和拥挤不堪的保留地的老年人应该重新得到安置，不要把他們送回保留地，他們在那里无以为生。

2. 設立更多的学校以增加儿童受教育的机会，并以較优厚的待遇聘用更多的非洲人教师。

3. 彻底废除各种形式的种族差別待遇，从公务人員的任用和政府土地的分配一直到排队等汽車和火車。

4. 增加在政府里的以及在中央和地方的一切政府机构里的代表名額，最后按人口的地区分布而不按种族分布比例分配代表名額。

这些合法要求都是按照这个殖民地的現有条件所能滿足的。可是，因为它們不符合移民們取得馴服的廉价劳动力的宗旨，因此它們便照例被謊言和歪曲否定掉了。

在土地的問題上移民們发表的論調是，第一，土地已經沒有了；第二，不能信賴非洲人能够有利地使用土地“以为国家謀福利”。这当然不是真情。移民們在鼓吹“双金字塔发展計劃”的政策声明中，主张由政府协助，立即允許三万名白人作为农民入境。每一个非洲人都提出了疑問：“政府到哪里去弄得土地和金錢？农业部为什么不能以良好的耕作作为条件，把土地撥給成千上万有能力的但是穷苦的非洲人来使用呢。”

今天，移民們在联合王国派有常任代表，在政府的經濟援助下，召募更多的农民前来我們国家占用土地。

怯尼亞非洲人联盟的領導者們一直在否認他們的目标是把欧洲人赶出国土，可是尽管这样，白人政客还是告訴他的选民說，非洲人的目的是要把他赶走。这种宣传，正象那句陈腐的恐吓話“你愿意找一个黑人当女婿嗎？”在欧洲人

的脑筋里造成了想象的恐惧。

实行种族平等和取消形形色色的种族差别待遇的愿望，被白人說成是非洲人有意破坏基督教和恢复古代的风俗习惯。当然，白人在怯尼亚和中非与南非对他的黑人兄弟基督徒所行的“基督精神”是不許批評的。

他們把非洲人改善儿童教育的愿望，看作是一种威胁，認為非洲人对于熟練的和待遇較好的工作将展开激烈的竞争，認為最后会由他們本种族产生一个貧困的白人阶级。

作父母的不必劝阻儿子去当合同劳工，因为发放的工錢仍旧和战前付給他們父亲的相同。举例來說，我家里有两个很能干的人，一个是农場工人，一个是联合收割机手，工錢和我的朋友米格威的一样，有九先令的，有十先令的，按照每月三十一个工作日計算。

在战争期間，許多青年到过国外或非洲其他地区，开始認識到用自己的劳动力发展怯尼亚的可能性，因此抱定决心，要使孩子們在生活中得到比較公正的待遇，不要再象他們自己那样了。他們知道，要达到这个目的，教育是主要的条件。在保留地和在每一个庄园里，青年人都渴望得到較高的工資和更好的工作条件，他們在接受雇用以前就提出这样的要求。他們尤其是要求机会均等，推翻那种造成了无地、无发言权、貧困和无家可归的非洲人民的制度；不是要求在遙远的未来实现，而是要求立即实现。当东家把这些要求当作无理取鬧而置之不理时，許多年青的非洲人便离开庄园，前往其他地方，例如，北面的坦噶尼喀、尼揚薩省、东烏干达和梅祿，他們在这些地方得到了种地的机会，并且能够把产品不經白种中人或印度中人之手就可以不受限制地出售。不过，非洲青年向城市地区的流动最大，城市的

工錢对于农村青年是有吸引力的，他們却不知道开支大，居住难。这种情形是和移民們的愿望相反的，他們只好去請求政府供給他們更多的青年隶农，特别是退役軍人，到庄园里去工作。这种奴隶劳工的需要，是战后各种农产品在整个东非的市場上供不应求的直接結果。控制着政府的移民們，要求在正常的警察力量以外，把大批特別“警察”組成暴乱平息队，并已如愿以償。他們的目的是首先从所有城市和政府保留地把非洲青年赶出来，如果他們在旅行时，沒有携带白人签发、証明持有人已被完全雇用的通行証，就要进一步从主要的公路和鉄路綫上把他們赶走。

为了証明他們的行动是合理的，移民的各主要組織和个别政客，战后在报纸的协助之下，发动了一次最卑鄙的“取得劳动力”运动。說它卑鄙，是因为它是以前一篇弥天大謊为根据的；这篇謊言的用意是要压抑非洲人在全国各地的呼声，从而把非洲人变成俯首貼耳的羔羊，用移民領袖的話來說，在沒有“把教育的病毒注射在他身上……”以前，他原是如此的。这要分三个步驟来进行。

第一步是一面詆毀非洲的教育制度，因为他們已經发现，在这个制度下教育出来的非洲人，在各方面都比大多数白人进步；一面重新教育他們去为白人服务，去做肮脏的、沉重的和粗笨的工作。南非人在班图人教育法案通过的时候干了些什么，这是不應該忘記的；用赫德耳斯頓神甫的話來說，这个法案旨在“教育班图人从事奴役工作”。

第二，“为了国家的利益”，对非洲人的政治組織、报纸和工会，不仅要加以詆毀还要加以限制，最后禁止它們活动。

对于我们來說最为重要的第三个步驟，是鎮压非洲人首領，这要分作两个阶段来作。首先要破坏他們在政府和

人民心目中的威望，利用一切机会，在公众面前和在报纸上把他们說成是共产党人、自私自利者、不誠实的人、鼓动家、抱有野心的无賴等等。只要打开当时的任何一份报纸，就可以看到这个计划正在着着进行。镇压他們的第二个阶段也就是最后一个阶段是肃清他們，这在下面还要加以解释。

每一件小偷案或其他一般犯罪行为，首先要加上一层政治色彩，然后利用它来说明，各城市地区的罪恶都在增多，保留地的罪恶也随着在增多。保留地的犯罪行为和非洲人的这个或那个学校有千絲万縷的关系，这是由于缺乏基督教的教养所致。利用城区的犯罪行为，来表明他們有必要把所有未被欧洲人雇用的非洲人从城市里“清除”出去，并通过“隔离营和劳工营”把他們送到庄园去做工。

把罪恶同怯尼亚非洲人联盟联系起来，目的是加以詆毀，因为只有这个組織对怯尼亚选举者联盟——欧洲人的主要政治組織——采取着有組織的、合法的反对行动。

这种污蔑曾經有人在怯尼亚議會中援引警察厅长的話加以駁斥；在这个殖民地里，警察厅长負有維護“法律和秩序”的責任，他在1952年9月26日曾說：

“我們相信，盜竊和袭击案件是一般匪帮所干的，它們和任何秘密会社并无絲毫联系。……”

在战争时期，怯尼亚曾經有許多庄园交給了非洲人管理，还有許多交給了移民們的妻子；尽管枪支和子弹到处都是，却没有发生过一个纵火、袭击或盜竊案件，任何一个人，不管是白人还是黑人，外出都不携带武器。这件事是不應該忘記的。

通过政府机构，通行证和警察，把非洲劳工从城市到城市和从保留地到城市的移动完全控制起来以后，移民们高枕无忧，满以为每一个非洲人都会跪在他们面前，乞求每周两先令的工作。但是谁也不愿意为区区之数而卖力。许多人反而参加了“茅茅”。这就导致了对成千上万的无辜人民进行有组织的“扫荡”或“围剿”，把他们关进隔离营；他们在那里一个个受到毒打，直到他们诬告了素不相识的人，或是答应去替白人做工，并且不再听信非洲人政治活动家的话。至于独立谋生的人，他们的货摊都象内罗毕的“缅甸”市场那样被捣毁，他们的房屋象在卡罗依班吉那样被破坏，这是为了恫吓别的业主。对这种迫害的唯一反应是痛苦的加深，挫折的加重，对政府维护“法律和秩序”的力量愈益憎恨了。

在战争期间和在战争刚刚结束以后，有过一大批人愿意为主人的财产和自己的财产冒生命的危险，现在却不然了，人们不分老幼，都是忿忿不平和没精打采了。许多人从城市里被赶了出来，他们的房子被夷为平地；他们走头无路，唯一的办法就是到庄园去做工。老年人所忧虑的还不是自己无处安身，无以充饥，而是他们的儿女们前途茫茫，一片黑暗。他们说，“我们活不了几年了，对年青人来说，却是要长期在奴役中过生活”。

在战争期间，敌人的暴行曾被人详细地向非洲人宣传过，现在这些敌人，因为肤色生得不错，反而受到了优待；这叫人在受害之后，又受到了侮辱。

政府名正言顺地拒绝逮捕和流放非洲人的领袖，这却助长了移民们贯彻他们自己的斩草除根的计划。白人们把年老的隶农从高地调到已经拥挤不堪的保留地，一心希望有更多的青年出来顶替他们这些被解雇的亲属；此外，白人

积极展开了地下活动，唆使非洲人进行罢工，从而制造机会，以便枪杀那些胆敢反对白人至高无上地位的工会领袖和政治领袖。

第一次公开的挑衅行动发生在蒙巴萨和内罗毕的罢工时期，当时白人各宣传机关都被收买，要来证明血案就要发生，因而把责任推在非洲人领袖们身上。这次罢工纯粹是因改善工资，住房和交通条件而发生的劳资争执。在罢工期间，我有一次遇到一个来自印度的白人朋友，他曾在印度一个戡乱队上干过几年。他对我们的事业满怀同情，对我的健康也很关心；他告诉我，保全性命的最好办法是呆在幕后，因为暴动的现象一出现，警察和特别后备队就会把台上每一个人都打死。但是，我决心调查一下，我从罢工的人、罢工同情者和他们的家属那里听来的暴动和流血的传闻，到底是真是假。城里有成千上万的非洲人放下了工作，但是罢工期间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人们无论在什么时候出现街头，身上都佩戴着一片绿叶，表示他们不赞成流血。虽然坦克、装甲车、飞机、陆军、警察、特别警备队和各戡乱队都调到内罗毕来了，但是没有一个非洲人企图伤害别人。下午，大约有五万人聚集在庞瓦尼谷，准备听领导人讲话，并且授权他们去和雇主办交涉。他们的企图被“法律”、催泪弹、装甲车、吉普车以及比锄头柄还要粗的警棍挡住了。罢工的人们采取了骚扰战术，大批青年从河的一边跑向另一边，边跑边喊叫、咒骂和歌唱，等到装甲车和坦克越过谿谷，他们便向四方散去。每天都有好几百人被逮捕，可是因为谁都没有触犯刑律，被逮捕的人都装在军用大卡车上，送至十五哩以外诺贡附近的干旱荒野地区，把他们丢在那里，让他们步行回家。我只不过受到了一次催泪瓦斯，算不了什么。

实在情况是这样的，这五万多工人，要求他們的領導者們去同雇主办交涉，但是政府公开站在了雇主一边，雇主們要求无条件地复工，不进行商談。任意雇用和解雇工人的白人，开出了罢工者的黑名单，准备将来不雇用他們做工。这种态度把工人們激怒了，因此在进行罢工的第三、第四两天还有強大的糾察队，便不足为奇了。

对于非洲人的領袖們，目标是彻底肃清他們。秘书处成立了一个秘密的“捉拿领导人委员会”，它的目的是同警察合作，寻找逮捕非洲人領袖的借口。这个委员会編制的名单，包括了所有的非洲人政治領袖、商人、农民等等。在宣布紧急状态以后的头一个晚上，他們便同怯尼亚非洲人联盟主席約莫·肯雅塔一起被捕了。非洲政治活动中的稳定势力既然遭到了逮捕，移民們滿以为那种救苦救难的鼓动工作就会終止了。哪里知道权力落到过激的“茅茅”組織手里，“茅茅”是明白事理的非洲人和各个种族具有善良愿望的人民都不贊成的。一切非洲人的报纸都被勒令停刊，領袖們被逮捕以后不进行审讯，他們的财产或被充公或遭破坏，一切政治集会都被禁止，这样，政府便給白人和黑人的“茅茅”准备了迅速成长的肥沃土壤。

这便是双金字塔政策初試鋒芒的結果——破坏了一切有組織的和信譽卓著的非洲人的領導組織。释放非洲人領袖的要求接二連三提了出来，但是移民們拒不同意。成千上万的非洲人，男的、女的和儿童，反而被逮捕起来，无缘无故地被送进了監獄。他們的财产被沒收了，他們的房子被夷平了，家里最小的孩子不能送进監獄，便被丢下不管。在提卡进行过这样一次“成功的”扫蕩以后，移民的报纸上登載的消息說，有一百五十个一岁到十岁的孩子无人認領。他

們的父母下落不明！但是每个怯尼亚人都知道他們的父母在什么地方！

許多移民要求把吉庫猶人象北美洲的印第安人那样彻底消灭，可是被采用的是内罗毕一个市长提出的意見——把十万名吉庫猶人送进一个“居住地”，終生不許外出。为了这样做，在曼达島上設立了几个巨大的集中营，这个島非洲人把它叫作“一去不返島”。訪問者不許到島上去。英国議員們想去了解了解英国集中营的管理情形，也得不到許可。我們不能理解，为什么受到我們許多人民信任的工黨議員沒有把这种暴行揭发出来。然而，負責管理妇女集中营的弗莱彻女士所揭露的情况，就連最不輕信人言的人也一定被打动了。

移民們明明知道怯尼亚非洲人联盟根本反对“茅茅”这么一个組織，反对以暴力作为达到政治目的的手段；但是当个别的“茅茅”案件最初发生的时候，移民們抓住了絕好的机会，对那个坚决支持非洲人充分参加政府并領導着反对白人地位至高无上的宪法运动的怯尼亚非洲人联盟进行誹謗。他們通过地下的和間接的办法慫恿“茅茅”，將它的非法行为大事誣染，然后把計劃和組織“茅茅”的責任归之于怯尼亚非洲人联盟和它的領導者們，也就是能够打倒“茅茅”的唯一強大的开明組織。全国各地怯尼亚非洲人联盟的領導者們曾經多次駁斥过这种謊言。下面这封信是联盟的一个省委書記写的，发表在欧洲人所办的、全东非最大的報紙“东非旗帜”上面，这封信足以代表这一类的駁斥：

“……我注意到那条报道中央省南尼耶里地区最近发生的事件的新聞，其中提出証据說，那里‘茅茅’的

活动和怯尼亚非洲人联盟有直接联系，至少是得到了联盟的贊助。……

“作为怯尼亚非洲人联盟决策机构全国委员会的委员，并代表本省其他委员，我郑重否认‘茅茅’同怯尼亚非洲人联盟有任何关系。……”

移民的最强大的政治组织怯尼亚欧洲籍选民联盟发出了以下的通知：

选民联盟

茲附上文件一份。我认为，把本盟执行委员会的建議案即镇压政治首領的办法的部分背景材料告知你们，对于你们可能是有用的。

执行委员会过去曾对当时负责法律与秩序的議員福斯特·薩頓先生提出镇压某些非洲人首領的必要，至今记忆犹新。指出姓名倒是沒有必要的。

当时福斯特·薩頓先生反对这个建議，他的理由是，镇压首領会造成他們不必要的殉难。委员会于是勉强接受了福斯特·薩頓先生的見解。鉴于最近发生的一些事件，执行委员会认为，委员会在三四年以前提出的意見現在証明是正确的；至于进行顛复活动的首領，明显得很，必須采取某种方式的步驟加以镇压或肃清。

您的忠誠的

总干事肯达尔·沃德(签字)

1952年8月7日

要加以肃清的是非洲人領袖們。什么是顛复活动什么

不是顛复活动,由誰来判断呢?“爱丽絲漫遊奇境記”^①里作出了答案:“‘我們俩去打官司,我要控告你。走,我不管你怎样否認,我們必須进行审判,因为我今天早晨实在沒有事情干。……’‘亲爱的先生,既沒有陪審員,又沒有法官,进行这样的审判还不是白廢話。……’‘我就是法官,我就是陪審員’,狡猾的老‘憤怒’說,‘整个案子都由我来审判,把你定成死罪!’”、

移民的情形也是这样,因为“在盘問口令时,任何非洲人如果拒不停步,”他就有权“枪毙他”。在这种情形下,又有誰能判断受害者是无辜还是有罪,是受了惊吓,是被赶跑的,还是仅仅被枪杀的?死人不会說話。一切都凭杀人者来决定。在反对“茅茅”的运动中,伤亡和俘虏的人数很能說明問題。根据記載,1954年9月份,被杀死的有三百零五人,受伤和被俘虏的四十九人。人口不过等于苏格兰的五分之一,而武装部队天天要打死十二个人,一星期七天,天天如此,竟延續了三年六个月之久。在进行过程中,每二十五人中便有一人被送进集中营(土地所有者可以从那里把他們領出去从事奴隶劳动),他們破坏了家庭和整个村子,杀死了牛羊,沒收了車輛和其他财产,妇女在丈夫被逮捕以后遭到強奸,縱容了白人和黑人匪徒折磨和杀害无辜人民,报复旧日的冤仇。

为着肃清非洲人合法的反抗行动,还采用了下列其他办法,对乡村課以苛重的公共罰金,以“知情不报”这种站不住的借口让业主挨餓,禁止举行一切集会,勒令所有的非洲

^① “爱丽絲漫遊奇境記”(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 为英国十九世紀作家查尔斯·道奇生(Charles Lutwidge Dodgson)所作,出版于1865年,是一本著名的童話作品。——譯者

人报纸停刊,尤其是,封闭了一百八十所非洲人的主要民办学校,这些学校都是家长自动捐款兴办的。这样便使差不多三分之一的在学儿童失去了受到任何教育的机会。政府說,儿童可以从那些被封闭的吉庫犹太人学校轉入国内其他学校,这是不折不扣的謊言。即使在未封闭这些学校以前,学齡儿童也只有百分之五十五上了各种学校;而这些学校也是拥挤不堪、师資不足的!

大約四倍于白人移民的十五万以上的非洲人,从工作了一輩子的高地被赶了出去,落得无以为生。1956年1月,这个殖民地的集中营里有六万人,比整个白种人口多一半。他們之中每天有許多人因疾病和遭受到恶劣非人的境遇而死亡。他們沒有經過审讯便被监禁起来,用怯尼亚議會欧洲人領袖的話來說,“不是因为他們干了什么坏事,而是因为他們将来可能干坏事。……”

一个前任内罗毕市长主张,“让他們过三年奴隶生活,从早到晚劳动,給他們仅仅足以活命的口粮,另外什么也不給。”这话是在他受封爵位以后說的!在沒有集中营的曼达島上,惩罚囚犯的办法,是把他們用铁鏈拴在一块,隔天給他們吃一次飯,长期如此。

負責的欧洲人領袖們曾主张采用下列办法:“把吉庫犹太人象北美洲的印第安人那样完全消灭”、“把十万吉庫犹太人送往一个劳工居住地,告訴他們一輩子不許外出”、“吓破这些杂种的胆,使得他們五十年也翻不了身”、“我們决不让步”、“必須叫吉庫犹太人明白誰是主人”、“即决审判和当众处决是唯一的出路”,等等。移民們当权的时候企图做些什么,他們的宣言和決議已經时时刻刻在明确地告訴我們了。

到現在为止,得到了什么結果呢?英国人长期以来在

告訴我們共产党专政是如何暴虐；我們反而都忘光了。我們本來誰也不會相信：為了消滅一個不知名的罪犯，懷疑他混雜在村子中，竟殺死了村子里幾十個男人和女人，還要讓他們的遺屬，婦女和兒童排成一行，在他們親愛的丈夫、母親和姐妹的屍體前面走過，以使他們体会到英國國旗的威力。這在那被派來幫助移民的聯隊中，乃是司空見慣的辦法之一。我們本來誰也不會相信：“女王的士兵”會墮落到如我們所說的移民“燒房滅鼠”的地步。“我們原想移民會這樣做，可是‘他們’是不會的，”一個朋友這樣對我說。

東非總司令在內羅畢舉行的一次記者招待會上曾說：“我不相信槍彈能夠解決問題……這不是軍事問題，用軍事方法解決不了。我沒有力量解決這個問題。”如果問題不是軍事的，如果用軍事方法解決不了，那麼必須有另外一條出路。我用以上幾頁的篇幅，概括了歐洲人的解決辦法。另一方面，非洲人曾經通過法尼亞非洲人聯盟和別的領袖聲稱，我們贊成在大公無私而有實力的當局的主持下召開圓桌會議。這一當局必須作好準備，下令徹底廢除馬蘭主義分子和法尼亞移民那套剝削和消滅其他種族的法西斯手法，並且在必要時使用武力。我們所推選的領導人們曾經建議把羣眾團結起來，使他們站到政府一邊，並且協助行政當局把必須受懲罰的犯罪分子從大多數無辜的、奉公守法的公民中清除出來，但是這種建議至今沒有被接受。

所有的非洲人領袖——我所說的領袖不只是政府任命的人，還有大多數被選出的領袖，這些人雖然被關在監獄中，未經審訊，却同政府和一切愛好和平的人士站在一起，懷有和平解決爭端的意願——都反對移民們的統治計劃。但是主動權操在政府手里，政府首先必須接受這種幫助，給予這

些領袖們某種具體的東西，好使千百萬迷惘的人團結在他們周圍。學校是我們最珍視的機構，它們會象魔杖一樣指導人們去重建新生活，安定下來從事於他們認為有前途的並且感到自豪的工作。他們將滿懷希望地為兒女們爭取美好的生活，這是他們自己在過去所沒有享受到的。

成千上萬的絕望的人們，雖然沒有犯過什麼罪而被圈在鐵絲網里，如果把目前白人留給未來的移民使用的土地劃成小塊分給他們耕種，他們立刻便會笑逐顏開。他們的耕作方法農業部很容易進行監督。現在的情況是，他們沒有贍養家庭的辦法，他們所渴求的就是一個這樣的機會。移民的報紙上登了一些廣告，例如：“大莊園出售，雨量充足，從鄰近一個勞工營可以得到大量廉價囚犯勞動力，”當人們看到這些廣告的時候，挫折變成了痛苦和仇恨。

可以一點也不誇張地說：只要人們有干活的機會，能掙得溫飽生活，哪怕是最微弱的跡象也能一夜工夫就帶來和平。

移民們到現在還奉行着不談判和不讓步的政策，非洲人的希望是，英國政府會廢除這個政策，而對於千萬萬受苦受難的人們予以公正的處理。我們希望這是會辦到的並且很快會辦到，這不僅符合我們自己的利益，並且也符合英國的利益。這是對英國的社會主義的挑戰。

移民們的政策同戰爭與“茅茅”的政策一樣，是完全不負責任的。它使得那些因整個怯尼亞的迅速发展而產生的社會和經濟問題不可能用憲法手段來解決，又使得大多數居民的合法願望得不到滿足。在一個聲言遵奉基督教道德的國家，拒絕給予人們最基本的人權，就是一個可恥的政策，它會播下政治、宗教和種族仇恨的種子，還可能使非洲的唯

一希望即一个多种族社会的进化成为泡影。非洲人，不管是吉庫犹人、婁族人、麻賽人、穆干达人还是阿拉伯人，不管他們是不是住在怯尼亚，都希望把“茅茅”鎮压下去——把欧洲人的和非欧洲人的“茅茅”都根除掉。对非洲人或者对非洲的任何人說这里不存在欧洲人的“茅茅”，这是沒有用的，因为我們知道，使非洲人的“茅茅”产生的正是欧洲人的“茅茅”，要使社会得到安宁，必須把两者同时禁止。

我們盼望英国和世界各地好心的人民都来帮助我們实现这个目的。

譯者附記

怯尼亞是非洲東部的一個英國殖民地 and 保護國。正象其他許多殖民地的人民一樣，怯尼亞人民受到殖民者極其殘酷的剝削和種族歧視的壓迫。本書作者是怯尼亞的吉庫猶族人，他以自傳的體裁生動地記述了怯尼亞人民在殖民奴役下所過的悲慘生活，以及他們的憤怒和反抗。雖然書中的某些論點如對“茅茅”、英國工黨和對教育等看法尚難令人同意，但是本書有力地扯下了英國帝國主義者的畫皮，體現了非洲人對殖民者滔天罪行的憤怒控訴。近年來怯尼亞以及整個非洲的反殖民主義運動的日益高漲，引起了我國人民對非洲更加深切的關懷，本書可以幫助讀者了解怯尼亞許多方面的情況。